



從先驅者 到詩人

伊莎貝爾·M·帕根著

書名：從先驅者到詩人 (From Pioneer to Poet)

作者：伊莎貝爾·M·帕根 (Isabelle M Pagan)

版本：中譯本第一版

日期：2025/10/08

僅作學習參考用途，不得販售

目錄

引言

- 第一章：白羊座類型
- 第二章：金牛座類型
- 第三章：雙子座類型
- 第四章：巨蟹座類型
- 第五章：獅子座類型
- 第六章：處女座類型
- 第七章：天秤型類型
- 第八章：天蠍座類型
- 第九章：射手座類型
- 第十章：摩羯座類型
- 第十一章：水瓶型類型
- 第十二章：雙魚座類型
- 結語

引言

自「東方三博士」的時代起，乃至更早，占星術受世界各地的研習者推崇。固然，江湖術士的誇誇其談與皮毛之見，曾大大損害其名聲；但即便如此，在偏重物質的西方仍不乏信奉者。如今世人心態較為開明，這門古老且富生命力的神秘科學，再次引起大眾的好奇和興趣，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回顧歷史，許多著名人物曾研究占星術：弗朗西斯·培根、艾薩克·牛頓、開普勒等科學家皆在其列。納皮爾在探索新的占星研究方法時，發明了對數。歌德、德萊頓、與司各特皆為之著迷；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稱那些「蔑視占星術」的人是「蒙塵的靈魂」。但丁談及自己的命盤，並對行星類型作出分類；莎士比亞亦屢屢借用占星的術語與典故。既然如此，科學家和學者便不能輕率地對此不屑一顧。至於預言能否應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占星者的洞察與直覺；但此類預言背後的信念淵遠流長，本身就頗有意思。若能以耐心與公允之心對待，必有所收獲。占星之於天文學，正如心理學之於生理學；且如心理學般仍屬初興之學。科學家往往全盤否定它，理由是占星家沿用了中世紀的術語，並在推算命盤的行星位置時，仍以地球為太陽系的中心。然而，此評判忽略了一點：人永遠是其自身宇宙的中心，因此，其命盤——作為其塵世生命的象徵——自然應以居住的地球為中心。本書所涉及的本命占星學，是浩瀚占星學領域中的一個分支。我們只關心「命主」（占星學中預測或分析的對象）與偉大力量之間的關係，此乃各種能量形態。這些力量會激發人的意識，引發靈性、思想或情感上的回應，並最終落實為行動，從而推動人類整體與個體演進。傳統認為，這些力量的活躍中心在星空特定區域，每個星座都對應一種獨特的能量。同時，太陽系中的能量形態也對應於星座力量，每顆行星都有產生共鳴的星座能量。科學家對此或許又再次感到困惑：占星家所謂的「黃道十二星座」，已不再與天文學中的星座對應；而所謂「行星」的計數中，太陽與月亮也算作其列。此外，占星家認為人的心智與靈魂類似於天體運行，具各種吸引、排斥、或思想振動的力量。這是因為人是小宇宙，宇宙是大宇宙。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教條」其實與基督徒教義並無二致——天國中充滿了上帝的光輝天使，其影響不斷灑向世人。人在回應這類影響或刺激時，是好是壞，取決於所處的進化階段，體現在所具的性格、才能、直覺與想象力。

這並非一篇科學論著，亦非為占星學辯護之作，而只是一個學習者的心得記錄。我對此領域的探索幾乎只限於本命占星學，且只關注性格演變之間的關聯。不過，我會簡單介紹一些占星學的基本觀點，有助於讀者掌握本書貫穿的思路。占星學與一切真正偉大的宗教與哲學體系相同，宣稱「我們的主上帝是至一的，其宇宙也同樣是一體的。」然而，一者又顯現為多。人們試圖理解神聖能量及其運作方式，建立了許多宇宙論和神學體系。這些體系皆以象徵性的表達或抽象的定義，闡述最初顯現的三重本質；換句話說，就是以不同形式宣揚「三位一體」的教義。

「占星學的三位一體」實際上指的是三種性質——基本、固定與變動。「基本性質」可界定為宇宙的驅動力，此能量能啟動、創造並賦予生命，且渴望顯現；這是愛的主動性質。「固定性質」代表力量，與堅定、持久、不變、執著與強壯相關，是在穩定與靜止中顯現的力量。「變動性質」代表智慧，此能量形態能夠適應、調和並演化，是宇宙秩序與法則的源頭。

這三者在某種程度上對應於印度哲學的「三屬性」；須知這三者只能在理論上區分，實際上則不可分割，是同一整體的顯現。若無智慧的引導，完美的愛無法顯現；若缺乏力量，智慧也無法落實。在展現完美的力量時，愛與智慧亦同時可見。因此，這三種性質貫穿一切顯現之中；具傳統，每一種性質又各有四種表現方式，因而合成十二種力量或階級，由黃道十二宮中的星座為象徵或代表。四個固定星座是金牛座、獅子座、天蠍座和水瓶座；四個基本星座是白羊座、巨蟹座、天秤座和摩羯座；四個變動星座是雙子座、處女座、射手座和雙魚座。每個星座代表了神聖能量的一種形態，一個權能或階層，有意識地協助宇宙偉大物主實現其目與計畫；各具鮮明獨特的特性，卻又和諧地融入偉大整體。《聖經》作者特別揀選了四個固定星座，認為這可以綜括並代表其餘諸星座，可見於《以西結書》和《啟示錄》的異象中：四個活物分別象徵著金牛座的公牛或牛犢、獅子座的獅子、水瓶座之人，以及天蠍座——其古老的名稱是「鷹」。

三種性質所表現的四種模式，可以用古人的四大元素來定義。星座便分為火象、風象、水象與土象。白羊、獅子與射手為火象；彼此協同融洽，也與風象三星座相互共鳴——雙子、天秤與水瓶。因為火與風相合，便生火焰，而火焰是聖靈的象徵。三個水象星座——巨蟹、天蠍與雙魚——則與三個土象星座相契合——金牛、處女與摩羯，因為土與水相濟，方能化育沃土。一個均衡的星盤，其四大元素的力量同等明顯；反之，若此人若過於火象、過於風象、過於水象或過於土象，反而會形成障礙。因為每一種元素都象徵著一個層面或活動領域——靈性、心智、情感或身體——若希望各項都能均衡發展與協調，從而推動自身的進化，就不能過度偏重某一方面，導致其他方面因疏於使用而萎縮。

人性複雜且充滿奧秘。若要真正理解，首先須設法抽絲剝繭，把交織其中的種種線索分門別類，加以考察，以便掌握各自的特徵，並在它們實際發揮作用時準確識別。其後，還要學會將之重新組合，體會這些應如何融匯調和；透過同理心，我們才能學會睿智的與各種人相處。「理解一切，便能寬恕一切。」仔細研究這十二種類型，必能得到啟發與助益。在學習過程中，若能結合身邊親友的星盤實例進行分析，這門學問絕不會枯燥乏味。當然，我們必須始終記住，人的性格並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多多少少都受到十二星座的影響。因此，每個人都潛在地是戰士、建造者、詩人、先知、君王等等。然而，與此同時，總有一種職能比其他更契合自身；總有一條路的進展更為順利和迅速，乃阻力最小之徑。令人寬慰的是，人們儘管起步常有差池、難免犯錯，但最終往往還是會走上契合自身的路；方枘圓鑿的錯置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要罕見。在分析了二十來位年逾四十的男女星盤後，我發現命運通常會讓他們各得其所。國王型的人被召喚去治理與組織，即便「只有一個很小的王國」，如童話裡的王子那般。戰士必然會戰鬥，且樂於面對艱難的挑戰；至於是站在正義還是錯誤的一方，取決於自身辨識力與成長階段。詩人會在世界某角落尋得清靜之所，以觀其內在異象、做其美夢。調解者會成為某種中間人；先知會在身旁聚起小小門徒群，哪怕只是在自家爐邊聚會。歸根到底，重要的並非外在成就，而是人的性格邁向統一與完善的過程。若讀者在閱讀本書後，能夠坦然正視自己人生的各種可能性，決心發揮自身類型的優勢，並盡量包容不同類型的人，那麼作者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有些讀者或許不熟悉東方宗教與哲學，為了幫助理解，有必要先說明：在接下來的篇章中，轉世輪迴的教義被視為不言自明的前提；占星學若忽視這一偉大學說，便會流於宿命論和令人沮喪的消極態度。因此，我們以東方的解讀方式看待星盤：這既是人生的象徵，也

是人生的指引航圖；但此段人生只是無數生命鏈條中的一環，每一世都承接前世。因此，某人生於艱難困苦，歷經磨難，為他人承擔重擔；而另一人則生於優渥環境，性格圓融，容易獲得幫助和青睞，對於占星師而言，這其中並無不公或不幸。生命之輪不斷轉動，每一股偉大的力量都會輪番顯現，發揮影響；人只在無數次扮演戰士、君王、謀士或其他角色之後，才能真正掌握其中的奧義。至於經歷這些任務的順序、具體實現方式等，因人而異；這種體驗順序的無窮變化，造就了人與人之間鮮明的性格差異。大致而言，每個人都要反覆經歷人生的磨煉，直至各項能力與屬性各臻圓熟；這有時被稱為「偉大的星座聖經」，揭示了人類整體發展的正常順序。居首位的是希望、勇氣與進取心，無這些則不可能取得成就。因此，白羊座作為戰士或先驅者的星座，被賦予了第一個位置；在原始部落中，白羊型正是理想的代表。戰後方有和平；文明初起，與之相應的是金牛座——建造者的星座：耐心、持久、穩健，學會執犁耕作，順應四時的播種與收獲，採集並善用大地的恩賜。隨之而來的是智性活動的發展，雙子座昭示了科學與藝術的雙生。第四巨蟹座訴說著與日俱增的家庭之愛、愛國情懷的萌芽，逐漸形成高貴的民族自豪感，並在王者的獅子座中達到高峰：將國家生活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建立、組織、並榮耀其治理體系。王權真正的冠冕是服務。人們深思著正確治理的原則，是將心再次轉向被治理者身上；下一步便是主動且樂意的服務，不計榮耀與回報。在處女座的純潔與健康影響下，國家生活得以潔淨、受療愈與滋養。至此，朝聖者的前半旅程已完畢。天秤座——平衡之星座——的階段是駐足與總結：調整、均衡、臻善，兼顧了勻稱比例與整體布局的和諧之美。繼而，再以新的沖勁踏上回程。天蠍座最具力量，以強勢姿態掌控全局，要求統治者更有魄力、人民更具堅忍與耐力，徹底掌握自然的奧秘，處處施展力量；直到更具智慧的射手座叫停一切，談論理性與良知、哲學的宏大教誨、以及那賦予身心靈自由的法則。尚餘三星座。摩羯座壯麗的激勵人心，喚醒雄心抱負，將人引向自身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水瓶座橫掃一切虛假理想、偽善與虛飾，並在既定公式與慣例之下，探尋原理與根本法則；最後是雙魚座——夢想者、詮釋者與詩人的星座。這股溫柔的影響促使神秘主義者內觀萬有之心，使他在萬象中清晰見「至一」，遂成為啟明之渠，將神揭示給人類，並加以詮釋。白羊座，作為第一個星座，吟唱著萬物自神而出的偉大讚歌；雙魚，作為最後一個星座，則宣告著誕生不過是幻象，因為我們在朝聖旅途的每個階段，都在祂之中生活、行動、存在。循環已成，然而這並非圓圈，而是螺旋。詩人唱完歌、傳遞完信息後，休憩片刻，又再度以先驅者上路：裝備更全、準備更足，重啟征戰；在每一輪迴中不斷攀升，向著更高的道德、智力與靈性境界邁進。

上文所述的人生歷程順序，或許看起來正常自然，卻未必如此。人生面對的許多苦難，正是因為我們盲目且執意從事那些看似誘人的工作，卻沒有先停下來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適合。我在分類各種人類活動時，歸類為戰士、政治家、統治者等不同類型，是以最廣泛、最普遍的含義來描述。天生的鬥士未必就是軍人；具有詩人般洞見者，也未必有能力把所見所悟以詩歌形式表達出來。

個體在投生後，究竟是什麼決定了外在人格？此問題在此難以詳論。如前所述，作者與許多思想家觀點相似：很可能源自人的自由意志。人在此生中懷抱的秘密抱負、追求的理想，將成為動力，引導來世沿著特定道路發展。除了渴望在某領域施展外，若能為此積極預備，便能順利完成所承擔的既定任務。但若是濫用當下的機緣，忽視培養能力，只是空想著、渴望著與現實不同的生活，那麼來世必定會以失敗告終。在每段旅程結束時，據說都會應驗這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即使失敗了，我們

或許還學會謙卑，而謙卑乃智慧之始。因此，性格塑造的偉大工程始終持續進行，無論我們是否主動參與。

若想研究此主題現代的一面，可參閱神智學出版社發行的手冊，關於意識進化、輪迴、業力及相關主題。若你更偏好在古代文獻中探尋這些知識，那麼在古典哲學或是東方學派的著作中，都能看到這些表述。其中最生動、最別致的闡述，可見於柏拉圖《理想國》結尾部分「厄爾的異象」。厄爾是一位在戰鬥中陣亡的希臘戰士，獲準重返人間。此段落述說他在死亡彼岸所見的奇事。此異象所傳達的教義，與印度教內容幾乎如出一轍。「並非你的守護神選擇你，而是你選擇守護神」，這是個莊嚴宣告，傳達給等待審判的一眾靈魂；不少人因為缺乏經驗，或「因為前世愚昧或沈溺於感官享樂，而心智昏暗」，作出了令人扼腕的錯誤選擇，因此「那場揀選的景象格外奇特——既悲慘又可笑，且非常怪異。」萬物生命被劃分成不同的命運，每種人生必然有其自身的局限與先天不利；人若匆忙作出選擇，忘了考慮這些因素，一旦生效，往往對此選擇感到震驚。最愚蠢的人選了最高地位——做暴君；豈料在家庭生活中，遭逢令人不寒而慄的慘劇，恨不得把這夢寐以求的榮耀讓與他人。而睿智的奧德修斯則四處尋找「一種無憂無慮的普通生活」，然而「此種人生被晾在一旁，人人忽略，他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到」。

柏拉圖主張，有些靈魂在塵世中飽受痛苦、因悲傷與失望而心力交瘁，會選擇以鳥獸之身重返人間。現代人自然難以接受此論點，畢竟我們已習慣於物質層面更有序的進化論。這位偉大的哲人將此種倒退歸因於憤怒、怨恨、苦澀或仇恨，而這些情緒總會讓人犯下錯誤。若是柏拉圖能接觸到現代的進化理論，也許就不會設想靈魂以如此方式轉世。既然物質層面的進化脈絡彼此不交叉或混合，那麼「下如其上」，意識的演進也必然遵循同樣的法則。在現代，越來越多基督徒傾向接受輪迴學說，能解釋諸多社會與心理問題；但應該如早期教父般，對柏拉圖靈魂轉世觀持否定態度。不過，某些學者專門研究靈異現象，通過所謂

「恢復前世記憶案例」，進行比較研究，逐步提出一種更為人接受的理論。如今，越來越多的人發展出足夠的靈感或直覺，偶爾能窺見自身前世的性格與經歷。在古代，此類知識只有少數極其卓越、天賦異稟之人擁有（如畢達哥拉斯）；但到了近年，此現象變得日益普遍，甚至不足為奇。一旦此說法足夠具體，能由現存的文獻證明，輪迴理論便不再只是一個假說，而是成為事實；這類個案的記錄已然開始。那些堅守童年時期正統信仰的人，會許會對此說法感到震驚；然而若能公允、全面地審視此事，便會很快意識到，縱使輪迴延長了人在塵世上的旅程，但不會絲毫削弱或擾動基督教偉大創始者的根本教義；恰恰相反。這反而調和了表面上的矛盾，使許多原本令人困惑、難以解釋之經文，顯示出合理和公正的一面。教會作為一個整體，若能越早認識到這一點，無論對自身還是對整個人類，都有極大的好處。

白羊座

公羊

戰士或開拓者的星座

基本火象星座

基調——希望

關鍵詞——行動

主宰星——火星

神秘寶石——紫水晶、鑽石

顏色——紅色

金屬——鐵

身體特質——沖勁

心智特質——進取心

「打那美好的仗！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肉的征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處、屬靈氣的邪惡征戰。所以，你們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盔甲，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作你們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胸甲遮胸；又預備好平安的福音當作鞋穿在腳上。最要緊的是，拿著信心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焰之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以弗所書》六章12節

第一章：白羊座類型

「天界的榮耀……籠罩著他，
如同太陽懸於灰色天穹；
憑借其光輝，
英格蘭所有的騎士都奮勇前行，
成就英勇之舉。」
——《亨利四世》

白羊座的主宰星是火星，在行星體系中是神聖能量的主要中心。在古代，火星的智能體是戰神瑪爾斯，是一種陽剛、熱情、積極、充滿活力且無所畏懼的力量。瑪爾斯是「分裂與運動的源頭，將宇宙中的對立面分離」，據說他「需要維納斯的協助，將秩序與和諧帶入對立與紛爭之中」；這句話值得深思。以「行動」展現的能量形式，無法獨立成就任何事物，需要愛或智慧的引導，才能臻於完善。與其他神祇相比，此神靈的局限性很容易理解。古典神話中描述的瑪爾斯極易犯錯，往往憑自身衝動行事。他往往不加思索就衝入戰場，既不考慮是否正義，也不探究爭端的起因；而且常常站錯隊。當他受到其他神明的堅決反對、尤其是雅典娜時，他總是落敗；因為盲目運用能量總是無效的，這也是原始的戰爭形式。需透過智慧加以掌控，才能隨心所欲地駕馭。瑪爾斯的妻子是涅里斯（象徵進取心），妹妹是貝洛娜（象徵戰爭）。隨之而來的是榮譽與勇氣、恐懼與驚駭，在衝突之後則是和平與安全。許多廟宇和神殿供奉瑪爾斯，有的由男女共同祭祀；但最具代表性、最合適的崇拜方式，是在盛大的「瑪爾斯競技會」中進行，或者其他紀念此神的體育競賽。在所有宗教體系中，都有與之對應的神祇。希臘人稱之為阿瑞斯，斯堪的納維亞人稱之為提爾；在基督教地區，則以各種戰士聖徒之名受崇，特別是聖喬治。

適合白羊座性格的戰鬥方式是「向前衝鋒！」他是隊長、領袖、開拓者，總是率先響應新思想，迅速吸收新觀念，無論從事哪種工作，是智力型、藝術型還是實踐型，他都走在進步的最前沿。他會與對手短兵相接，若此型高度發展，則擅長用頭腦作戰，即在思想領域中奮戰。進取心和熱情是白羊座的典型特徵，而發揮之處會因個人的條件、局限以及發展階段而異。大多數白羊座偏愛的工作，要能發揮個人領導力、並有足夠空間展現鬥志。他們享受面對和克服困難的過程，甚至會主動迎接挑戰，不會放棄鍛煉自身能力的機會。無論走到哪里，希望和熱情與之同在；而善於忘記失敗的本領，也幫助他們度過壓力和焦慮時期，不會像其他類型的人因此喪失勇氣。他們很少被自卑和羞怯所困擾，更不會被悲觀主義影響，總是以自信、果敢和出色的表現完成自己的事業，讓批評者無從挑剔起。

通常此類型在女性身上會柔化，但依然展現出特有的熱情與活力；即便身體欠佳，「火星之女」仍展現出濃厚的戰士氣質。她無法容忍敷衍的工作態度，或身邊的人缺乏熱情；難以忍受那些謹小慎微、事事權衡、每個決定都要反覆斟酌的人，並且通常會讓對方明顯感受到這一點。她常常渴望有更大的空間來施展精力，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去影響和帶領他人，但在日常家務中往往難以實現。因此，她們常常活躍於各種委員會和社會、政治改革的代表團中。

白羊座往往無法欣賞內心的平靜與安寧，也無法獲得；但此類型的人依然讓人感到格外清新可親，在社交場合中總是充滿活力、光彩照人。若希望喚起公眾對社會和慈善事業關注，她們無疑是一大助力和福音。其他類型的人更擅長細節規劃和組織管理，但如果沒有「火星之子」的有力協助，再理想的計劃也難以推進，最周密的方案也可能付諸東流。

火星型人格在進化的早期階段，會過度表現出其特質。勇氣、希望和進取心會變成魯莽、輕率和狂熱。這類人總是需要做點什麼；如果精力沒有被妥善引導，就會一頭紮進自己無法成功完成的活動中。在需要技巧、耐心和自制力的工作上，完全失敗，急於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果，這種渴望既讓他們痛苦，也是誘惑。他們過度消耗自己強健的身體，直到崩潰；當陷入無望的困境時，又不斷絞盡腦汁想出權宜之計，直到再也無法分辨正路與旁門左道；儘管正道始終是唯一可靠的捷徑。為了實現心中的目標或事情，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掃除一切障礙，卻很少仔細審視手段；結果當然是災難。「天道雖慢，終不漏」，若試圖用非正道的方式加速進程，只會讓整個機制失調，帶來無謂的摩擦、激烈的對抗和無盡的拖延。在此局面下，這位不幸的戰士會變得比以往更加好鬥——與其接受失敗，不如與失敗抗爭，把計劃的失敗歸咎於他人，而不是認識到正是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導致了災難。因此，他往往是最後一個想到真正補救辦法的人；而補救之道往往在於，耐心地回顧先前步驟，仔細解開之前因輕率而纏結的線索。放棄此失敗的事業或許是擺脫困境更合適的方法，從而斬斷「戈爾迪之結」；一旦如此，他那不安分的精力又會流向新的方向，直到再次遇到新的障礙為止。

在此早期階段，此人對於未來的希望，往往表現為反抗當下的局限，強烈渴望「擔任主角」或支配他人，因而不斷造成困擾。此時天生領袖的素質還遠未成熟。實現這種野心的最簡單方式，就是不與自己平等或更優秀的人來往，而只與智力上不如自己的人為伍：這些人缺乏想象力，不太可能預見到困難。同時，對於個人領導地位的渴望，不等於對組織工作的職位感興趣。白羊型人是隊長，而不是將軍；雖然他堅持擁有充分的自主權來執行命令，但往往還是會效力某個麾下；不過在年少時，往往是個很糟糕的下屬，更偏好遠離總部工作，如此一來就不會被嚴密監督。另一個困擾來源，是他們通常很難準確識人。這一點體現在崇拜英雄或效忠國王時，選擇往往笨拙，且極其固執，拒絕聽取任何理性建議，也不願聽到對偶像的任何批評。這種「選擇性失明失聰」的能力，揭示了火星子女最令人困惑的矛盾之一。這類型給人的印象坦率真誠；但明知（或本該知道）某事不真實，卻依然大膽無畏、厚顏無恥地堅持和宣揚自己的說法。此類人能對於不願面對的事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一旦自欺成功，欺騙他人也就輕而易舉。其立場也許完全站不住腳，事實毫無根據，但他們仍會堅持己見，不惜一切代價推動計劃，並以極大的誠意和信念表達最荒唐的主張；一些曾抓出漏洞的聽眾才會對此懷疑。此特質使他們頻繁失去老朋友和知己；因為原諒謊言需要極大的寬宏大量，若一再發現敬重之人言行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大多數人的耐心和包容有限。試圖解釋或辯解，只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很少人會接受權宜之計；有的人重視清晰和準確、認為穩健比速度更重要，看到火星型人對立竿見影的渴望，是多麼的愚蠢。另一個痛苦源自白羊型人發展極快，往往迅速成長，因而與老朋友漸行漸遠；突如其來的改變信念和觀點，讓親友感到困惑和苦惱；更複雜的是，此類人幾乎不會回到過去的立場。他們習慣把過去拋在身後，向前邁進；若有人試圖停下他們腳步，往往會被毫不留情地掃到一邊，受到輕蔑而激起強烈不滿。

在白羊座男女的情感生活中，熱情的友誼占據重要位置，表現為衝動與激情，同樣也體現在戀愛關係中。他們熱心、坦率、慷慨地表達自己的感情；然而，即便是已高度發展的白羊座，這些傾向仍常常帶來困擾。因草率訂婚或輕率結婚所帶來的痛苦，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成長課題。他們往往選擇能獨當一面的人做為結婚對象，將婚姻生活變成一場多少愉快的「對決」；一般而言，火星子女都擁有幽默感，能夠真正享受當下的情境，是其祝福和助力；但也伴隨許多爭執和精力的無謂消耗。不過，此「戰士」有時也會設法安定下來，盡可能平和地與一位溫柔、適應力強的伴侶生活。此伴侶欣賞白羊的活力，自知難以模仿；並在白羊莽撞行事後，耐心地善後，彌補因急躁而產生的問題，完善因匆忙而忽略的細節。

即便是已高度發展的白羊，墮入愛河仍是危險的衝動，對於性格還未成熟者，失戀則更加危險且魯莽。此星座不具忠誠和堅韌的美德，有著改變環境和伴侶的欲望，難以克服。一旦後悔，便會以典型的白羊能量付諸行動，包括解除婚約、取消婚禮。有些星座適應力強，或許尚可忍受此情形，但白羊則會選擇分居或離婚。

白羊型人物在小說中極受歡迎，常常成為故事主角，完成英勇壯舉或死裡逃生；這是因為戰神瑪爾斯的子孫們，總是親自帶領追隨者，勇敢承擔大部分危險，從不退縮、逃避或憐惜自己，格外容易激發大眾的同情心。莎士比亞描繪了一個精彩的例子：亨利·霍特斯珀，是位脾氣火爆的老諾森伯蘭之子；而大仲馬的數卷寫滿了這類英雄的冒險故事。有些人批評說，霍特斯珀的夸夸其談與軍人和行動派的特性不符，但這正是白羊型人物的典型特徵，瞧他慷慨激昂的宣言：

「我對天發誓，這些事簡直易如反掌，
從蒼月摘下閃耀的榮譽；
或潛入深淵的底部，
到達測繩永遠觸不到之地，
把沉沒的榮譽從水底揪起來；」

如此豪言壯語，唯有戰神之子在情緒熾熱時說得出口。在輕鬆文學中，也常見未成熟類型的生動寫照——魯莽的叛逆者、咄咄逼人的惡霸、危險的煽動者等，這些人物在古老戲劇、傳奇故事、或現代的通俗小說中，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白羊座人早期發展時的弱點和愚行，淋漓盡致表現於莎士比亞歷史劇中，即《亨利六世》的傑克·凱德。凱德只是個工具，受到比他更有能力、更加不擇手段的人支配；因為領導民眾叛亂的領袖，往往是幕後操縱者的玩物和犧牲品。凱德無法容忍更高文化素養的人，也是典型特徵。自己毫無學識，卻無法容忍有學問的人，因此拒絕賞識任何能寫自己名字的人。大眾的喝彩就是他的生命力，即便此「大眾」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儘管凱德對他人專橫霸道，但任何會危及自身群眾聲望的事，會小心翼翼不去做。其勝利取決於群眾的支持，為了增強忠誠、讓自身事業更加成功，再荒唐誇張的謊言也毫不猶豫地說出口。

在近代歷史諸多白羊座人物中，查爾斯·戈登無疑是最傑出、最有趣的一位。在1862年中國太平天國起義期間，年輕時的他曾擔任「常勝軍」的無畏領袖；晚年又受埃及總督之托，負責鎮壓奴隸貿易、平定馬赫迪勢力，並在蘇丹恢復秩序。其出生時間記錄在父親的家譜中，上升星座為白羊座13度。若希望了解此類型的人，仔細閱讀戈登的傳記大有裨益；甚

至在外貌、舉止和步態等細節上，也完全符合火星之子的典型特徵。他有一雙標準的、目光敏銳的藍眼睛，眼神無畏且略帶威嚴；頭髮濃密、棕色且略為卷曲；舉止極為自然真誠，

「在需要時，也能展現出強大的威嚴和權威。」「那雙淺藍色的眼睛迸發出天生領袖的光芒……方下巴顯示不可動搖的決心。」「在融洽的場合中，戈登從未靜下來，總是在房間裡來回踱步，只有在強調某個觀點時，才會暫時停下來，抓住聽眾手臂幾秒鐘，專注地注視對方，確認對方是否理解，或對他的思路感興趣；香煙一支一支地點，以此來克制自己的急躁，每一個動作和言語都印證了自身所言：『無法忍受無所作為。』」……「儘管戈登內心極其善良，胸懷寬廣，但遠稱不上性情平和，對瑣事也缺乏耐心。事實上，精力充沛反而使他在遇到阻礙時容易急躁和易怒……他身上絲毫沒有膽怯的成分，意志極為堅定。一旦下定決心，似乎從未想過還需要再討論什麼。這正是對自我的極大自信。」

讀者會注意到，他早年生活中的種種惡作劇，也極具代表性，例如在學校和軍校時期，他時常調皮搗蛋、不必要地按門鈴、輕率地打破別人窗戶，還有其他種種荒唐愚蠢的行為，都被忠實地記錄下來；這是未能控制過剩精力的必然結果。

有趣的是，此傳記還記載了戈登性格上的明顯變化，或者說，其精力在三十二歲以後完全轉向了新的方向。傳記中指出，蘇丹的戈登，已不再是中國的戈登。其能力和活力並未減退，但他在格雷夫森德進行工程的那段「過渡期」裡，慈善事業開始占據心中首要地位，取代了以往對職業的熱忱，和對於戰爭榮耀的強烈追求。占星家會注意到，這段過渡期正好是三十五歲那年——通常在這一年，太陽星座的影響會開始強烈而明確地顯現出來，引導此人進入最容易取得成功的領域。在戈登的星盤中，太陽位於水瓶座，這是最具人道主義和博愛精神的星座。戈登的聲譽正是建立在慈善精神和軍人身份之上。若他只注重個人榮耀，而非身邊無論膚色的貧苦大眾，或許在世俗方面更為成功；儘管至死仍是一名戰士，但同胞為他樹立的紀念碑是「戈登男孩之家」——一個為流浪兒童和無家可歸者設立的慈善機構。

戈登的日記比較像是匆忙寫下的筆記和隨筆，難以作為典型白羊座風格範例；但仍展現出自羊座文風的某種活力與衝勁，全然關注於行動，包括周圍的人們在做什麼或沒有做什麼。或許，當年他在格雷夫森德對年輕工人階級的激昂即席演講，若有人紀錄下來的話，會更具有「戰神」色彩；因為白羊座人擅長在演講中，展現天生的旺盛表達力，而非文學中。白羊座文風自由流暢，善於運用恰當的比喻和有力的措辭，句式圓潤、節奏分明，更注重整體的韻律和氣勢，而非陳述的精確和準確。因此，此風格極適合公眾演講，無論是在講壇還是在演講台上，能協助推動宣傳活動。街頭角落裡的狂熱鼓動者，略帶好戰色彩，即使語法不通、邏輯混亂，也常常在慷慨激昂的言辭節奏中，流露出此類型特徵；而在國家歷史的重大危機時刻——無論是民權還是宗教自由受到威脅、或是偉大的進步運動剛剛興起時，瑪爾斯子孫們的口舌與筆桿總能大展身手。若讀者希望分析這類激情演說，可以參考安妮·貝讚特夫人演講逐字記錄，以小冊子形式出版。在其自傳中，她給出了自己的星盤圖，顯示上升點在白羊座10度，火星也離地平線不遠。從她早年生活的篇章、遭受的反對與克服的困難，可以看出她面對主宰星的強烈召喚，作出多麼有力的回應。她在倫敦貧民窟的工作極具白羊座典型特質，值得注意的是，她偏愛護理危重病患，能讓她體驗到「與死亡進行肉搏戰」的刺激感。她迅速脫離了童年時期的教育，也是白羊座的典型表現；許多白羊座人會改變宗教信仰，或者至少是其外在形式，這是因為他們認為行動極為重要，因此不會勉強自己參加一

個已不再代表自身信仰的儀式。這或許也解釋了英國存在眾多的非國教徒——按照占星傳統，英國正是由白羊座主宰。

回顧歷史上以該星座特質著稱的人物，對於任何類型的分析師來說是很有幫助的，且能觀察其個性和風格與當今研究樣本是否一致。在各時代的民眾領袖和偉大演說家中，都能找到屬於白羊座的人，通過其傳記和細節描述能看出。這不僅能學到許多性格研究的知識，也能獲得一些文學批評的見解，因為「文如其人」。

一個人的熱情在宗教領域中達到最高峰，在偉大宗教運動的先驅者中，能找到最具白羊座特質的典型代表。其中有兩位格外突出——穆罕默德，是沙漠中深受喜愛且充滿熱情的先知；以及摩西，是以色列的領袖和立法者。《聖經》中關於摩西「為人謙和」的說法（無疑是一次誤譯），或許使讀者感到疑惑；但若了解其一生和性格，且閱讀《申命記》中歸於他的四篇宏偉演說，會發現他極具戰鬥性格。紀錄員準確地記錄了這些演講，確實是「受感而作」。第三十章中有一段極具代表性的文字：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誠命，對你並不難行，也不遠。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說：誰替我們過海取了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這話卻離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使你可以遵行。」

有些更為嚴厲的段落，句式更為簡潔，但同樣具有鮮明的演說風格。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證，我已經將生與死、祝福與咒詛擺在你們面前。」

《古蘭經》中也可見同樣風格的優秀例子，尤其是在第79、81和82章開頭等具修辭色彩的段落中；先知的親族勸阻他傳達信息，但他如下回應，足以顯示作為戰神之子：「即使你們把太陽放在我右手，把月亮放在我左手，我也絕不放棄！」前往麥加的艱苦朝聖，恰當表達這位戰士先知的教義；因為這是一項艱難甚至危險的旅程，極大的考驗信徒的體力和毅力。

前文曾提到過古羅馬的「瑪爾斯競技會」，但西方國家傾向於讓宗教元素從體育領域中消失。對於身體的鍛煉與掌控，如同鍛鍊情感或心智般，能懷著宗教熱忱進行；每位體育老師的理想目標，是將身體塑造成適合靈魂居住的聖殿。現代運動員或許並未意識到，當比賽不再是獻給神明時，實際上失去了許多東西。但至少在英國，某些運動至今仍帶有儀式性的意味。如足球、板球等比賽，象徵著人生這個更大的競技遊戲，並被最高教育機構威納入學校課程的一部分。這些運動訓練，教導男孩為整體利益而奮鬥、而非僅僅追求個人榮耀。莎士比亞結合前述的占星傳統，將英格蘭稱為「火星的寶座」，並選擇聖喬治作為此國家的守護聖人，也極為貼切。此民族在過去展現了高貴的能量和進取心，以回應主宰星的號召。但這裡須提出一些警告。不能只崇拜、敬仰神靈的某一面，而忽視尊重其他方面，這是嚴重而普遍的錯誤；英格蘭正是給予了戰神瑪爾斯過於突出的地位。最近有位著名且勇敢詩人對此的提出抗議，其言論被視為大逆不道。他曾尖刻諷刺英國人為「穿著法蘭絨的傻瓜和滿身泥污的粗人」，被民眾和媒體一致地譴責為褻瀆。吉卜林先生的悲觀論述或許有些誇大，但過度推崇體育運動會適得其反，英國的家長和教師們逐漸意識到此事。公平競爭是約翰牛

(英國的擬人化形象) 最珍視的美德，理想是能正確行動；但若「只要是做對的事，至於怎麼想或感受都無所謂」的信念，卻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異端；有些儀式旨在淨化情感、喚醒心智，這和鍛煉身體的儀式同樣重要。嚴格的訓練和紀律對運動員來說非常有價值，但對於不加思考的群眾而言，觀賞賽事只是為了間接享受努力和成就感，這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同時也應當記住，這些觀眾毫無節制的讓情緒激動，對比賽結果下注享受刺激，只會帶來危險。

白羊型的外表活躍、精力充沛且肌肉發達。骨骼粗大，頭髮要麼是卷曲、堅韌且富有彈性，要麼較為柔軟但非常濃密。據說頭髮顏色通常較深，多為棕色、紅色或暖金色，但由於白羊座在北半球的升起時間極短，此類型的人遠比其他類型罕見，因此這些傳統說法的真實性難以考證。作者曾見過的白羊座女性有的是黑髮，有的是金髮。實際上，更容易辨別的方式是其敏銳的目光、明快生動的舉止，以及習慣沖動地投入某個話題或工作，而非單憑髮色。男性白羊型通常額頭寬闊，鼻子略短，嘴唇有演說家的特徵，下頷有力。也有些人臉型較長，鼻梁更高，甚至呈鷹鉤狀，上唇也較長。動作迅速、富有沖勁，整個人充滿活力。最典型的白羊型可見於英俊健壯的英國青年和普魯士士兵。據說這兩個國家都受火星影響，這也許解釋了他們容易發生衝突的原因：競爭和模仿在白羊型的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這既有積極、激勵民族生活和性格的一面，也有不那麼美好的一面。

白羊座的人常常被吸引加入軍隊，而無參軍者也會積極參與地方性的事務，並進行各種志願服務，尤其偏愛消防隊！更為平和的方式是被吸引去操作火與鋼。許多人以外科醫生的身份而聞名。較普通的則是槍械製造工、刀具匠、火車司機、司爐工和司機。白羊型的漫畫式誇張形象，自然要在社會底層尋找，比如漫畫報紙中的拳擊手或「打手」；又或者以更陰沈的面貌，體現在比爾·賽克斯式的罪犯身上——骨架粗大、肌肉發達，容易突然爆怒且兇猛。

此類型在身體健康和精力方面極佳，但其過剩的生命力本身也帶來危險，過度勞累常常引發疾病，最終不得不被迫休息——對瑪爾斯之子來說，這是一種殘酷的磨煉。白羊座人有一種固執的傾向，總想在極其不利的環境或不合適的時機，堅持完成一項事業，這自然導致頻繁的失望，進而引發煩躁、憤怒和不耐煩，有時還會導致嚴重的頭痛，繼而出現腦力衰竭或神經痛，而後成為胃部和腎臟疾病的前兆。在某些個體中，宗教或其他方面的熱情會轉變為狂熱或某種偏執，此類疾病極難對抗，而且往往具有危險性。

對於此類型的人，最有效的「良方」是持續的自我控制，以及培養耐心、平靜、溫和、深思熟慮和謙遜。同時，也建議對他人保持信任，無論是上級還是同輩，因為在生病期間，白羊型的人常常沈溺於一種自以為只有自己才能把事情做好、別人都不行的錯覺，哪怕自己不斷犯錯，也難以改變這種想法。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考慮傳統的放血療法，但更好的方法是通過正確的思維方式，培養道德力量與真正的陽剛品質，來調節血液循環。若能克制急躁、孩子般的壞脾氣和易怒，即將崩潰的頭痛會很快消失，這通常伴隨著令人不適的腦充血。對於此型人而言，每天在戶外進行鍛煉非常重要，並且應避免飲酒或服用任何刺激性藥物。這本就難以控制的激情天性，若再受刺激，只會變得更加難以駕馭。與此同時，醫生和護士也應當明白，白羊型的病人若遭多次否定，會變的極其不耐煩，過多的「不能」、「不許」會讓他們抓狂，其內心最渴望的其實是「永恒的肯定」。希伯來十誡中反覆出現的「不可」，足以讓病中戰士發瘋，恨不得全部違抗；而基督教創始人所提出的積極肯定，卻能直

擊其內心：「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似，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確實承載著「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戰神子女若致力於實踐這些誠命，將無需擔心其最大的天賦——精力與熱情。

金牛座

公牛

建造者或生產者的星座

固定的土象星座

基調——平和

關鍵詞——穩定

主宰星——地球

(金星的反面?)

神秘寶石——苔蘚瑪瑙、祖母綠

顏色——靛藍

金屬——銅

身體特質——惰性

心智特質——堅定不移

「凡稱呼我『主啊，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上的 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所以，凡聽見我這些話就去行的，我要將他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打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馬太福音》 7:21

在藝術的古昔時代，
工匠們以極大的用心，
雕琢那看不見、隱蔽之處
因為諸神洞察一切。

* * * *

那麼，今日也應當如此——
在堅實寬廣的基礎上；
穩健地建造，穩步上升，
明日自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朗費羅

第二章：金牛座類型

「我們難道不是生於金牛座嗎？」——《第十二夜》

在古代，人們只知道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占星家認為，這五大行星的影響力與黃道十二星座象徵的偉大力量之間，存在某種共鳴關係。行星似乎只是呼應或重覆星座的影響力。因此，每顆行星都被分配了兩個「共鳴」星座，其中有緊密關聯的稱為該星座的「正主宰」；另一種聯繫較弱且不明確，則被稱為「負主宰」。如此一來，十個星座被分配了主宰行星，剩下兩個星座則分別歸屬於太陽和月亮。自那以後，又有兩顆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加入行星名單，天文學家推測可能存在更多行星。有一顆行星被稱為「祝融星」，據說其軌道比水星還靠近太陽，但由於太陽強烈的光芒使其無法被觀測到。此外，人們還懷疑在海王星之外存在另外兩顆行星。小行星帶被認為是某顆行星粉碎後的殘骸。最後，地球本身也被歸類為美麗天體之一，在璀璨星空中莊嚴地運行，遵循著與其他行星相同的法則。因此，占星家不得不修正理論，包括廢除星座的「負主宰」行星。當行星被視為某個星座的「正主宰」時，就能明確其義。正如上一章看到的，火星是白羊座的正主宰；當火星在個人星盤中升起時，就知道此人會展現出勇氣、進取心和自信等火星特質。但該行星在星盤中升起時，並不會帶來其「負主宰」的星座特質。因此，當有人聲稱金牛座是金星的「負」力量所主宰時，我們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並質疑是否有更合適的主宰行星。因為很明顯，金星升起時並不帶來金牛座最基本的「堅定」特質，而是相反。

金牛座真正的主宰，或許是仁慈地球母親的天使或行星靈，這位神祇在不同文化中有許多不同的名字。她作為維斯塔，是掌管爐火與家庭的女神，是國家與帝國的守護者。據說，她「使行星軌道能恒定運行」，而其聖火永遠穩定地在萬物核心燃燒。另一位古典人格神祇是朱諾，也體現了這份堅定與神的不變性，代表並維護著神聖法則。她是「牛眼女神」，擁有強壯的臂膀，是家庭生活的保護者，也是所有社會契約（包括婚姻契約）的守護神，同時還是「健康」（對應於赫柏）與「活力」（戰神瑪爾斯）之母。在北歐，她是奧丁之妻弗麗嘉；在基督教世界，則是聖母瑪利亞的「地母」形象，常被描繪為用長長的披風庇護著自己的孩子。瑪利亞之月是五月，正是太陽位於金牛座之時，在所有天主教國家，都會在此月特別向聖母致敬。人們在尋求安寧與休憩時會向她祈禱，向她祈求物質上的富足。如今拉丁禱文仍頌讚她，據說包含了古代獻給朱諾的讚歌詩句；後來的基督教藝術家則將她等同於《啟示錄》中那位「婦人」，是位天界存在。據說，這位婦人得到了大地的支持與幫助，在她需要時提供安身之所，並吞噬或吸收那可能將她沖走的水流——即星光界能量。她被描述為身披太陽，頭戴十二星冠，腳踏著月亮——地球的衛星；她將在預定的時刻生下全人類的救主。對於占星學的研究者來說，這一切描述都意義深遠。事實上，那本奇妙的《啟示錄》中，關於天使、大天使、天象與異兆的種種描寫，若未使用占星學的鑰匙來解讀，許多段落都將難以理解。

金牛座高度發展的最顯著特質，是其性格和目標的穩定。他擁有堅定不移的心志，即使在逆境中也毫不動搖，在困難面前能默默堅持。他已經找到了自身在宇宙中的真正位置——那就是中心。他與萬物的本體合而為一，深入事物的核心，因此拒絕被催促、被驅趕、被恐嚇或被迫陷入任何虛假境地，無論是心智上還是物質上。有些工作需要準確的比例感，以及正確評估價值，金牛座在此方面表現出色。他深刻理解系統、方法和秩序的重要性，喜

歡日常的規律和有序，經常展現出建設性的能力，尤其是在企業的基礎和起步階段。當迫於需要或受到他人激勵時（尤其是對妻子和家人的愛），其工作表現最佳。在艱難的環境下，其耐心和毅力令人驚嘆。他通常對債務深感厭惡，在事務管理上非常謹慎和周全，適合銀行、保險和各類信托等業務。金牛座尤其適合在物質層面上擔任支柱或依靠，因此常常是理想的受托人和監護人——他們寧願犧牲大量時間和精力，也不會辜負他人的信任。寡婦和孤兒能在他們身上找到堅強的依靠，其商業誠信不僅適合做商人，也適合擔任各種公共職務。此型人適合擔任下屬職位、初級合夥人等角色，他們更喜歡由權威人士為自己設定界限和範圍。一旦認同了某個領導或接受某項職務，服從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們也深知服從的好處，即便上司較為嚴厲，也不會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反抗上。然而，如果受到無休止地囁嚅，忍無可忍時，他們也會堅決反抗，且偶爾爆發的正義之怒，足以讓對方大為震驚。除了在商業及事業建設方面表現出色外，金牛座在農業、其他鄉村事務、種植、和收獲大地恩賜方面，也非常成功。許多金牛座的人從事農耕和園藝，較普通的則耕作、翻地、拉犁、耙地或提著奶桶勞作。也有一些人參與實際的建設工作，如砌磚、壘石，通常步調緩慢，總是在他人的指導下進行。不少人找到安穩輕鬆的工作，如門衛、大廳管理員或受信賴的公共場所看護人；還有一些人擔任政府職務，如海關官員、稅務員或警察等。

此星座的男女都能迅速辨別事物相對價值、以及根本價值的能力，且具迷人的幽默感。他們始終腳踏實地，不僅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也能看清他人的立場。因此，吹牛者和江湖騙子的荒謬主張，或情緒激動者的誇張言辭，只會讓他們覺得好笑。然而，其笑聲中沒有一絲惡意，真正的金牛座能坦然自嘲，樂在其中。因此，他們很少動怒，其寬容和溫暖心腸常常在同伴中廣受歡迎。許多人感到煩躁或疲憊時，會覺得他們從容不迫的作風和安靜氣質，非常令人安心。這種安撫人心的天賦，使得此類人在病房中尤其受歡迎。有些在護理他人時，還會發展出治愈的能力，懷著無私的心願傳遞自身充沛的活力，並融合磁性療法。

未成熟的金牛座傾向將自己的好東西藏起來，常常想要保全，反而失去一切；因為過剩的生命力若積蓄自身，沒有利益他人，對擁有者來說反而危險，而非優勢。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此類金牛座並沒有在宇宙的神聖中心中找到自我，而是以自我為中心，完全無法理解他人的觀點。其堅定性格和頑強毅力，只表現為固執己見和一意孤行。原本應有的安寧與寧靜，變成了懶惰和怠惰；成熟金牛座所特有的忠誠、堅強和穩重，則變成對變化的無知和愚蠢的排斥，並頑固抗拒任何艱苦努力。未成熟的金牛座過於謹慎，做事拖沓得令人惱火；對大地母親的孝順和感激，被扭曲為粗鄙的物質主義和過度自我放縱，這使精力耗盡，思想停滯。他從不主動挑起爭鬥，能免則免；但一旦被逼到絕境或被反覆激怒，有時會爆發出令人吃驚的憤怒，雖然危險，但很快就恢復到原本的遲鈍狀態。即使在早期發展階段，仍有突出的幽默感，雖然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醞釀，即使未必高明，但通常別具一格，更以其廣度著稱，而非深度。

金牛座展現出極強的忠誠，以及持久的友誼和感情。即使被忽視或冷落，依然不變，這種堅持和執著正是金牛座本質。無論男女，金牛座都傾向於早戀且情感持久，其深情總獻給真實存在之人，而非理想化或抽象的英雄與女主角。在未成熟階段，金牛座往往過於多情和感官化；即使是高度發展的，感情中依然帶有明顯的物質和肉體成分，使得金牛座朋友或戀人極度渴望與所愛之人實際身體接觸。心靈感應或精神伴侶對他們來說太過虛無，難以滿足內心的需求；而當情感強烈時，這種需求總會以某種具體形式表現出來。例如緊緊把握每

一個可以見面的借口，製造機會肢體交流。只要能遞送一張紙條、借一本書、送一張照片、一朵花或一份小禮物，再多的麻煩不便、甚至荒唐都無所謂。旁觀者可能會加以嘲笑，被追求者也許會不耐煩甚至生氣，但金牛座的堅持不會停止，直到最終獲得勝利；或者遭遇明確失敗，被情敵取而代之。在失戀的情況下，金牛座會豁達的安慰自己，顯現可愛的謙遜本性。儘管那顆耀眼的星確實難以企及，但他們能坦然接受失落，不會心生怨恨或苦澀，因為金牛座很少被自尊和自負所困擾，反而常常因害羞和自我意識而受限。如果感情最終成功，籌備婚姻時往往充滿熱情，且婚姻通常也令人滿意；因為金牛座有分寸感，不會對伴侶要求過高，天生的善良和熱情在為人父母時，會充分展現。若是與性格不成熟的金牛座結婚，則可能會有些考驗，懶惰和自我放縱可能帶來麻煩。金牛座女性身體素質極佳，是出色的母親，她們非常喜愛自己的孩子，喜歡親自照料和撫養，從不會過度操心、頻繁監督和糾正，而讓孩子緊張不安，這在其他焦慮型父母身上常見。此型少女往往極度重視身體的舒適與安逸，若有機會過上相對安逸和奢華的生活，便不會太過挑剔伴侶的條件。功利性的婚姻被視為解決難題的便捷方式，但意志較弱、尤其是為貧困所迫的女性，甚至可能墮落得更深。若一名土耳其後宮的寵妃要真正快樂和滿足，她應該出生在此星座下，但這話僅適用於那些靈性能量尚未覺醒的人。一旦開始了自我升華的偉大歷程，其柔軟與感性的特質，便會被淨化和升華為溫柔與慈悲，成為金牛座女性光輝皇冠上的寶石，其溫情與魅力勝於任何星座。

金牛座的宗教傾向並不明顯；但即便是最物質主義的金牛座男女，也總是持有堅定的信念，而不是被懷疑論所左右和困擾。他們通常很清楚自己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若受到質疑，也會坦率說出來。金牛座中較為樸實的人，其宗教情感是深切的感謝賜予萬物的神，對此面向最有共鳴，如鄉村牧師在豐盛宴席前的祈禱：「仁慈的天意啊！」其感恩之情，常常夾帶著期望未來有更多的恩惠。發展程度更高的金牛座，因知道「神為宇宙建造者」而心生敬畏，從共濟會的美麗儀式中獲得啟發和幫助，通過其象徵和教義，學習按照「宇宙偉大建築師」的藍圖塑造自身品格。若成長環境是較為正統、傾向教會活動，那麼金牛座偏好莊重儀式，甚至是奢華的宗教服務。若是在禁止偶像的教派中，則偏好聘有高薪合唱團和一流管風琴的舒適教堂。金牛座的家長慷慨捐款，往往還是教會委員會或建築基金的司庫或業務經理，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坐在佈滿軟墊的角落，在聽布道時安靜地打個盹。金牛座傾向於接受少年時期所接觸到的教義，不喜歡變革，但對於能逐步鞏固教會地位的發展，則持寬容態度。金牛座偏好使用物質象徵的信仰形式，如香、念珠、聖像、以及其他有助於專注和虔敬的寶物。或許，世界上沒有哪種宗教比古埃及宗教——金牛之地——更能代表金牛座的特質。大金字塔是神聖建築中最持久、最穩固的傑作，有著堅實的基礎、頂端漸收至一點，正是金牛座的紀念碑；而《死者之書》莊嚴且高度象徵性的儀式，是其理想的祈禱書。沒有哪個民族比古埃及人更深刻理解象徵的價值，也最廣泛地使用象徵。埃及人相信來世和另一個世界，但仍始終關注於物質世界的用途和意義。他們平靜地憧憬天界，理論上接受靈魂不朽，但仍活在塵世，並努力製作木乃伊來讓身體永存。此做法的結果就是建造昂貴的神龕和陵墓，發展出各種祭祀儀式來紀念逝者，產生了適合金牛座的宗教儀式。儘管金牛座的性格穩重且喜歡待在家裡，有時也會出門朝聖，而偏好造訪的聖地與受崇教師或聖人有關。他們喜歡踏上前賢走過的土地，親眼目睹、甚至親手觸摸與之相關的物品。他們希望通過感官的刺激，來加深對高層次活動的印象。因此，金牛座有時會陷入遺物或象徵物的崇拜，忘記其所象徵的本意。在北方國家，此習俗受到較為嚴厲的抑制，但有趣的是，人性的本能總會找到出口：對萬能金錢的崇拜取代了對金牛犢的崇拜，這是否真的值得推崇，也未必有定論。

金牛座的思維習慣是沈思型的，其文學表達也體現了這一點。講故事時往往不慌不忙，喜歡在他感興趣或認為重要的細節上花較多筆墨，尤其是當這與情節的基礎或角色的基本特質有關。然而，良好的分寸感會抑制這種反覆咀嚼的傾向；仔細分析後，這些沈思性的段落往往是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牛座關注結構的堅實，賦予作品持久性和耐久性，紮根於堅實的基礎，比大多數作品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很少受到一時流行風尚的影響。這是建造者對真正本質的敏銳直覺，一開始絕不會為裝飾之事費心，而是先確定好比例、把牆壁砌得方正結實。因此，最後加入的裝飾總是精心挑選，能夠突出結構中所有美好和持久的部分，從而極大增強整體的效果。不會出現畸形的曲線或混亂的輪廓。若有任何疏忽，也只是細節打磨方面，即使成品粗糙或缺乏光澤，更多是由於材料本身質地粗獷，而非建造者判斷力失誤；有文化和修養的人視之為粗俗物，實際上卻是藝術，完全契合所要表現的主題，以更寬廣和自由的方式來處理。對於真正的金牛座而言，沒有什麼是低俗或不潔的。人類一般勞動、受苦、緩慢進化的日常生活等，都被視為正當且適合成為文學題材。現實世界是他選擇的領域，並接受其本來面貌。即使是在處理最崇高的主題時，也會展現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偏好以戲劇化方式表現高尚品質，在人的實際經歷中具體呈現。因此，有些最精彩、最精煉的寓言或比喻，往往出自金牛座特質的作家之手，其例證、隱喻和比擬從不牽強附會，而是自然和諧地融入文本中，若將其刪去，必嚴重損害原文的完整性。在此方面，金牛座的最佳範例之一，就是《皆大歡喜》中憂鬱的賈克斯，他在森林中對流亡者簡短的沈思：

「人生如戲，
世人皆為演員。」

莎士比亞的確切生日已不可考，但我們知道他出生時太陽位於金牛座，並且可以見證其身上強烈的金牛座特質。其他金牛座的著名文學家還包括羅伯特·布朗寧和亨利·菲爾丁，出生時太陽在金牛座；而彌爾頓、大仲馬（父）、托馬斯·坎貝爾、馬修·阿諾德和易卜生則是月亮在金牛座。不幸的是，過去占星家們並未記載哪位頂級文學天才出生在此星座；因此，關於金牛座的個人特質和文學傾向，只能從上升金牛的個性和書信來歸納。

在研究上述文學巨匠所共有的特質時，有兩位詩人展現了明顯的金牛座特徵，儘管其出生時辰並不為人所知。傑弗里·喬叟和羅伯特·彭斯都擁有金牛座的善良、幽默、寬廣、踏實和忠於自然的性質。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事物太過卑微或微不足道，而不值得提及。彭斯能從田野間的一隻老鼠獲得靈感；而那朵「謙遜的紅尖花」，令他深受感動，也同樣激發了喬叟的歌詠：

「然而我最愛這些紅白相間的花，
在我們鎮上，人們稱之為雛菊。
我對它們懷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彭斯的《農夫的星期六夜》、《神聖集會》和《湯姆·奧尚特》中的人物，以及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詩裡的朝聖者，都展現出同樣熱情洋溢的人性。兩位詩人的幽默有時變成粗俗的玩笑，令當今挑剔的批評家反感，但這種粗俗是題材本身所固有的。從傳記細節來看，也看得出兩位金牛座上升的特質。彭斯年輕時務農，後來成為稅務官；喬叟則在海關任職。兩位詩人都深知貧困的滋味，一生都在辛勤勞作。太陽位於金牛座往往帶來物質上的

成功與繁榮（參見莎士比亞、布朗寧、菲爾丁、馬可尼、赫胥黎等許多例子），但如果金牛座為上升星座，則僅表明所從事的工作很可能與「打基礎」有關；或者說，這類工作具有持久性，或是為他人創造條件，從而協助永久性建設，而最終收獲勞動果實的往往是他人。

此星座在外貌上通常勻稱且大方，身高中等或偏高，肩膀寬闊，喉嚨豐滿，擁有深邃的黑色美目，眼皮較厚，睫毛又長又卷，頭髮濃密有光澤，要麼是又直又厚的絲質髮質，要麼是略薄但帶有優美波浪的髮型。髮色多為棕色或黑色，不易脫落或變白。聲音圓潤悅耳，無論說話還是歌唱都令人愉悅。此外，還有一種更為女性化的類型，體型較為纖細，喉嚨長而不飽滿，肩膀較為斜窄，膚色較為白皙，嗓音音調較高，但依然甜美動聽。此類型通常是因為金牛座上升並有吉星（如木星或海王星）落入。最不易變化的外貌特徵，是溫柔的黑色眼睛和修飾得體的眉毛。儘管這是十二星座中最容易辨認、特徵最鮮明的一種，學習者仍應注意，不能僅憑外貌就斷定命盤為上升金牛座。如果典型特徵非常明顯，必然是因為此星座在命盤中被強化，但金牛座若在天頂的位置，也常常賦予人金牛座的體型、動作和偏好，甚至不亞於上升星座。我正是因為注意到此星座在天頂位置時，對外貌具顯著影響，因而才意識到，天頂在身體和情感特質方面的重要性，一般占星師往往不夠重視，尤其是對情感的影響。

典型日常的金牛座是魁梧的警察，受到老處女和孤苦兒童的喜愛與信任；最佳狀態下則如約翰·布爾，或體現在年輕主婦身上，豐腴安詳、宛如朱諾女神般。在文學作品中，金牛座的可愛典型比比皆是。《李爾王》中的肯特就是其中之一；在莎士比亞的女性角色中，則包括《皆大歡喜》中的女主角海倫娜，這位多情的女英雄除了擁有很多迷人品性外，也展現了一些故意無視常規的行為，在涉及激情時，此星座特質成為一種潛在的危險。另一位讓人聯想到的可愛女主角，是喬治·梅雷迪斯筆下美麗的年輕歌劇演員桑德拉·貝洛尼，也就是後來小說中精彩絕倫的「維多利亞」。

而滑稽的金牛座則通常體態肥胖、脖子粗壯、顯得粗俗且營養過剩，往往非常喜歡低級喜劇，極其享受粗俗的笑話，並以滑稽的小丑表演和豐富的面部表情，逗得同伴們捧腹大笑。在鄉村集市上，一些鄉巴佬在馬項圈裡相互做鬼臉、爭奪「扮醜」冠軍，獲勝者很可能帶有濃厚的金牛座特質。《第十二夜》中的托比爵士和《麥克白》中的醉酒門房都屬於這一類；而約翰·福斯塔夫爵士身上也無疑帶有這種影響，儘管沒有哪個星座能完全解釋此複雜人物！

此類型的健康危害包括無知、惰性和自我放縱；對於未成熟者，還可以加上感官享樂、暴食和酗酒。天生充沛的生命力應當被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並慷慨地用於為他人帶來快樂或利益。否則，這種生命力會自我消耗，很快引發病態。此種情況下，死亡通常來得突然，且多因中風。應對之道在於培養宗教感，以及實踐三種美德——信仰、希望和仁愛；同時要不斷與懶惰和自我放縱作鬥爭。年幼時最喜歡的運動可能是足球，等到不再適合踢球時，也應確保以其他活動來替代，即使只是偶爾在保齡球場上安靜地消磨一小時，或在黃昏時分悠閒地漫步鄉間。但最健康、最適合他們的運動很可能是唱歌。大多數出生在此星座的人，都應培養自己的歌喉，無論是獨唱還是合唱，並積極參與、支持某個合唱團或教堂唱詩班。

雙子座

雙子

藝術家或發明家的星座

變動的風象星座

基調——喜悅

關鍵詞——多樣

主宰星——水星

神秘寶石——綠柱石、海藍寶石

顏色——黃色

金屬——水銀

身體表現——擴張、收縮

心智表現——喜悅、憂傷

「一如弓弦尚未靜止，箭已射中靶心，我們迅速飛至第二界域〔水星〕。我的女士一步入那片天界光輝中，便無比歡欣，那顆行星也因此更加明耀。倘若連那顆星也煥然一新、彷彿在歡笑，那我這個天性多變的人又會如何呢！」

* * * *

我見到千百道光輝向我們靠近……每一道臨近之時，透出了明亮光芒，連其中的影子也洋溢著喜悅。

* * * *

在此如此短暫的時刻……我看見了緊隨金牛座之後的星座，並且身處其中。

噢，榮耀的群星！那偉力充盈的光輝——我感恩承認——我所有的才華，無論多麼微薄，皆源自於你們！當我初啼於托斯卡納之時，正與一切生命之父——太陽一同出沒；恩典降臨，使我得以在偉大之輪（黃道十二星座）中占據一席之地，分配給我的正是你們的星域。」

——但丁《天堂篇》，第五歌第88行、第二十二歌第109行

第三章：雙子座類型

雙子座的主宰是墨丘利，墨丘利是朱庇特的僕人，也是眾神的信使，其職責是向人類揭示神的心智。其使命在於表達，最顯著的特質則是多才多藝和適應力強。其影響體現在敏捷思維和靈巧的身體。在墨丘利的神話故事中，充滿了因地制宜、巧妙達成目標的例子；有時也不乏巧借他人資源，能為己所用的機智表現。神在物質層面顯現時，必須受物質世界條件限制，從而表達自身；必須塑造出一個人格，一個能夠表達的高效身體。此人格的塑造本質上是一種自我主義；也就是說，從更大的本體分離出一部分，成為「自身」，成為與其他自我不同的存在；此過程伴隨著痛苦，如同其他形式的誕生或成長，在有限意義上，對本源本體來說也是一種損失。但當這一切完成並充分表達後，夜晚的痛苦便會因清晨的喜悅而遺忘。儘管墨丘利有時不守規矩、甚至帶有盜竊的傾向，但依然是朱庇特所鐘愛的寵兒，是其選定的使者和詮釋者。

此型的主要特徵是一種充沛甚至過剩的智力能量，必須得到表達，並傾向於以多種方式展現自己。渴望著多樣性，並且無法忍受重覆與單調，因而完全發展的雙子座在實驗科學、文學和藝術等領域，都能取得卓越的成就。雙子座只有在表達自我某些本質時，才能真正奏響其生命的主旋律——喜悅；而一旦表達後，很少會滿足於現狀，會「忘記背後，努力向前，朝著崇高目標的獎賞邁進。」這是一個迷人的類型，其真正使命是讓生活變得更加有趣和美好，不僅為自己，也為他人；通過言傳身教，激勵、振奮和喚醒身邊的人，使那些精神萎靡、瀕臨沮喪或冷漠的人，鼓起勇氣重新努力。強烈的求知欲是這個星座的驅動力。當宗教感被喚醒時，此型高度發展的靈魂往往會經歷許多痛苦；因為他們必須理解並思考自己內心的信仰，如果周圍環境不適合，所接受的教義又不合心意，就會產生許多疑惑和困難，需經歷艱苦的思想掙扎，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他們渴望能完美的表達，並強烈希望能影響周圍的人，因而無法默默獨自承受痛苦。其朋友和親人也不得不面對同樣的問題，常常因此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若他們無法理解和同情，雙子座智力痛苦就會加劇，甚至達到殉道般的苦難程度，反而會促使自身更努力進一步思考，最終獲得符合邏輯的結果。這段痛苦期過後，常常會出現一種欣喜若狂的興奮，迫切地尋求宣泄，最好的方式是激發他人的共鳴。在這種時刻，雙子座會希望受到他人欣賞或共鳴，但智力上的認可尤為珍貴。若選擇以文學來表達，那可以預期看到某種狂想曲或凱歌的作品。雙子座總是在努力取得某種成就，而此成就帶來的興奮感，往往會被隨之而來的嚴厲自我批評所取代。若藝術家對自己的評價不滿意，很可能會暫時放棄這條路，轉而嘗試其他方向，但也很可能會突然又重新拾起被擱置的任務，並以出色的方式完成它。這種快速的變化，在童年和青年時期尤為明顯，常常讓照顧他們成長的父母和監護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但成熟的雙子座最了解自己的需求，應被允許自由地追隨看似反覆無常的道路，尤其絕不能被過度束縛，例如苦差事或例行公事等。應選擇能多樣化工作的職業，如果實在無法做到，也應鼓勵培養能全心投入的興趣愛好，作為必要的調劑，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第二職業。這類人通常很享受工作，並且堅信應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全心投入到自己的事業或工作中：這種特質能鼓舞和激勵身邊共事之人。在婚姻中，此型人尋求的是智力上的共鳴與陪伴，只要能獲得所渴望的回應、欣賞和支持，往往會忽略年齡和身份的差異。

仔細研究聖保羅的著作，便能深入理解最適合雙子型人格的宗教類型。或許你還記得，聖保羅曾被路司得的居民誤認為是墨丘利神的化身，他無論在身體還是心智上，都屬於

此類型。其書信正是雙子型風格的典範，包含了許多特有的特徵，比如：頻繁的突然轉折、插入語和話題轉換，常常思路難以跟上；對某個論述有種奇特的衝動式堅持，但又常常在論證尚未足夠清晰、無法讓讀者信服時，就突然放棄——儘管對作者本人而言，邏輯次序似乎已經完整無缺；強烈的自我分析和內省傾向，第一人稱代詞反覆出現；對自身智力成長的極大興趣，以及渴望他人理解自己的困惑、考驗與誘惑，並一同為勝利而歡欣鼓舞。他總是認為自己當下所持的觀點，不僅對自己是唯一正確的，對他人而言也是。在觀點狹隘且固執時，他曾迫害教會；當觀點轉變後，他又成為普世救恩福音的傳教士。對他而言，外在的形式和儀式，遠不如宗教和生命的正確教義重要。理性理解人與神、基督與同胞關係至關重要；他敏銳地意識到，一些希臘詩人也曾宣揚過「神為眾生之父」的思想，讓他欣喜不已；但同時，儘管雅典人受到光輝啟示，卻依然把宗教生活寄托於向小神獻祭以求平安，保羅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書信中「喜樂」和「歡喜」一詞反覆出現，極具代表性，作者對於普世救恩感到希望光明，對於自身與他人在「罪的捆綁」中極度絕望，兩者之間不斷搖擺，這也極為典型。對占星學者來說，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他曾從事兩種職業——即使在成為著名的傳教士和教師後，他本可以接受教會的供養，卻仍自願繼續做帳篷工匠。

在進化的早期階段，雙子座的盜竊傾向在各個層面都非常明顯。未成熟的雙子座會向任何人索取一切，不僅僅是被動接受，有時還會理所當然地要求同情、關注、體貼、讚賞、時間、精力和金錢援助；實際上，任何能夠滿足自我或促進其身心智力發展的東西，都會毫不猶豫地索取。他們寫「I」時總是用特別大的大寫字母，總覺得任何不直接關係到自身幸福、健康和舒適的事，都毫無意義。疾病、痛苦、悲傷和損失，一旦降臨到自己頭上，就是天大的悲劇，必須大聲宣揚、反覆訴說、痛哭流涕，直到周圍所有人都相信其嚴重性。而當這些不幸發生在別人身上時，他會認為只是些麻煩和不適，代表了生活中負面且不重要的部分；而這些沈悶壓抑的話題，雙子座只願意在絕對必要時才勉強提及；那些瑣碎的細節，能忽略就忽略，能推開就推開，恨不得立刻從視線中消失。這種對快樂和變化的渴望，在後期會成為極好的動力，但在此階段則表現為浮躁不安和持續不滿。他們不斷要求娛樂、新奇和刺激，因此往往逃避不喜歡的責任，把「日常瑣事、普通任務」盡量推給別人。任何形式的例行公事都讓他們極為反感，直到後來理智才理解並欣賞按時處理家務、辦公等小事的好處，而在此之前，被迫從事這類工作的雙子座，就像被關在籠子裡的鳥，花在掙扎上的精力，已遠超過完成任務所需的三倍。所有不滿和反抗的根源，通常是因為內心深處堅信著，自己無論多麼粗心或無能，都注定應該做更好的事情，因此為瑣事所困簡直大材小用。他們總是強烈渴望「參與其中」——站在事件的中心。若發現自己在某方面不如周圍的人，被迫退居次席時，會感到極度痛苦和委屈——且將此明顯的表現出來。他們很難做個好聽眾，經常對別人的建議心生反感，無論此建議多麼實際和明智；對他人的方案總是退縮，常常拿出自己完全不切實際的主意來替代。雙子座人還特別容易迅速且徹底改變自身的觀點，而且通常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已經變了，也不能理解他人為何持有不同信念和看法，儘管這是正常且合理的。雙子座極度缺乏堅持和韌性，記憶力和想象力也常常很差，這些缺陷讓他們很難體會舊日情誼的價值，難以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也很難承認和償還人情債。然而，涉及到別人欠自己的東西時，又表現得極為精明和一絲不苟，因為即便他們生活無憂，仍總覺得被貧窮所束縛。花錢和獲取的欲望總是超過實際能力，雖然偶爾會有慷慨大方的舉動，但這些行為往往也成為日後吝嗇或提出要求的借口。許多雙子座人具歇斯底里般的敏感，以及冷血的自私。這種自私不至於發展成有意的殘忍，而是源自天生渴望消除一切形式的悲傷，逃離陰影，重新回到陽光下。因此，要麼徹底忽視病弱和受苦之人，要麼給予不當的照料，或不合

時宜的勸告。有時還會試圖用無效的道理或反覆勸說，逼迫對方振作起來，結果只會讓對方身心俱疲，更加需要幫助和安慰。在感情方面，他們頭腦冷靜，時刻警惕自己的利益，很少被激情沖昏頭腦，通常能巧妙避開尷尬的糾葛，謹慎地回避或擺脫任何可能妨礙自己事業、或將自己束縛、心意不合的關係。他們在考慮婚姻時，幾乎總是清楚而明確地問自己：「這段婚姻能給我什麼？」很少甚至從不問：「我能為對方付出多少？」

在外貌上，雙子座類型通常身材纖細、動作靈活、五官小巧、尖下巴以及介於兩種顏色之間的頭髮——即不明確的棕色或金色。眼睛多為灰色或淡褐色，明亮但不大；膚色通常偏白，即使身體健康也是如此，但容易泛紅或變深，也很容易曬黑。女性雙子座尤其迷人，男性雙子座若具藝術氣質且較敏感的話，同樣擁有此魅力。他們身上帶有一種「瓷器般精緻俏皮」的氣質，尤其是在童年和少年時期。約書亞·雷諾茲爵士喜歡描繪此類型，而一些身材輕盈、姿態優雅的墨丘利雕像，也將其表現得淋漓盡致。較陽剛的雙子座則不那麼多才多藝、敏感和挑剔，通常更傾向於實用科學而非藝術，體格更為結實瘦長，五官也更為鮮明——高鼻梁、高額骨和堅毅的下巴；頭髮為深棕色或黑色。此類型的特色包括警覺熱切的神態，富有同理心的舉止（有時近乎熱情洋溢）以及迅速而出其不意的動作。墨丘利的涼鞋帶有翅膀，很可能象徵著言語——通過智力活動釋放的「有翼之言」——其他象徵也極為貼切；因為雙子座確實如同鳴唱的小鳥。其動作，無論是身體還是思維，都充滿了不可預測性。雙子座傾向於以短促、迅速的方式前進；又會突然停下，似乎出於本能地環顧四周，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興趣觀察環境；而當視角不再新鮮時，又會突然轉向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如此循環往覆，貫穿整個人生旅程。有時，他們似乎會帶著半開玩笑的心態，用出人意料的做事方式，讓他人感到驚訝和困惑；如同小鳥落到一根特別合意的樹枝上後，梳理羽毛、得意地唱上一曲；這非常符合雙子座對自身成就的天真和坦率滿足。彼得潘克制不住的「喔喔叫」正是此型代表，他拒絕長大；雙子座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有童年的自發性和魅力。上述描述尤其適用於女性或藝術型的雙子座；而陽剛型的則更像鷹而非鳴鳥。鷹「飛行」更長、更持久，通常目標明確，較不多話，多些警覺；少了些典型的「情緒化」，多了更敏銳的理智。

據說北美洲很大程度上受此星座影響，典型代表包括美國大城市中傑出的金融家，以及高度敏感、適應力強且富有魅力的女性——天生屬於「上流社會」。在美洲也能見到未成熟的類型：那些不擇手段但極為聰明的男人，以突如其來、變化莫測的金融操作視為生存之道；還有那些神經質、躁動不安的女性，為追求刺激和新鮮感而耗盡精力，公然無視一切健康法則，違反飲食、穿著、睡眠等方面的常識，最終導致神經衰弱，並將此作為各種被寵愛和自我放縱的借口。神經衰弱及其「孿生姐妹」歇斯底里是此類人的禍根，而最好的治療是培養責任感、自制力和自我犧牲精神。

雙子座的滑稽版本可見於「喬納森兄弟」漫畫的狡黠形象，也可見於狄更斯筆下的「扒手道奇」；更廣泛地說，手腳靈巧、技藝高超、但心術不正的「行家」也屬此類。其座右銘可以寫成：「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

關於雙子座的體質，前文已有提及。其能量類型通常被稱為「神經型」，足以支撐他們完成任何想做的事情，但一旦工作變得乏味、不合心意或單調無聊時，這種能量就會消失，除非他們具備很高的心智和道德修養，能夠從靈性層面重新獲得能量。對於較為精細的

雙子座來說，主要的健康隱患 在於藝術創作帶來的身心疲憊——女性則可能因生育和養育孩子，而感到精疲力竭；此外，有些人還會因宗教信仰上的疑惑和困擾，而產生心智上的痛苦。對於未成熟的雙子座而言，虛榮和自我中心是問題的根源，他們會對身邊的人提出過高要求，認為沒有人真正理解或欣賞自己，進而表現出愛哭、任性、反叛、歇斯底里等各種神經過度緊張的症狀。解決這種情況的真正方法，是培養認真的志向，不再給他人添麻煩。雙子座在健康方面多少如孩童般，適合採用針對兒童的護理方式。新鮮空氣和陽光、規律的作息、以牛奶為主的清淡飲食，最重要的是充足的睡眠，這些都能讓他們很快恢復健康，即便有時肺部出現問題，也能很快恢復。傳統上認為，雙子座掌管手臂和肺部，因此應特別注意呼吸能力。每天三次，每次做十次深呼吸（最好在戶外進行），會非常有益，尤其是在吸氣時默念「我正在吸收新的健康、能量和活力」，呼氣時想著「我正在排出一切無用、有害健康的東西」。此外，推薦做一些能夠擴展肺活量、改善體態的輕度體操。對於男性雙子座來說，擊劍可能是最理想的鍛煉方式。

上述關於雙子座男女的描述，最初發表於1908年6月號的《現代占星術》。在我為該雜志所寫的所有文章中，唯有這篇引發讀者抗議，認為我過於嚴厲和誇張。這頗為有趣，因為誇張本就是雙子座的缺點，在面對批評也往往會奮力反駁。既然我已犯了誇大的錯誤，那麼何不鼓起勇氣立即作出回應？

其中一位批評者聲稱，所有雙子座的人都很溫和、容易被引導，完全沒有自我防衛的能力，當摩擦產生時，較強的一方通常會佔上風，而雙子座的人則往往會退居幕後。確實如此——但僅限於他們不在意的事情上；因為他們並不好鬥，從不為打架而打架。但若說「容易被引導」和「沒有自我防衛能力」，就不太符合了；沒有哪個星座比雙子座更堅信自我防衛的責任。必須記住，戰爭並不總是以一連串的正面交鋒進行，最難對付的戰鬥類型是持久或反覆的遊擊戰；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方軍隊既得不到和平，也不得休息。有位學生曾把雙子座的攻擊方式比作蚊子；在一份古老的名單中，記載了雙子座主宰的生物，麻雀和跳蚤赫然在列。雙子座擅長輕巧的遊擊戰，因此幾乎從未真正被擊敗。他們本能地明白突然變換陣地、出其不意的攻擊、和迅速撤退的好處。讀者不妨觀察一下活潑的麻雀，就能準確了解雙子座的作戰方式。一切看似平和有序，旁觀者正欣賞著這些小麻雀井然有序的生活，以及令人讚嘆的社交本能；但突然間，其中一只麻雀炸起羽毛，猛地撲向某個驚訝的對手，狠狠啄上一口，然後迅速退回安全地帶。在托兒所或教室裡的雙子座孩子，也會採用同樣的策略。此孩子通常是歡樂活動和愉快遊戲的中心，喜歡一切事務都和諧明快地進行，但更喜歡自己來主導這份和諧。如果其意願受到阻礙，或者當他提的建議遭其他人否定，也許第一次會忍讓，甚至多忍幾次——若性格較為成熟——但遲早會突然反抗，令整個小團體大吃一驚、感到不安；通常會以一陣激烈的哭泣收場，引來保姆或女傭等人保護，確保他下次輕鬆獲勝。必須記住，「愛發脾氣」的名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效的護身甲。這些小小的爆發，通常發生在快速成長、神經疲勞的時期；而雙子座在長牙齒期間尤其讓人頭疼——不僅僅是嬰兒期長乳牙、十二歲長臼齒、甚至智齒萌出時也一樣。這其實都是一種寓言；因為在生產力旺盛的時期，我們從他人那裡獲取的，往往比我們給予的多。

在忠實記錄此星座諸多缺點時，必需補充一點：有一種雙子座類型，是北方占星家幾乎不了解的，儘管在赤道附近相當常見。在英國及相應緯度出生的雙子座，無一例外都會有摩羯座或水瓶座位於天頂；但在靠近赤道的地區，卻可能星盤顯示雙子座上升、雙魚座位於

天頂。這種組合與前兩種有著完全不同的氣質和個性。雙魚座是一個溫柔而富有詩意的星座，比摩羯更具可塑性，比水瓶更具浪漫色彩；若受其影響，將激發出人性中靈性層面的渴望。此神秘影響帶來的能力或性格上的變化，必然是有趣的；對於高度發展的雙子座來說，這種影響甚至可能帶來極為出色的成果，或許體現在音樂、文學或藝術領域的卓越成就上。然而，在發展程度較低的個體身上，這種溫柔可能表現為軟弱；而在未成熟階段，雙魚的可塑性和易感，加上雙子的多變和反覆無常，可能會成為致命障礙，在任何領域都無法成功。這種特殊的無助感和孩子氣的不負責任，其實更多是由於天頂星座所致，而非上升星座，這一點將在本書第三部分的分析表格中得到充分證明。表格中賦予了天頂的重要性，遠高於一般占星家的認知，但如果學生們仔細加以驗證，仍會發現其相當準確。這一點值得強調，同一星座下出生的人，因為天頂星座不同，而產生兩到三種截然不同的類型。大量雙子座由於天頂在水瓶而傾向於科學探索，而另一些則受詩人般的理想和追求主導，這幫助理解雙子座兩位最著名人物之間巨大的差異。

但丁·阿利吉耶里將其最偉大的天賦，或者至少是他的智力優勢，歸功於那緊隨金牛座的光輝星座——也就是雙子座的「榮耀群星」。弗朗西斯·培根也間接地說他出生在雙子座之下。毫無疑問，只要研究過這兩位人物傳記，都不會認為他們容易被左右，或缺乏自我防衛能力！然而事實上，其敵人確實占了上風：詩人最終客死他鄉，而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則因受賄而被公開羞辱——儘管其前任收賄卻安然無恙。兩人的著作值得我們細緻對比和比較。培根在情感或表達上，幾乎沒有任何激烈或誇張的傾向；但其傳記中所指名的缺點——忘恩負義和缺乏忠誠——確實與這個星座有關；他喜歡用插入語讓文風變得複雜，這也是雙子座的典型特徵。對於熱情的雙子座來說，語言的清晰和簡潔總是個難題；要把他的散文段落背下來，通常都非常吃力。但丁優美詩句的音樂感，部分歸功於使用了絕美的托斯卡納方言，他對語言也有著極其敏銳的耳朵；儘管其思想敏捷，詩中充滿插入的括號句，偶爾會讓讀者感到困惑，但其中有些段落美得令人驚嘆，即使是外國學生也能長久銘記於心。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人在《天堂篇》中告訴我們，他出生時太陽正升起又落於雙子座，但他並未聲稱太陽在他出生那一刻正好升起，而是將自己的天賦完全歸因於上升星座的力量。這明顯暗示著，太陽在他出生前就已高懸於地平線之上，因為無論古今占星家們普遍認為，太陽升起比月亮或任何行星更能顯現自身特質，並使其在性格中占主導地位。事實上，太陽常常會極大地影響上升星座，甚至讓其特徵幾乎難以辨認，尤其是在變動星座上更是如此；因為太陽的影響是固定的、高貴的、王者般的。據傳記作者考證，但丁出生於（舊歷）五月的第二周，當時太陽剛剛進入雙子座，如果太陽在他出生前就已高懸，那麼上升的將是雙子座的末度；在佛羅倫薩的緯度下，這樣的天頂正好落在雙魚座——從占星學角度看，這極其適合他的命盤，預示著他將成為一位富有幻想、善於詮釋和具詩意的偉大人物。此星座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喬治·伯納德·肖，於1856年7月26日凌晨12點半到1點之間出生在都柏林——這是他的母親和姐姐告訴我的。由此可知，其上升星座是雙子座，主宰星水星落在富有想象力的巨蟹座。太陽位於獅子座的第三宮，顯示他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而太陽與金星的合相，則預示著他有能力以藝術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月亮、天王星和冥王星都位於金牛座，賦予他商業才能、幽默感和分寸感。冥王星有三個緊張的相位和兩個較為有利的相位。這是一張極具研究價值、充滿矛盾的精彩星盤。木星位於好戰的白羊座，喜歡爭鬥；但在第十一宮，又帶來許多朋友；太陽和金星呈吉相，有助於他成功傳達信息。

巨蟹座

螃蟹

先知或教師之星座

基本水象星座

基調——耐心

關鍵詞——同情

主宰星——月亮

神秘寶石——苔蘚瑪瑙、祖母綠

顏色——紫羅蘭色

金屬——銀

身體特質——柔韌

心智特質——想象力

「世上是否真有靈魂已死之人，
從未在心中對自己說過：
『這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
從異鄉漂泊歸來，
腳步踏上家園之時，
心中從未燃起熾熱的情感？」

* * * *

啊，喀里多尼亞，嚴峻而野性，
是詩人稚子的嚴母；
褐色荒原，茂密林木，
高山與激流的故鄉，
我祖先的土地！
有哪隻凡人的手，
能解開我與你這片崎嶇大地之間，
血脉相連的紐帶？」

— 沃爾特·司各特爵士

第四章：巨蟹座類型

巨蟹座的主宰是月亮——阿爾忒彌斯、狄安娜、塞勒涅——在炎熱氣候和南方天空下，此女神尤其受到崇拜。夏日正午的熾熱中，凡人渴望月光伴隨的夜晚清涼。她以慈愛的目光注視著人類的勞作，並以豐收回報其辛勤。在世界各地，此力量視為與生命萌發和早期成長息息相關，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種子膨脹後爆裂、初生幼苗微弱萌芽、生命的繁衍、誕生及培育，相關的時節和儀式，都屬於狄安娜的領域，受其支配。她是父母背後的力量，主宰著與肉體有關的遺傳業力，依照自然法則，將現在與過去緊密相連。此星座及其主宰的核心力量，是適應與堅韌，用一個詞來說，就是「耐心」。月亮有盈有虧，或明或暗，甚至會被遮蔽，但無論處於何種變化階段，都在變幻中保持著恒常。巨蟹座如同螃蟹，一旦抓住目標，決不輕易鬆手，寧可斷掉鉗子也不放棄，而失去的鉗子再生後，繼續緊抓不放。「大自然母親」是現代人對這股力量的稱呼——這位女神在當代生物學家中同樣備受尊崇。月亮的大天使是加百列，古代猶太的祭司和占星家稱之「主的勇士」，有趣的是，聖路加在福音書中稱之為報喜的使者，無論是基督還是施洗約翰的降生，都與此有關。在基督教日曆中，分娩的主保聖人是聖瑪格麗特；傳說中，她曾被巨龍吞噬，卻有能力破體而出，毫發無傷。此寓言恰好呼應了中國關於月食的神話，也生動地象徵著成長與發展——花蕾綻放、雛鳥破殼而出，以及生命在各個層面誕生時，所伴隨的解脫。

高度發展的巨蟹座精通多樣的情緒，無論是自身還是他人的；當他充分發展了表達能力時，就如同一位音樂家，能讓全世界都隨其旋律起舞。他真正的使命，是提升同代人的理想，尤其是激發和鼓舞本國青年。當他撥動生命的豎琴時，會用力彈奏每一根琴弦，使其盡情地震顫和共鳴。情感的全部音階對他而言是敞開的。他能感受、也能讓他人感受到喜悅、悲傷、同情、恐懼和絕望，這種感染力無人能及。巨蟹座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和強烈的情感，牢牢抓住他人的想象力；而在這想象和情感的背後，總有一個目標——此目標與民族進化緊密相關。對他而言，過去和未來與現在一樣真實。其記憶力極為出眾，民族、家族或階級的歷史在其眼中極為重要；他高舉著過往經驗所點燃的火炬，照亮未來，為同胞指引前路。他是一位卓越的老師，只要能有效傳達教導，就不會在意表面的流暢或形式優雅與否。其風格如畫般生動，常常非常戲劇化；會不斷地傳達和重申信息，不斷改變和調整表達形式，但始終保留其核心，直到成功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並點燃其熱情。許多成功的佈道者和各類公眾演講家，便是受此星座影響，又或者編輯和文學家，對讀者有強烈影響力，又或是以想象力見長的演員和劇作家。此類人喜歡與公眾接觸，渴望引起大眾的興趣，激發想象力，影響其情緒；若無法面對大批觀眾、或無法從事公共事業，比如大多數女性的情況，這種天性也會在育兒、教室或家庭親友圈中得到發揮和滿足。即使在如此有限的領域中，巨蟹座也往往能從中獲得極大的幸福感，因為其感情非常深厚，母性特質尤為明顯。無論時間如何流逝，距離多麼遙遠，這些人的愛、友誼和家庭紐帶似乎從未被削弱。即使白發蒼蒼的兒子遠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亞，對於身在祖國的巨蟹座父母來說，他依然如幼時那般親近，彷彿從未分離。因此，他們幾乎沒有分離感，即使要遠赴重洋、長途跋涉，也能以平靜甚至愉快的心情接受，這種心境是許多人難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對家庭和祖國的情感不夠深厚。對巨蟹座而言，童年記憶和舊日友誼是其獨特而神聖的寶藏，在少年時期結識的好友，即便此後再未謀面、也幾乎不可能再次見面，還是會與之保持多年的書信往來。巨蟹座人在教育領域能取得顯著成就，部分源自持久的記憶力，童年和青年的生動畫面一直留存在心中，幫助他們理解和接觸各年齡段尚未成熟的人。其記憶力常常能追溯到嬰兒時期，忠實地記錄三四歲時的深

刻經歷，有時甚至能記得一歲半或兩歲時某些場景帶來的情感體驗。正因為如此，再加上強烈的感受性，使得巨蟹座的早期培養和教育極為重要。若對此發展中的先知進行不當或缺乏同情心的管教，往往會讓他承受痛苦，遠超所犯的錯。遭遇的不公會在心中繚繞很久，即使後來足夠成熟、寬容，能夠理解和原諒，但過人的記憶力卻讓他無法忘記。此外，要找到適合巨蟹座的管教方式並不容易。嚴厲是無用的，幾乎不可能強制管教；粗暴和懲罰或許能暫時換來表面的服從，但總會激起強烈的反感和厭惡，遲早天生的堅韌會再次顯現，一有機會就會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儘管如此，巨蟹座的本性是充滿愛心、忠誠且極富同情心的。如果父母能為孩子樹立高尚的理想，強烈喚起想象力，成功就會變得輕而易舉。英雄崇拜是其成長的重要動力，若能正確引導，將成為最好的助力。古老的民謡、騎士和英雄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與家庭、血統和祖國相關的——都是絕佳素材，來滋養其活躍且不斷成長的想象力。想象力需要不斷的滋養，否則就容易變得病態，導致有意或無意的不誠實。

巨蟹座在感情方面非常浪漫且富有想象力，但往往因過於害羞或自尊，而不願表露心跡；因為對巨蟹座而言，受到嘲笑無異於折磨。因此，其愛情故事常常是一連串悲劇性的誤會與心痛；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多年，因為巨蟹座在這方面能展現出極大的耐心和執著，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樣。一段錯付的感情，表面上似乎已經放下，最終也會在理性、常識和世俗智慧的勸說下，再次重新占據心頭。而如此一份深沈而持久的愛，若建立在真正的共鳴與理解之上，並最終得以圓滿時，所獲得的幸福將如曾受的痛苦一樣強烈；因為在感情方面，巨蟹座從不走中庸之道，他們的愛中蘊含著強烈的母性特質，渴望付出，卻幾乎不求回報。

若要理解巨蟹座的宗教傾向，可以研究各時代各民族的先知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耶利米。其《哀歌》和其他著作，充滿了奇妙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鮮明且無庸置疑地展現了巨蟹座的影響。事實上，在一些生動而富有戲劇性的段落中，可以看到巨蟹座風格的精髓。例如，在預言書第五章結尾的幾節經文中：

「此地發生驚駭可憎的事，
先知說假預言，
祭司靠自己的手段掌權，
百姓也樂意如此；
但當結局到來，你們將如何？」

這段文字有著罕見的悲劇張力；如此簡練卻又極具力量與感情，必使所有巨蟹座產生強烈的共鳴。國家教化的墮落，先知們宣揚虛假的理想，祭司們為了方便而接受這些虛假——而最令人心碎的莫過於人民竟然樂於如此！這正是國家真正的悲劇所在，徹底揭示了腐敗的根源。耶利米悲觀的情緒也極具特色：當極度的謙卑、懷疑和沮喪席卷而來時，他幾乎喪失了行動的力量，如此人性化的呼喊：「啊，主上帝！看哪，我不知道怎樣說話，因為我還年幼。」；以及「我有禍了，我的母親哪，你為何生我，使我成為遍地相爭的人……他們都咒詛我。」然而，這些痛苦和沮喪的時刻終將過去，憑借巨蟹座的堅韌，他依然繼續教導，即使遭受枷鎖的屈辱和幽禁地牢的孤寂，也從未放棄。

在歷代先知中，相同的特徵不斷重現。卡萊爾是一個現代的例子，大多數研究者可能都會想到他。據記載，他出生在12月4日的「深夜」。埃克爾費坎一帶在那個季節下午四點

就已天黑，而蘇格蘭農民通常在九點前就上床睡覺，因此「深夜」此處指九點後。因此，上升星座只能在巨蟹座和獅子座之間選擇，而任何占星師都會毫不猶豫地判斷他屬於前者。卡萊爾的風格極為鮮明，尤其在他精彩的《法國大革命史》中，展現出典型的巨蟹座特質，在形式上極具戲劇性，甚至被巧妙地形容為「一部舞台指導手冊」。卡萊爾除了表達方式受巨蟹座的影響外，他還是位成功的公眾演講家、熱愛家庭生活、對感情和友誼執著與熱烈、情緒多變且深度抑鬱，以及同樣重要的是，他長期消化不良。就算他無任何著作流傳，僅憑這些傳記細節也足以顯示。另一位上升巨蟹座的現代先知是布拉瓦茨基夫人，是神智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在她所處的時代，她也曾高聲疾呼，反對那些虛假預言的先知，以及依靠這些先知掌權的祭司；她以典型的巨蟹座風格，敦促其學生和追隨者，將思想回溯到宗教祖師和創始人時代，並展望未來真理普照、榮耀降臨的時刻。那些有幸親身接受她指導的人表示，從未見過哪位老師能如此神奇地激發學生，使之能理解、吸收並記住她所講授的任何課程，無論多麼艱深；而她的講授風格也是極致的巨蟹座類型。她如許多外國人一樣，不在意隱喻和俚語之間的界限，任何能幫助她清楚表達、強化論點的詞句，無論多麼滑稽、不正式或不學究，她都樂於採用。其記憶力極其驚人，能追溯到幼年時期；她極富情感和同理心，多樣的情緒變化，那些最了解她的人都說，她彷彿是許多人合而為一。

未成熟的巨蟹座是情緒的奴隸，而非主宰者；他們像是笨拙的吟遊詩人，試圖為人生的豎琴調弦，努力尋找和諧的音調，卻注定要失望。他們隨意且衝動地改變音高，盲目而急躁地撥弄琴弦，把美妙的樂曲弄得雜亂不堪。他們無助地在琴弦間徘徊，強迫每根弦依次發聲；有時又傲慢地呼喚小世界來聆聽自己的嘗試，隨後又陷入絕望的沉默。他們常常淪陷於感傷主義、追求刺激和各種誇張情感——在大多數人眼中，只是令人惱火的矛盾與不一致。因為人們很難理解：樂器必須先完善，音樂才能真正發聲；若能感知人生的不和諧、且因此受苦的人，路程已經走到一半，準備開始傾聽其中的和諧，並幫助創造和諧。對於早期發展的巨蟹座來說，這往往是個不幸的徵兆。內心潛藏的力量尚未表達、也無法表達，使未成熟的巨蟹座自視甚高，覺得別人理應對自己表示尊重和關心。在自負情緒之後，往往又會陷入極度的羞怯和自卑。有時是強烈的自尊與獨立感，有時如迷失方向的孩子般無助和孤獨，交替出現。這兩種狀態之間的差異，就像螃蟹在正常狀態下與成長期的差別。在正常狀態下，螃蟹被堅硬的骨甲包裹著，滿是突起和關節、肘部和爪子，隨時準備防禦甚至進攻。而在成長期，螃蟹脫去舊殼，變得幾乎認不出來，成為一個薄皮、無助、半透明的生物，躲藏在岩石縫隙中，對每一個接近的敵人都感到顫抖。同樣，巨蟹座有時會數周避開他人，陷入莫名的恐懼或病態的自我意識、羞怯和抑鬱；之後又會重新走向公眾視野，拼命想吸引他人的注意，重拾自尊。即使在較為成熟的巨蟹座身上，也能看到戲劇化的傾向。理想的演講者會充分利用黑板、幻燈片或引人注目的科學實驗來輔助講解；先知以西結會用瓷磚、鐵鍋等道具做出一番啞劇表演，以吸引聽眾注意，然後才開口講話；而未成熟的巨蟹座在渴望與公眾接觸時，更是會盡擺姿態且行為怪異。偽先知、江湖騙子、冒牌貨和江湖術士，正徘徊於此未成熟階段；他們許多看似不可理喻的行為，若能識別其類型、理解他們對情感體驗強烈的渴望，便很容易理解。在此影響下的孩子，即使自我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仍會經歷類似的發展階段。例如，有位巨蟹座的女學生，喜歡讓同學們誤以為自己瘋了；還有一位聰明伶俐、月亮在巨蟹座上升的十六歲男孩，竟然用繩帶把頭包得嚴嚴實實，帶著「受了重傷」的形象去上學，整天都沈浸在師生們的同情和關注中，津津有味地反覆講述那場完全虛構的「事故」，並不斷添油加醋。他甚至回家也保持同樣的裝扮，把敏感易激動的母親嚇得幾乎暈厥，之後面對責備和懲罰也很冷靜，將其視為感官刺激的滋養。與此同類的還有「湯姆·索

亞」，若察看其傳記作者馬克·吐溫的星盤，能發現代表心智活動的木星，正好落在這個充滿想象力的巨蟹座。

在外貌上，與其說此類人美麗，不如說有趣；即使在較低層面，此類型也傾向於模仿螃蟹。巨蟹座最顯著的特徵是骨骼結構。四肢相對於身體而言較長，尤其是手臂；肩膀寬闊，手和腳異常大，頭骨寬大，眉骨突出，顴骨高聳，下頷明顯，有時牙齒不整齊且較為突出。外貌較為普通的巨蟹座，鼻子常常不顯眼或形狀奇特；即使是較為俊美的類型，鼻孔也偏寬，且有些上翹。嘴巴寬大且富有表現力，笑容慷慨，既能展現溫柔，也能流露嚴峻。眼睛多為藍色或灰色，通常有些近視，深陷且間距較寬。睫毛長而卷曲，眉毛輪廓分明，有時幾乎相連，並在鼻梁上方明顯向下彎曲。年老時眉毛往往變得濃密且突出。頭髮柔軟濃密，絲滑且帶波浪，多為亞麻色、金色或淺棕色；而且常常較早變成銀白色，宛如月光。女性的骨骼特徵較為柔和，體型不那麼骨感，許多人動作優雅，但更像狄安娜和林中仙女那種自由的優雅，而不是沙龍中傳統的女性柔美。其中相貌最出色的，往往用豐富的表情彌補了五官的不規則，許多成功的女演員都是此類型，尤其是以表現力和想象力見長的演員。

占星學傳統認為，蘇格蘭——尤其是聖安德魯斯這座大學城——對巨蟹座的能量尤為敏感。事實上，蘇格蘭的先知或教師的影響力，幾代以來早已遠播海外，甚至超越了大英帝國的疆界，傳至異族他鄉。理查德·洛奇教授在愛丁堡居住多年後，聲稱蘇格蘭民族是地球上最具適應力的民族。蘇格蘭民族確實極具堅韌性。即便如他所說，蘇格蘭在教育、神學、建築和藝術等方面，多有借鑒他國之處，但總能將其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並沿著該民族的道路加以發展。這個民族並非以外貌見長，其缺點也帶有典型的巨蟹座特質，但在高貴的高地人和北方鄉村的先知中，仍不乏莊重而令人敬仰的代表人物。漫畫報紙中描繪的「桑迪」形象，則是此類型的誇張版：他骨瘦如柴，性格如他自己所說「有點古怪」，對民族、種族和地方有明顯偏見。他對自己的信念極為執著，如同藤壺緊附巖石般，一旦有人對其風俗、國家或氏族稍有批評，便立刻進入防禦狀態。其世界觀往往偏於悲觀，也常因情緒低落而借酒消愁。但所有這些情緒化、執拗和棱角分明的外表之下，實則隱藏著一顆充滿溫情與浪漫的心，面對疾病與苦難、嬰兒的無助或老人的無力時，內心的柔軟甚至近乎多愁善感。在宗教儀式和禮節方面，蘇格蘭人的信仰極為樸素，但極其重視「宣講聖言」、教義的正確性，以及學校裡有效的宗教教育。在蘇格蘭教堂中，將講道視為最重要的環節，勝於任何其他儀式，而禱告——通常是即興的——則體現並總結了民族和地方的理想，常常提及教會先賢，總會懇切祈求「學校、大學及一切學府」得到正確引導，並為所有教師祈福，「願他們獲得智慧與能力，善加培養本國青年」。可以將此獨特習俗，相比英格蘭教會的做法，甚為有趣——英格蘭的《公禱書》完全忽略了世俗教育；因為英格蘭的主保聖人或主宰力量所推崇的理想，與北方截然不同；撒克遜人則專注於自己的事務，不關心預言之事。

此型人通常體質較為敏感，但更成熟的巨蟹座其實能加以掌控和克服。巨蟹座的情感通常比身體更為強烈，有時因壞消息而心煩意亂，在為親人擔憂時，往往會誇大徵狀，擔心徹底崩潰的情形。若崩潰後可能導致妻子和家人陷入經濟困境，則更進一步加劇恐懼。憂慮本身是誘發疾病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可能因情緒失控和病態的想象而引發嚴重症狀。在未成熟的階段，此情況更容易失控。若想保持身體健康，需克服敏感、多疑、怨恨和受傷的自尊心等不利因素；若這些越嚴重，越容易引發消化不良，而消化不良又會反過來加重這些情緒。悲觀的預感占據了主導地位，儘管親友們努力安慰此患者，往往被誤解為冷漠和缺乏同

情。事實上，未成熟巨蟹座甚至會沈溺於幻想，想像各種可能發生的可怕事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憑借強烈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套完整的病症。因未充分咀嚼產生的胃痛會被誤認為心臟病，支氣管炎會被當作肺結核，諸如此類。疑病症是最難應對的疾病之一，也最難得到真正的同情照料，因為患者往往讓人感到極度壓抑。醫生和護理人員在面對這類患者時，切不可忘記，雖然疾病本身確實需要治療，但其根源在於異常活躍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需要像身體一樣保持清潔、健康和良好的滋養。病人應當培養理解力，拓寬視野，將同情心向外轉移，而不是只關注自身，並遵循常識，注意保持空氣流通和適量運動。飲食極為重要；因為按照傳統說法，巨蟹座「主宰胃部」。如果出現濕疹或其他痛風症狀，應嚴格忌食肉類。憂慮、焦慮和對未來的恐懼，有時會導致病態的腫塊，雖然在壓力過後這些腫塊往往會自行消散，但有時也需要外科治療。最好的療法是勇氣和希望，這兩種美德應當被刻意培養；寬恕他人、消除一切怨恨和不滿，也是極為重要的。規律的體操鍛煉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排除體內不良分泌物，從而改善身體狀況；但由於此類型的人通常肌肉不發達，鍛煉強度不宜過大。凱爾特舞蹈，尤其是複雜的高地舞（如劍舞等），非常適合巨蟹座，因為這要求身體平衡、動作靈活自如，而且幾乎不會造成扭傷或拉傷。這些舞蹈最好從幼年時期就開始練習，在建立習慣時能加以熟悉。父母會發現巨蟹座的嬰兒期既令人擔憂又充滿風險，因此應當格外注意飲食，要防止孩子偷吃零食，和養成餐間吃點心的不良習慣。這類孩子通常嗜甜如命，只要有機會，無論用什麼辦法都難以阻止過度食用巧克力和其他甜食。這些小小的「罪人」在廚房櫥櫃或儲藏室裡吃得心滿意足後，自然對母親準備的正餐嗤之以鼻，從而為日後長期功能紊亂埋下隱患。園藝也屬有益健康的娛樂和活動，應占有重要地位。巨蟹座特有的溫柔非常適合照料幼苗和樹苗、欣賞其成長的過程；太陽落在巨蟹座或上升巨蟹座的人，往往在園藝方面非常成功。巨蟹座並不以長壽著稱，主要原因或許是嬰兒期極度虛弱，導致夭折比例過高，從而拉低了平均壽命。那些能夠活到老年的巨蟹座，往往會被各種常見且不浪漫的疾病反覆困擾——這些疾病會影響其工作效率和內心的平靜，尤其是男性，但大多是可以預防的。但也有一些人能夠堅強地承受疾病的考驗，毫無怨言，並在一生中不斷增長對他人的同情和關懷。

「沉思群星的運行，
如同自身隨之旋轉。
常常觀想萬物在宇宙中的聯繫，
並思索它們彼此的關係。
萬物以某種方式交織相連，
因此彼此相親相合。
因為萬物皆依次而來，
有其各自的運行，
以及整體的和諧與統一。
宇宙，由萬物構成，卻是一體。
貫穿萬物的，是同一個神性。」

——馬可·奧勒留

獅子座

獅子

君王或總統的星座

固定的火象星座

基調——榮耀

關鍵詞——信念

主宰星——太陽

神秘寶石——紅寶石、鑽石

代表色——橙色

金屬——黃金

身體特徵——光芒四射

心智特徵——包容理解

「光輝燦爛的太陽……其療愈力的目光，足以矯正諸惡星的不良相位。」——《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

「噢，天上運行之圓輪，
渾圓如我先祖之盾！
你光芒自何而來？噢，太陽，永恆的光！
你示以莊嚴之美，群星便自天空隱退；
蒼白而寒冷的月亮，沉入西方的浪濤，
而你，獨自前行。
山巒的橡樹傾倒，群峰亦隨歲月朽壞……
唯有你永遠如一，歡欣於自身光明行程。
當世界為暴風所掩，
雷霆轟鳴，電光飛舞之時，
你卻自雲層中展露光輝，
以美麗凝視，並譏笑風暴。
那麼，太陽啊！
在你青春的力量中盡情歡騰吧！」
——詹姆斯·麥克弗森（《奧西安》）

第五章：獅子座類型

獅子座的主宰是福玻斯·阿波羅，即太陽，是捍衛者、明亮者、光明之主、光之賜予者，是太陽系的核心與中心，也是邏各斯的象徵與類型。此力量總結並調和了其他一切力量的特質。他是諸繆斯的夥伴與領袖，是詩人和音樂家的神諭者，是一切藝術和科學的守護神。他完善了墨丘利發明的七弦琴，增添了更多琴弦，奏出前所未聞的和聲。他建造了特洛伊雄偉的城牆和墨伽拉的堡壘。他殺死了獨眼巨人，扼死巨蟒；當父親朱庇特將其逐出奧林匹斯時，他降臨人間，成為善良的牧羊人，照料阿德墨托斯的羊群，並在與人類共度的時光裡，帶來許多恩賜。與此相關的所有太陽神和英雄，都值得深入研究，從北歐的巴德爾到古埃及的荷魯斯。事實上，太陽神的崇拜者遍布世界各地，其光輝象徵神聖榮耀，存在於所有宗教之中。基督教詩人讚美基督為靈魂的「太陽」，而猶太占星家則將大天使米迦勒對應於此。大天使米迦勒被描繪為年輕俊美，金髮飄逸，一手持劍，一手握正義的天平，而邪惡之龍（即阿波羅的巨蟒）在他腳下扭動，此天使的勝利姿態象徵著善戰勝惡。現代科學研究以新的方式詮釋此古老寓言——科學證明，微生物和細菌在陽光照射下，會衰弱甚至死亡；可見偉大的真理在各個層面都是成立的。

據說，當人站在著名美景宮的阿波羅雕像前，會自然而然地挺直肩膀、昂首挺胸。完全發展成熟的獅子座對他人也有類似的影響——不僅在身體上，也在道德和精神層面。他對人性懷有信任與信心，其平和堅定的信念，相信為他工作的人總會盡力而為，即使有人辜負了他，也終將自我救贖、在未來做得更好，從而喚醒他人心中的慷慨回應。他能觸動人們行動的內在動力，為周圍的人帶來新的勇氣，激勵他們全力以赴去實現期望，是任何大型企業、機構或事業的理想領導者。他本身具多方面能力，能夠理解並欣賞各類型人的優點，從不浪費精力去要求別人做力有未逮的事。因此，他在組織活動和分配任務方面，格外成功，總能讓各類專才有機會施展所長。如同一位睿智的君王，派戰士上戰場，派智者入議事廳；讓總督去治理動盪的省份，派使者去和平談判。王者的命令若想有效，必須簡明易懂，因而表達風格總是直接明了。王者的嘉獎明確無誤，並通過勳章、綬帶和星章在眾人面前加以彰顯。王者的不滿也會毫不猶豫、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態度堅決，足以防止同樣的錯誤再次發生。君王的學問是當代史，君王的時態是現在時。理想的君主尊重過去，視其為現在的父母；也展望未來，視其為現在的子女。因此，他接受祭司加冕，被賦予地位與權威以維護傳統；同時也歡迎先知的到來，提供自由言論的平台。他以個人興趣和贊助支持科學與藝術，並特別關心病弱、貧困和受壓迫者的福祉。他守時、有條理和深思熟慮，持續自律並體貼他人；雖然自己生活簡樸、日常勞碌，卻能展現王者的好客之道，作個光彩照人的東道主，樂於將最好的獻給賓客和陌生人。在王者待客之道方面，幾乎人在某時都須扮演此角色，而「王后」以溫婉優雅而非威嚴著稱，因此特別容易展現其風采。獅子座的待客之道有一個顯著特點：真正讓人賓至如歸，熱情的歡迎，而不在於豐盛宴席或奢華娛樂。尤其在普通家庭中，後兩者往往難以盡善盡美，因為此型的人不擅長細節管理；但聚會和諧氛圍不受影響，每位賓客都在自己專長領域有所發揮，或感受到自己為大家的愉悅做出了貢獻，因此總是依依不舍地離開，並懷著愉快的心情期待再次相聚。

太陽神的愛情與友誼很少是幸福結局。阿波羅對雅辛托斯、達芙妮以及其他少年和仙女的深情，最終都讓他感到失落與悲傷。這類情感往往過於慷慨且泛濫，對人性的天生信任，常常導致感情錯付和不明智的友誼。心碎、解除婚約和不幸的婚姻屢見不鮮；但另一方

面，與生俱來的寬宏大量和寬恕之力，使得受傷後仍能適應看似無法忍受的處境，從而避免發生悲劇，並憑著堅定的信念將失敗轉化為成功。

獅子座最自然的宗教表達方式是讚美詩或頌歌；青年男女們歡欣鼓舞地列隊遊行，「高聲歌唱，彈奏豎琴、詩琴和十弦樂器」。阿波羅的神廟正是為此儀式特別設計的——「內外皆美」；在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前來敬拜的信徒們頭戴花環，唱著讚歌，凱旋般地穿過神殿的庭院，沿著大道前行。為阿波羅舉辦的競技會盛大非凡，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也在此節日上演；雖然這些劇作都極為悲傷，但總是美麗的——比例對稱，敘述清晰莊重，關注王公貴族的命運，並嚴格遵守戲劇三一律。近來復興的神秘劇正是繼承於此。上述簡單的儀式可見於現代基督教聖體節的慶典中，這通常在仲夏、太陽升至天頂時舉行。頭戴玫瑰花環的兒童和身披白紗的少女們，在天主教國家的村莊街道上列隊前行，歌唱讚美詩，撒下鮮花，從一個祭壇前往另一個祭壇，這無意間追隨了異教祖先的腳步，延續著一項古老無比的傳統。在新教國家，此形式則是以一年一度的主日學郊遊，孩子們揮舞著旗幟，奏響銅管樂，在戶外歡快地玩耍，雖然少了些詩意，卻同樣充滿歡樂。在希伯來文學中，此崇拜的最高代表是大衛——以色列的牧羊王，紅髮俊美的王室詩人，他用投石索擊倒巨人，用琴聲驅散掃羅心頭的憂鬱，親自參加歌舞列隊護送約櫃進聖殿，此事令高傲的妻子米甲感到震驚。其詩篇原文是現存最完美的獅子座風格範例，譯文也是許多偉大作家的典範。其顯著特點是反覆出現「威嚴」和「榮耀」這兩個詞，以及非凡的清晰與明快——這種清晰源於簡潔的措辭，以及仔細重複重要段落。即便使用了比喻，也常常是直接陳述。「主是我的牧者……他領我到安靜的水邊。」即便在詩篇作者最黑暗的時刻，「從深淵」向上帝呼求，所受的痛苦也不會促使他去修飾或扭曲語句，如先知那樣。「我在愁苦中消耗生命，嘆息中度過年歲……我如同破碎的器皿……心力衰竭。」沒有什麼比這更清晰、簡潔地表達悲傷與痛苦的了。有趣的是，這種深度沮喪的情緒也是許多獅子座的特徵。遠見的目光常常帶來憂慮的預感；在處理困難細節上缺乏能力，有時會導致一種無助的沮喪，乍看之下與此星座正常氣質完全不符。此狀態通常與心臟功能不佳有關——這是此類型人常見的身體困擾，也極具壓抑性——但部分也是因為此型人完全沒有怨恨、仇恨和苦澀。這些情感本身是惡毒且令人反感的，但卻是活躍的；能激發鬥志，讓人不至於被悲傷徹底擊垮，這是獅子座常面臨的情況。他在悲傷中抬不起頭，只能無奈地等待，直到未消失的信念再次聚集足夠的力量，把他從絕望的泥沼中拉出來。希臘悲劇正是這種情緒的回響，教導人們對神意的絕對順從。劇中人物所遭受的不幸，總是能追溯到某個違背神聖法則的最初行為，劇作家的首要職責，就是清楚地展示因果關係。現代的獅子座滿足於更為淺薄、玩世不恭的戲劇娛樂；但有時，仍會在某個激發民族精神的盛大儀式前肅然起敬，或在教堂、音樂廳裡時全體起立，聆聽韓德爾那氣勢磅礴的《哈利路亞》大合唱，讚美「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隱約感受到偉大戲劇喚起的情感。

未成熟獅子座通常對個人榮耀有種難以遏制的渴望，以及一種荒謬的野心，渴望承擔責任和掌權，但實際上根本無法勝任此職位。尤其有些具領導氣質或陽剛特質，會擺出自以為是的架勢，對下屬和晚輩頤指氣使，從而給自己營造一種「君王」的幻覺。性格溫和或更具女性特質的人，則最渴望一個舒適的王座——而且最好是軟墊厚實；她們會將令人不快的事務巧妙推給他人、完全無法為自己或他人服務，還會將奉承照單全收，以彰顯自己的「女王」地位。透過縮小鏡頭來看，獅子其實很像家貓——這種動物依戀自己的家，也會對願意為牠梳毛者親暱；但從不會為他人勉強自己。即便在最英勇、最威嚴的時候，百獸之王也並非真正的戰士；事實上，一些博物學家甚至譏諷這是史上最虛有其表的「國王」。他總是從

背後偷襲獵物，專挑最弱的對手，在對方最為疏忽時下手。這固然是高明的用兵之道——最狡猾的戰爭方式；如果揮出的不是「手臂」，而是一支軍隊，謀劃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流血、盡快結束戰事，那麼此做法雖稱得上「王者之道」，卻難言英勇。更初級的獅子座則像是猴子，借貓爪以保全自己，不足為榜樣。擅長指派工作與逃避責任只有一步之遙；每個阿波羅的子孫都應坦誠地問問自己，界限究竟在何處。某些混亂的獅子座王國令人惋惜，往往是因为君主過早登基，要麼坐立不安，要麼昏睡。在此早期階段，其寬容的態度往往覺得一切都無關緊要；全面的心智試圖包攬過多事務，結果反而失去評估輕重緩急的能力，缺乏清晰的聚焦，連高山和土丘都分辨不清。

君王的弱點在於偏袒；對人性過度的信任，往往會在擇友時導致許多誤判。未成熟的獅子座傾向於選擇對自己有用，或是展現卑微依賴來討好他們的人。其愛情也常常沿著同樣的軌跡發展，往往數量眾多且多不順利。他們常常與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結婚，可能是想要確保至少有一個「臣服者」，但不時會發現自己的判斷有誤，那位順從又忠誠的未婚妻，在婚後往往會顯露出篡奪王位的傾向。

在外表上，最容易辨識的是威嚴的氣場、莊重的儀態以及從容的言行舉止。在人群中，很難忽略一位獅子座的人，即使身材嬌小，也往往能讓人感受其存在。獅子座的身體勻稱，四肢比例協調，步伐堅定而輕盈，步幅通常比一般人要大。許多獅子座在舞蹈方面表現出色，即便常常體型偏胖。五官輪廓分明，有些人的甚至相當突出——要麼帶有「羅馬式」特徵，要麼多少有些貓科動物的神韻，整體上都展現出鮮明的個性。頭髮濃密，無論是金色、棕色還是黑色；眉毛彎曲優美，有時修飾得極為精緻。眼睛大而圓，喜歡睜得很開，在交談時常常直視對方，目光坦率甚至略顯大膽。占星學傳統認為，義大利（尤其是羅馬）以及法國的大部分地區，都深受獅子座的影響；典型羅馬人具有尊貴氣質，以及羅馬作為重要組織中心，確實與此理論相符。這兩個國家在文學、科學和藝術的培養上，不管是過去或現在都十分耀眼，兩國人民也都非常俊美。女性獅子座的體型和姿態較男性更為輕盈優雅，即使身材嬌小，也能在社交場合中展現女王風範，無論其王座大小，都能以得體的方式統領自己的圈子。維多利亞女王生於日初之時，展現了許多典型的獅子座特質。

在《愛麗絲魔境夢遊》中可見幾位獅子座的有趣人物畫，其中紅皇后和白皇后是很好的例子。作者描繪了挑剔的獅子座女性及其較無助的姐妹，巧妙地使她們從小貓演化而來！紅皇后極為講究禮儀，總是清楚地知道別人應該做什麼；隨時準備提出建議、下達命令或進行訓斥，鄙視拐彎抹角，談話時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當面反駁。白皇后則溫柔無助，常常憂心忡忡——比如刺破手指時——完全沒有應對能力，只能哀嘆自己的命運並被動等待，而在意外發生後，還得依賴愛麗絲來幫她整理披肩、扣好胸針。另一個諷刺形象則見於英國漫畫中的法國人——自負虛榮，愚蠢地自我滿足；自信無比，堅信無論走到哪里都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沒有女人能抗拒或對其殷勤反感。他打著滑稽的決鬥，結果只是被針紮一下，總是以各種荒唐的方式出風頭，而目的始終如——「榮耀」。塔塔林就是這類人的代表，連其同胞也認為此批評是公正的；不過，大仲馬筆下許多受推崇的英雄人物，在英國讀者看來，也不過是稍微不那麼荒謬罷了。這位作家出生時太陽正好在獅子座，因此是雙重的「獅子型」，無論在文學創作領域還是寫作手法上，都深受其影響。他極為高產，如同太陽在獅子座出生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創作了大量篇幅宏大的歷史小說，內容多涉及王室或貴族的命運，或騎士精神、榮譽與榮耀等主題。兩人都以直白的風格敘述故事，卻忽視了刪減的藝術，其

小說後來被有遠見的出版社以刪節本出版。另一位太陽在獅子座的文學名人是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是《亞瑟王與圓桌騎士》的甜美歌者。

在健康方面，獅子座做事通常都非常徹底，此星座的男女要麼異常強壯，充滿活力，要麼總是多多少少帶病在身。在更高層面上，健康的威脅來自不和諧、紛亂的環境，以及因錯付或得不到回報的感情，而帶來的悲傷；此外，未成熟的獅子座還包括虛榮心受挫或缺乏讚美。身體的問題通常是虛弱或不規律的心臟跳動，影響血液循環；當此情況變得明顯時，獅子座特有的精力就會消退，更加依賴下屬，壓倒原本領導的欲望。有時也會受急性風濕病困擾，如果劇烈發作，體溫可能會升高而有危險。此類高燒——或為緩解高燒而開的藥物——對於心臟的傷害，不亞於前面提到的不幸戀情，康復過程也會顯得格外漫長而沈悶。最好的療法是愛、平和與和諧的環境；此外，每天還應有一段短暫的安靜獨處時間，讓患者通過靜默冥想，使自己與周圍環境達到和諧一致。

處女座

處女

工匠或批評家的星座

變動的土象星座

基調——純潔

關鍵詞——服務

主宰星——火神星（或水星的負極面？）

神秘寶石——粉紅碧玉、風信子

顏色——黃色

金屬——水銀

身體特徵——結晶作用

心智特徵——辨別力

「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奉獻給主，侍奉祂？
凡有寶石的人，都獻入主殿的庫房……大衛又說：『我算什麼？我的民又算什麼？竟能如此甘心樂意地奉獻？因為萬物都出於你；我們不過把從你那裡得來的獻給你。』」——
《歷代志上》 29:5

「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你們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加福音》 17:10

「專注於侍奉我；
一切行動為我而做，汝必得以臻於圓滿。
縱然汝無力全然如此，亦當依止於與我之合一……捨棄一切行為之果。
汝之所當關心者，唯在行動本身，絕不在其果報。
故莫以果報為動機，
亦莫因此沈溺於無為。
捨離之後，平和自至。」
——《主之歌》（《薄伽梵歌》）

第六章：處女座類型

在占星傳統中，處女座的主宰星是「水星的負面」，表明無法與任何已知行星的力量直接對應。一些近代占星家提出，真正的主宰星是祝融星，天文學家懷疑此行星是否存在，由於其體積小且距離太陽太近，太陽的光輝掩蓋了它，使其無法被觀察到。如果我們轉向古典神話的鑰匙，就會發現這位奧林匹斯的鐵匠，絕佳象徵了處女座的能量形態。該火神是名工匠、技師，是眾神中的實際工作者。他為眾神鍛造盔甲，製作飾品，建造宮殿。在為眾神服務時，他遵循自己本性的內在衝動，即使在接受命令時，也絕非機械性地勞作，而是保持一些獨創性，雖接受委託，但按照自己的設計來執行。實際上，其工作方式如同偉大的藝術家，順從主顧的要求，不糾結為何要下達此命令，或此命令是否應該下達，而是將全部精力與智力集中在執行的方式上。其意志足以驅動巨大的風箱。他以熾熱的熔爐試煉並淨化手中的材料，將真金從雜質中分離出來。他揮動鐵錘，力量無窮，金銀與閃亮的鋼鐵被鍛造成美麗且堅固持久的器物，讓整個奧林匹斯都為之驚嘆。他體格強壯，肌肉緊實，右臂常常裸露，隨時準備工作。當他站在鐵砧前時，是一位莊嚴而令人敬畏的人物；當他參加眾神的宴會，憑著服務他人的本能，試圖遞送甘露，其笨拙舉止卻引得奧林匹斯哄堂大笑——因為這位奇特而強大的鐵匠之神是跛足的。其「單側」傾向，也可見於詩人所述：他無父而生、只由赫拉獨自孕育。火神的妻子是卡麗斯，或愛神，是優雅三女神的母親（據《伊利亞德》記載），此含義不難理解：處女座的能量類型需要「優雅」來加以完善。服務若要臻於完美，必須是充滿愛的服務；否則就會變得粗魯、不受歡迎，甚至有時顯得可笑。值得注意的是，卡麗斯象徵著最純粹、最無激情的愛——那種自我犧牲、無私奉獻的愛，正是雙魚座力量的體現（在星盤上與處女座相對）。在《奧德賽》中，火神與維納斯成婚——這是一段不平等且不幸福的婚姻，因為維納斯鐘情於戰神瑪爾斯，對丈夫不忠，而火神為懲罰她，讓她成為眾神笑柄；眾神在哄笑中也承認，這對有過失的夫妻其實很相配。對於神話學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個奇特而令人費解的故事，但對占星家而言卻意義深遠；因為維納斯與瑪爾斯才是真正的婚配——天秤座平衡白羊座；而處女座與雙魚座則彼此補足、和諧共處，以奉獻的精神表達服務，這兩個星座在人類最高層次中，都是獨身的象徵。火神節是跛足之神的主要節日，在羅馬於8月23日舉行，此時太陽正位於處女座——這是一個有趣且富有啟示的巧合。在希臘神話中，赫淮斯托斯與拉丁神話中的火神相對應，兩者與所有宗教中的鐵砧或熔爐之神密切相關。在基督教中，此力量由聖克萊門特所代表，是鐵匠的主保聖人，另一位與之共感的聖人則是聖雅各，即善行的使徒，深受修道士和修女等服務階層的喜愛。

完全發展的處女座有個最顯著的特質，是其非凡的辨別力。他們將一切事物都投入批判的熔爐中試煉，分離、篩選、分類，整理了材料和人員，一眼就能識別每個人或每件事的潛在價值，並能有條不紊地組織所托付的工作，使每個人與物都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此類人通常手腦並用，在需要準確性和條理性的事務中，表現突出。其頭腦清晰，勤儉持家，是出色的管理者，能夠在公共服務領域大放異彩，也有能力承擔繁重且責任重大的工作，例如一間大型企業或重要項目。如果要為任何公司、俱樂部或協會組建一支理想的管理團隊，最佳配置是：由獅子座擔任主席，巨蟹座和天蠍座擔任副主席，金牛座擔任財務，而處女座則擔任秘書。通常，秘書承擔了最繁重的工作，卻很少得到感謝。如果他未能盡職，整個組織很可能會分崩離析，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而他本人也常常忙於實際事務，無暇在意是否受感謝。其職責是嚴格按照他人制定和指導的章程，維持組織的日常運作；當完成了自己應盡的本分後，還會以身作則，把自己視為「不足為道的僕人」，並按照自己的規劃，將感

謝的掌聲留給主席。在此方面，處女座一如既往地明智。他並不適合發號施令，若試圖以個人身份下達命令或擺出權威架勢，往往會引起反感；但人們樂於與他合作，接受其服務，因為此類人能力出眾，極善於發現事情的最佳做法，雖然並不太關心「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命令」對他而言就足夠了，因為處女座和金牛座一樣，屬於土象或「服務型」星座。不過，上述說法並不意味著處女座注定只能默默工作，而得不到回報或認可。不懈的勤奮、務實的能力、清晰的眼光和敏銳的批判力，遲早會讓一個人脫穎而出；雖然通常比較晚——因為此型人起步時似乎總有些劣勢——但許多「火神之子」憑借處女座的特質，最終在生活中贏得榮譽。處女座人在評論、文學領域尤其容易取得成就，在藝術領域——尤其是繪畫——也表現突出。他們最適合「在熔爐邊工作」，也就是獨自在工作室、書房或作坊中埋頭苦幹；對下屬、助手和學徒缺乏耐心，對批評者則更是毫無容忍，除非對方的意見極具鑒別力且切實有益。出生於此星座的女性通常擅長針線活，在迫於生計、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反而能在這方面取得最大成就，善於利用最不可能使用的材料，展現出極高的判斷力和巧妙的裝飾手法。經濟寬裕時，她們通常穿著得體、講究品味——從不張揚或炫耀，甚至帶有清教徒式的樸素，但總是合身、注重健康、實用且衣物耐穿。若不必靠針線謀生，她們也常常出於興趣從事某種手工藝——如木雕、設計、刺繡、花邊等。而不事手工藝的處女座女性，往往帶有些男性化的氣質，極富理性，對自己和他人都很挑剔——這是一種不太愉快的心智狀態。即使在最樂觀的時候，此類型的人也偏於嚴肅，因為他們少有幻想，也缺乏天真活潑；但當「火神與卡麗斯結合」時，也就是當此影響與溫柔、富有愛心的星座特質融合時，其魅力無人能及。此時，其尖銳的話語變得極富機智，清澈的雙眼總能發現一切純潔、美好和值得稱道的事物。他們將發現的美德指出，也毫不吝嗇地表達稱讚。雖然天生的洞察力讓他們無法忽視人性的缺陷，但健康的心態會讓他們避免過度糾結於這些缺點，或沈溺於對不良事物的病態分析。

有些占星家宣稱這是一個自私的星座，起初筆者對此說法感到困惑，因為自私的人往往要求他人幫助和關心，與處女座人的性格完全不符。實際上，許多處女座人畢生都在為他人服務，辛勤勞作，往往報酬微薄，卻總能在幫助他人中，獲得比自利時更多的滿足感。他們毫無保留地奉獻時間、精力和才能，甚至有時超出了自身的承受範圍。然而，其慷慨也是有限度的，當他人的要求過分或不合理時，他們懂得拒絕，並且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此外，處女座人在感情上很少揮霍，不會濫用讚美，通常在花費上也非常謹慎，尤其是當收入本就有限時。或許，當靈魂需要透過勞動從而進化，便會被引導到能提供充足機會的環境中。這種熱衷於付出服務的性格，必然伴隨著抗拒接受幫助，以及恐懼年老時需要依賴他人，因此往往會精打細算，過著簡樸節儉的生活。但若擁有充足的財富、無需為未來擔憂時，花錢也會理性得當，通常能物有所值。

處女座的內心，如同火神的鋼鐵一般，是真正的優質金屬，不易被融化；但一旦陷入愛情的熔爐，便會燃燒出純淨的白色熱情，久久難以冷卻。其戀愛次數很少，而且往往不太順利；每當如此，便會以埋頭苦幹作為唯一的解藥，並傾向於疏遠他人。這個星座在子嗣方面並不有利：也就是說，女性要在經歷極大痛苦和困難後才可能成為母親，甚至很多人終身無子；而男性中也有不少人不育。無論男女，對孩子的渴望都不強烈，但一旦為人父母，卻會非常細心、盡責。高度發展的處女座能夠坦然接受獨身生活，並樂於行善積德，對後代並不執著，只要能服務於當下的時代和社會便已滿足。他們天生有貞潔的本能，對於涉及性問題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內容病態或不健康的，更是本能地感到厭惡。或許有些研究者會

對此說法嗤之以鼻，因為不少處女座特徵明顯的人，在純潔方面絕非典範。對於這些例外，當然需要詳細分析個人的星盤，特別注意金星的位置。如果金星落在易受影響或多變的星座上，處女座的影響就會被部分抵消；同時還要考慮成長環境。例如查理二世，其金星落在金牛座——最為多情的星座——而且該時代風氣低下，從當時生活和文學可見一斑，這些都使他更容易受金星的影響，而非火神的嚴峻召喚。這位「快樂君王」若曾真正體驗過處女座白熱真摯愛情，或許其宮廷歷史會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子嗣很少，婚姻也未能留下後代，而且他還是當時最機智風趣的人。

金牛座替主的殿堂奠定了堅實基礎，確保其牆體牢固。天秤座賦予其比例及優雅之美，拱門與拱門、曲線與曲線之間相互平衡，塔尖漸細，圓頂高聳。處女座則負責檢驗和測試建材，提供巧手工匠——無論是銅、銀、金的工藝師，還是織錦與祭服的裁縫、雕刻木石的技藝——他們完善細節，探索最佳實踐方法，從而實現建築師的設計。處女座較卑微的成員，則負責清潔和淨化建築，掃地、擦洗、除塵、拋光、修補和更換，以不懈的勤勞和無盡的精力完成這些工作。聖水正是其象徵；洗禮是七聖事中最初級、最基礎的一項，但對他們而言，是唯一重要的儀式。侍奉主是其宗教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帶著清潔的雙手和純淨的心靈、健全的頭腦和健康的身體來侍奉主，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切真正必要的條件。在一般處女座眼中，繁複的儀式不過是浪費時間；神學辯論則是無意義的重覆詞句，令人厭倦。處女座支持宣講聖言，因為這能激發活力、促進善行；但講道必須簡短有力，很少使其熱情高漲。他從不追求讚美或感謝，因此也不會想到要向造物主表達這些——在他心中，造物主超越一切，對讚美或感謝無動於衷（雖然事實未必如此）。禱告的內容僅止於祈求工作受祝福、為未來的勞動祈求力量；對於其他宗教儀式，他總是習慣性地提出典型問題：「這有什麼用？」當有人談論神秘主義者的狂喜、聖徒的出神、先知的靈感時，他只是聳聳肩。若有人談論「移山的信心」，他會搖頭，說道：「讓我看看你無做為的信仰在何處；我卻要憑行動，向你顯明我的信仰。」因為對他而言，「在神我們的父面前，真正純潔的宗教是：探望在患難中的孤兒和寡婦，並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玷污。」克萊德河畔有位成功造船商，有人問其信仰，他答道：「我的信仰就是造好船。」這可能是名處女座；雖然此回答會讓許多人感到震驚，但其中自有其令人敬佩之處。「造好船」也就是忠實履行契約，即便可能蒙受虧損；提供誠實的工藝、堅實的木材和真正的鋼鐵；在商業生活中絕不容忍虛假、偽裝和偽善。若更多的商人能以此為榜樣，真正的宗教事業只會因此受益而非受損。

占星學傳統將處女座與古代聖隱士聯繫在一起，雖然這種說法似乎與前文所述相矛盾，但這兩種宗教形式其實並非不可調和。當充滿活動的人生步入晚年後，伴隨的是隱居生活。這類聖人在隱退之前，已經在世俗中盡完責任，且曾因情感而飽受磨難。這種純潔而寧靜的生活，很吸引年長的處女座，他們自己也承認。在巖洞棲身，以清澈的溪流沐浴，簡單的堅果和水果為食，再加上母鹿的奶——純潔的象徵——作為唯一的奢侈。這樣的苦行生活在北方氣候下難以實行；但在遙遠的森林、沙漠和洞穴中，許多處女座依然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度過晚年，勞作之後得以安息，並在此過程中領悟出無數人生道理。

出生在此星座下的文人，擅長掌握細節，極其勤奮且多產，能夠將自己的才華靈活運用，適應時代的需求和必要，通常能找到自己的市場。狄更斯就是此類型的典型代表。他曾告訴一位美國詢問者，其出生時間是早上7點50分，因此其上升星座應為處女座。他從不怠

惰，甚至因過勞而去世，並且以極快的速度連續出版了大量小說，對讀者而言，作品中對於配角的細緻描寫，遠比主角或主線情節更為重要。他筆下的人物畫廊鮮明生動且非凡。僅在《荒涼山莊》一書中，就有八十多個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都有血有肉、能以自身性格和經歷吸引讀者。儘管其一生的工作是寫通俗小說，並用處女座的機智巧妙地娛樂大眾，但他真正的目標和理想卻是實用主義。他最大的抱負是改善窮人的物質生活狀況，並讓當代男女關注工人住房、監獄改革和濟貧法等社會問題。儘管他為人極其善良、性格迷人，但其思維方式始終極為批判，筆下的人物形象也遠非恭維。事實上，當他試圖理想化人物（比如「小內爾」這樣的角色）時，反而無法塑造出令人信服的形象；而他最可愛的角色，往往充滿弱點，極具人性。對於占星學研究者來說，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他未能在婚姻中獲得幸福，以及他對批評的強烈反感。

普通的處女座並不擅長掌握細節，反而常被細節所左右。若涉足文學，在評論他人作品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而非需要創造力的領域。其文風雖然簡潔明了，卻略顯正式，更適合撰寫商業通知。他擅長編制索引或目錄，編寫詞典，或參與百科全書的編輯。繁重的工作從不讓他退縮，若能以簡潔準確的語言表達自己，是一種真正的喜悅；但除了評論之外，其文筆很少流暢自如，書信通常也是極其枯燥。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而且經常被引用：批評家是失敗者。其實，若更寬容、更真實地說，評論家只是尚未足夠成熟而無法取得成功；在這些評論家中，最挑剔、最難以取悅、最令人惱火的，就是尚未發展成熟的處女座類型。成熟的處女座能以清晰的眼光和敏銳的辨別力，對待所托付的工作，一眼就能看出實際可能性和有用的機會。而未成熟的處女座，只會看到不可能和缺陷；且喜歡在別人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制定的計劃中，挑取毛病。成熟的處女座從不索要讚揚；未成熟的處女座則從不肯給予讚揚。前者能克服逆境，甚至讓自己的劣勢轉化為成功的助力；後者則對一切限制心生不滿，怨恨自己的局限，並總是把失敗歸咎於環境。他們渴望有所成就，卻又無力實現，往往因此變得急躁、神經質、脾氣暴躁，有時甚至長期心懷不滿。若健康不佳或行動受限，則變得憤憤不平，有時甚至不顧醫生勸告，拼命工作到筋疲力盡，對朋友善意的勸告也是冷言冷語、怒氣沖沖。即便是未成熟階段，他們也極少懶惰；若經明智的引導和管理，會成為極好的下屬，對主人的利益忠誠、對命令嚴格服從；但這些命令必須清晰明確，如果其中某一條被突然、意外地推翻，處女座的情緒就會徹底失控，暫時變成一個極其難以相處的人。他們的視野只局限於自己的職責範圍，由於只專注於眼前的細節，反而忽略了整體大局，因此無法適應自己認知之外的變化。他們的觀點不僅狹隘，甚至到了微觀的地步，幾乎逢事都能小題大做、無中生有。他們在評論一件藝術傑作時，沈默得讓藝術愛好者都感到心寒，最後還會無情地指出畫面最陰暗角落裡的一點小瑕疵，或畫框結構上的一絲微小缺陷。事實上，在最糟糕的情況，他們會壓抑和打擊周圍的人，扼殺進取心、熱情和希望，毫不留情地扼殺年輕人的激情。若你發現自己有這種思維和言語習慣，應努力培養欣賞他人的能力，強迫自己以善意和同理心融入家庭和社交生活；否則，最終只會變成機械般的人，日復一日地陷於枯燥的勞作之中，讓愛與友情從身邊溜走，擦肩而過，直到發現時為時已晚，自己已經成了孤僻的老單身漢或老處女，與年輕一代毫無聯繫。如果及時結婚，或許還能有所補救，但令人驚訝的是，這類人——無論男女——即使在婚姻中，也能表現出「老處女」的性格；而且如果不加以警惕，其婚姻總是存在破裂的風險。男性處女座會讓事業占據全部生活，以至於表達愛意的外在舉動逐漸消失；其妻子因而認定他冷漠無情，便會在家庭之外尋找同情和陪伴，如果她本身虛榮或軟弱，就很容易接受

他人的追求和關心。女性處女座則把家務瑣事當作偶像——地毯、窗簾、瓷器、家具和各種家居用品——如此沈迷於家居布置和打掃衛生，以至於幾乎無法放下針線或抹布，給疲憊歸家的丈夫一個溫暖的歡迎。因此，她們也為「情敵」鋪平了道路，尤其是在那些熱鬧友善的俱樂部和酒吧。

在外貌上，處女座類型通常體型較為瘦削，整體強健且肌肉發達，能夠長時間持續工作，耐力極佳。頭髮多為深棕色或黑色，眼睛非常清澈，常見榛色或灰色；但如同往常一樣，顏色會因種族和氣候而異。嘴巴較小，鼻子偏長，表情總是顯得聰明，有時甚至帶有敏銳的批判性。處女座類型在最佳狀態下極為俊美，但往往帶有一種「無可挑剔卻冰冷刻板」的氣質。此美感在於五官的勻稱和體態的優雅，但缺乏柔和的靈動，除非星盤中有突出的天秤、金星、雙魚，富有柔和且愛心的元素，才會展現出極大的個人魅力、機智應答和閃耀的幽默感。即使此類型最溫和的人，對周圍人的缺點和不足總保持著批判性的敏銳，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放過。雖然法國及其人民通常受獅子座主宰，但據說巴黎這座城市特別受處女座影響。巴黎確實是一座注重細節的城市，是百科全書編纂者的故鄉，也是最講究條理的組織中心。法國政府甚至精確規定了孩子們上課的時間，以至於法國東部的小學生必須按照巴黎時間上課，冬夏都要比西部的同齡人早起一個小時。巴黎人通常外貌俊美，穿著得體且合宜，少有幻想，也沒有什麼堅定的信仰；多疑、務實，是出色的工匠，而且常常極具機智和幽默感。巴黎的生活中更為體現的是獅子座的包容，而非處女座的純潔；但人們常說，巴黎聲譽的爭議多由外來人口造成，而非本地出生的巴黎人，他們通常勤勞、節儉且自律。漫畫中的易怒單身叔叔就是對此類型的誇張諷刺，另一個典型形象是漫畫家筆下的「棱角分明的老處女」，言辭尖刻，不喜歡孩子，卻偏愛貓——而貓據說正是由處女座主宰的動物。

有一個有趣的事實，尚未有其他占星家注意到。我所收集的熟人星盤中，所有跛足的人都以某種方式受到了處女座影響——這似乎進一步暗示了這與希臘火神之間的聯繫。若能在專門收治殘疾人的醫院收集相關統計數據，調查此規律，將會很有啟發意義；而調查結果或許能解決占星時辰的一些爭議，比如拜倫和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是否是在處女座上升時出生。研究者還需注意，當祝融星位於或接近上升點時，可能會產生同等於處女座增強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生活中明顯帶有強烈處女座特質，但星盤中卻找不到合理解釋，那麼有可能是上升祝融星造成。

處女座是極其健康的星座，比其他星座都更能持續不斷地辛勤工作。事實上，健康的主要隱患在於過度勞累和過於專注於實際事務，導致一種懷疑和缺乏同情心的心態——生活變得干澀、貧乏，在發揮能力時，無自發性與喜悅。處女座很少患有嚴重疾病，但偶爾會出現功能性失調，或飲食上的問題，因為某些食物其他人吃了沒事，對處女座卻可能有毒。許多處女座對某些水果和蔬菜製品（如番茄、大黃或西梅）反應強烈，不能食用重口味和許多調味品的菜肴——如腌菜、酸辣醬、咖喱等，這些食物會引發皮膚過敏或其他身體不適。因此，處女座往往對食物非常講究和挑剔，尤其注重食物的純淨，以及烹飪和上菜方式。有些處女座（根據收集到的星盤資料）曾患有內臟膿腫和潰瘍，這類疾病難以治愈，而且通常伴有脊柱的虛弱或彎曲，需通過細緻的康復體操來矯正脊柱。如前所述，相當比例的處女座有跛行的情況，這種跛行往往源於幼年時期的意外。

我所認識的處女座收納非常整潔有序，常常能憑直覺幫助丟三落四的人找到失物，無論是活的小貓還是丟失的珠寶。他們似乎天生就有「探礦術」的天賦，能夠找到金屬礦脈，這種能力很可能與處女座有關。

天秤座

天秤

政治家或管理者的星座

基本風象星座

基調——美

關鍵詞——和諧

主宰星——金星

神秘寶石——鑽石、蛋白石

顏色——靛藍

金屬——銅

身體特徵——均衡

心智特徵——平衡

「女人的命運與男人息息相關；一同升起或沈淪，
無論是渺小還是偉岸，是受縛還是自由：
因為兩人一同從遺忘之河攀登，
踏上自然光輝的階梯，
也共同度過晝夜，攜手邁向同一個目標。
……而不再孤行！
女人並非未發展的男人，
而是與男人不同：若她變得相同，
甜美的愛將被扼殺。最珍貴的紐帶，
不是相同，而是異中有同。
在漫長歲月里，他們終將愈發相似：
男人多一些女性氣質，女人多一些男性之氣；
他增添柔美與道德的高尚，
卻不失拚搏世界的強健筋力；
她拓展心智的廣度，卻不忘育子的關懷，
在更寬廣的心智中仍保留那份童心；
直到最後，她與男人並肩而立，
恰如完美的樂音配上高貴的詞句。
自我尊重，亦彼此相敬，
卻又因相愛而愈加相似。」

——丁尼生

第七章：天秤型類型

在希臘神話中，阿佛洛狄忒對應拉丁神話的維納斯，是熱愛歡笑的愛與美之女神。古代詩人說她誕生於海洋的泡沫之中；而從神祕的角度來看，大海象徵著情感、心靈感應或星光層面。海洋廣闊無垠，屬於涅普頓的領域，蘊藏著無數可能性；但此處我們只關注海上的泡沫——當風拂過，泡沫便在波浪的頂端閃耀。泡沫是被困於水中的空氣，象徵著兩種強大元素的結合、相互作用與交流，不斷變化的形式之美，能適應持續變化的環境。簡而言之，這正是「永恒女性」，神性中的女性元素，引領我們不斷向上、追求完美。熾熱的瑪爾斯，代表本質上的男性力量，在物質層面上表現為行動；而維納斯則代表反應。她讓鐘擺回擺至起點，象徵著萬物顯現中的回應之力。她完成了神殿的拱頂，使線條與線條、曲線與曲線達到平衡；正如一位古代作家所說，她是「宇宙間一切和諧與類比的根源，是形式與物質結合的起因。」

一個男人或女人之所以尋求伴侶，通常是出於孤獨和不完整的感覺，或是某種多餘或缺失的體驗，渴望通過給予、接受或交流愛意來調整人生。因此，所有與兩性吸引相關的事物，都受維納斯的影響。當古希臘和羅馬的信仰瓦解時，此女神的信徒忘記其高尚的一面，以她的名義違背了愛的神聖法則；但神廟早期的儀式其實既純潔又美麗。溫柔的鴿子是其象徵，春夏的花朵是其祭品，祭壇上從未有過被宰動物的鮮血。芬芳的香和歡樂的歌聲升騰於空中，青年男女懷著人生中最溫柔、最神聖情感的來到此觸，為新獲得的幸福祈求賜福。維納斯的典型音樂是柔和的婚禮鐘聲；最適合的儀式是神聖的婚禮，將兩顆心、兩個人的生命結合在一起，享受這世間所能給予最美好的禮物。普賽克是眾神中最美麗、最晚誕生者，據說在美貌上可與維納斯媲美，並嫁予維納斯之子。之所以產生此奇女神話，可能源自維納斯崇拜的衰落與墮落，因此有必要重申此女神的更高層面。世界各地都可見此影響力的代表，形式各異，屬性不同，但可從極致的女性特質辨認出來。然而，現代基督教對此神聖生命的表達，缺乏正確理解和敬意。或許，西方對戰神瑪爾斯的崇拜（即各種具體化的能量），使我們過於低估天秤座，而此星座正好與白羊座在黃道帶上相對。我們太渴望立竿見影的結果，渴望可見的成效；即使在女性身上，也希望看到那種積極、有力、陽剛的特質。但歸根結底，成為專家看似是進步，其實只是變得片面，總有一天必須停下來尋求平衡，否則就會淪為偏執狂。我們過於推崇局限於單一路徑、只追求「走得遠」的有限人生；太多靈魂被人為的約束和限制所束縛。神聖與世俗之間被劃分的涇渭分明，這是荒謬、不合邏輯且極具危害性的；若我們有心去理解，一切事物內在本質上都是神聖的。基督的教導並非只使某一人純潔、使另一人具智慧、再使另一人充滿愛心；而是讓所有人都成為「一切—完美」，如同天父是完美的一樣；而完美的象徵是婚神的金色圓環，不是禁欲者的鞭子。在新教社會中，婚姻已不再被視為聖禮；在天主教中，儘管婚姻名義上仍是聖禮，但其中一條教義實際上將其否定，認為獨身狀態更能取悅上帝。因此，天主教中特別獻身於神的人，放棄了上帝創造兩性所賜予最奇妙、最鼓舞人心的愛之禮物，選擇終身不婚。教會內外，此主題存在許多錯誤的教義。婚姻是純樸自然的約束，能夠防止男性自私、女性歇斯底里，卻被說成是束縛強者、限制弱者；人為的生活條件或紀律，例如獨身等，只是為了某單方面發展而設計，卻被強加給不適合的人，甚至造成危害。占星學對此給出了最清晰、最有益的結論：十二星座中，只有處女座和雙魚座適合獨身，且即便如此，也只在靈性進化極高的情況下才適合。普通的處女座如果不結婚，容易變得乖戾；雙魚座則會過於情緒化，除非前者足夠無私，能將全部精力奉獻於人類服務，後者要足夠成熟，能以更高層面的神秘結合取代塵世幸福。當

然，這兩種情況下，獨身必須是真實如此，而非虛偽的謊言。至於其他十個星座的人，可以明確地用《聖經》中的話說：「獨居對他們不好。」這也包含了最適合擔任神父的三大星座：摩羯、獅子和射手。值得注意且令人遺憾的是，在基督教取代義大利早期宗教後，普遍認為抹大拉的瑪利亞取代了維納斯的位置，負責撫慰和保護弱者，而她賜予信徒的主要禮物，就是懺悔之恩。

要理解天秤型的人類特質，首先必須理解兩性之間的本質差異。最近，自然歷史學家明確地定義此種差異。男人的力量在於專注力、投入的強度以及能持續努力。工作常常是以一陣陣的冲刺完成的，之後會有完全放鬆的時期，在這期間，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願意動用任何能力。他可以心滿意足地癱坐在扶手椅上，抽著香煙；當休息得足夠了（不會更久），會再次起身，以同樣不屈不撓的精神投入工作。這就是正常、健康、正值壯年的普通男人，大約三十到四十歲；若事業有成，通常是個專才。而同齡的女性，若順應天性，選擇作為妻子和母親，不會讓自己專注於某一件事。儘管有個愛好能全心投入、專注其中，也必須放棄，或至少要等到孩子們長大能自理之後；但那時往往已太晚，難有所成就。她能做飯，但不會是長時間看管和高超技藝的烹飪，因為隨時可能被孩子叫走。她可以縫紉，但只能在零碎時間裡斷斷續續地做，技巧永遠比不上只專注於此的街角裁縫。可能還要記賬，但準確性很難與銀行職員相比。必須整天保持警覺、機敏、足智多謀，隨時準備應對各種突發狀況；要迅速靈活地從一件事轉到另一件事，回應家中幾個性格氣質各異、成長階段不同的孩子們，不斷提出的需求。必須極有分寸和耐心，保持冷靜，從不表現出疲憊、急躁或惱怒；還要在丈夫勞累一天回家時，以明朗的微笑和溫柔的話語迎接，讓他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等孩子們上床後，還要成為丈夫體貼、善解人意的伴侶；而當她自己上床休息時，還得小心不要睡得太沈，否則夜裡孩子哭鬧時就聽不到了。這樣的生活，換作男人，半年就會被壓垮或逼瘋；但這個「較弱的器皿」卻能毫無間斷地堅持十二年、十五年，依然生存下來，保持理智。而最能幫助她完成這些的力量，正是與天秤座和金星相關的力量。女性若生於這兩者溫柔影響下是幸福的！她們既愛人又被愛，是家庭平和、幸福與安寧的中心。她們能用所謂「生活中的小事」來充實自己的每一天，無數微小的自我犧牲，無人察覺，而且能愉快地、毫無怨言地做到這一切。

上文明確定義了兩性差異，但我們也不應被誤導。大致來說，當靈魂以男性身份轉世時，其使命是從事專門且集中的工作；而若以女性身份出生，任務則是全面發展。對於相信輪迴的人來說，這些經歷會在每個人身上規律地交替出現，因而對此安排自然無怨可言。但上述只是粗略的說法，還需要借助占星學的鑰匙，將男性和女性進一步細分為陽性和陰性類型，以解釋例外情況，歷如一些男性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男性。也有一些極具女性特質的女性，擁有足夠的力量和專注力，能夠在社會上勝任男性的工作，並且做得非常出色——當然，這類人通常是白羊座和天蠍座等專才星座；而有些極具男性特質的男性，則擁有非凡的全面能力，能夠勝任普通專才型工作者無法勝任的職位，這是受到金星和天秤座的影響。天秤座如同獅子座般多才多藝，在選擇職業時，有時也會如獅子座般感到困難，經常誤入歧途後再改變方向；但他們不像獅子座傾向於將職責委托給他人，就算對方非常能幹也不會。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追求完美，且極為細緻耐心，尤其注重細節，因此很少需要重工；雖然可能缺乏耀眼的才華，但其做事方式很少浮誇、炫耀或草率。他們頗受男女歡迎，通常也是升遷的可靠人選；其溫和的舉止、圓融的手腕、禮貌以及對他人優點的真誠欣賞，幾乎沒有豎立任何敵人。在金錢方面極為正直，在政府各個部門都能表現出色，尤其是在需要機智、

社交魅力或全面能力的領域；不過，他們很少會被吸引至醫療行業，因為看到痛苦和虛弱會讓他們非常難受。有些人在律師行業建立了極好的聲譽，但選擇此領域的人，最好不要以為只憑某次精彩辯論、或偵探方面的成就，就能一舉成名；必須經歷前期艱苦的努力，除非有貴人相助——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否則只能等待幸運女神的眷顧。一旦時機到來，幸運女神便不再拋棄他們，其公正的頭腦能在最高職位上得到理想發輝——比如成為法官，甚至可能坐上大法官的寶座。此型人的內在力量，在於本性中貫穿著一種理智、健康、均衡的元素，無論在道德、心智還是生理層面都是如此。他們憎惡不公和不正、以及生活中一切失衡和醜陋的事物，也不喜歡誇張和一切病態、壓抑、歇斯底里或緊張的情感，總是堅決地回避這些情緒，不願沈溺其中。他們健康、正常、自然的表達方式是音樂，尤其是聲樂，對他們而言是種休憩和慰藉——在疲憊時是放鬆，在生病或悲傷時是療愈，也是他們願意親自獻給神明的祭品。

天秤座宗教生活的基調是「和諧」。在其信仰中，絕不能有刺耳的音符或不和諧的元素。神學家的爭吵、教派之間的瑣碎迫害、宗教活動中常見的爭執、嫉妒與狹隘，都讓天秤型的人感到厭惡而遠離宗教；若無法在信仰中找到美與和諧，他們寧願追求生活的美好，而把宗教儀式和禮節拋諸腦後。他們傾向於活在當下，「逝者如斯夫」，很少自省、自我分析，也不太會為進步緩慢或未來命運而憂慮。緬甸的宗教生活展現了許多天秤座的特質，據說此國家特別受天秤座影響，其中之一就是沒有繁瑣的宗教儀式。緬甸沒有專門為神服務、與世俗區分的神職人員。任何人都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僧侶，過著簡樸、獨身和自律的生活，學習經文、教導他人、祈禱，並專注於冥想；但這只是個人修行和成長的一部分。等到修行期結束後，通常會回歸世俗生活，結婚生子。緬甸人對臨終者的態度也是典型天秤座特質。當一個人即將離世時，沒人會提醒他過去的過錯、失敗或錯誤，也不會勸他反思、懺悔。大家認為其奮鬥已經結束，即將迎來新生和新的開始；此時最重要的是讓他心情愉快，讓他意識到自己這輩子取得了多少進步，有多少值得感恩之處。因此，常常會有一位最親切的老友來到床前，喚起他善行的回憶。事實上，這種溫和安慰的做法在教會中也很常見，不少愛好和平的天秤座牧師也會這麼做。英國聖公會尤其吸引天秤座成為神職，可能是因為它提供了優雅、寧靜的生活方式，以及培養各種高雅興趣（包括音樂）。英國鄉村牧師的生活既隱居又社交，有充足的時間學習，環境安寧，可以結婚，並能進入當地最上層的社交圈。主要職責是以優美的聲調，吟誦莊重的禮拜儀式，並決定儀式中美感的比例，從而既安全又得體。找天秤座勝任此崗位，一定能讓人滿意。其口才溫和有說服力，講道經過深思熟慮，結構完整，有時可能流於陳詞濫調或溫和的學究氣，但絕不會有令人震驚的怪癖或擾亂人心的獨創性。時機成熟時，他會獲得晉升，甚至成為主教，在這個職位上非常受歡迎，成為職業中真正的瑰寶。簡而言之，天秤座會符合英國人對教區牧師的所有期望和要求；因為英國人不喜歡傲慢的典型神父，也不信任不修邊幅的先知型人物。天秤座是個「安全」的人，既無傲慢，也無怪癖。若有占星師懷疑天秤座的影響力，只需在周六早晨翻閱倫敦報紙的教會廣告欄，便會注意到他們極為重視音樂的選擇和演奏。也許，正因為這種健康、和諧的影響，在英國民族中占據重要的位置，才有助於平衡民族性中瑪爾斯崇拜（即專注的能量）所帶來的狂熱與誇張。此傾向在英國人所有喜愛的活動中都很突出，尤其是被稱為「英格蘭真正的宗教儀式」——板球比賽的莊嚴慶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探討天秤座的文風其實不容易；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什麼突出點，更重要的是，很少有天秤座在文學或其他領域能專精，無法躋身一流。女性在文學領域中，唯一無可爭議地勝

過男性的，是日常寫給親友的書信，我們可以從此處理解天秤座文風的優點。天秤座非常擅長記錄當下的瑣事，能夠把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寫得生動有趣、引人關注。其文風輕鬆隨意，親切自然，沒有粗糙、怪異或晦澀之處，結構簡單，易於閱讀——有時也容易被遺忘，因為往往略顯平淡。每當發現某位男士的書信寫得和女性一樣出色（如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和查爾斯·蘭姆），就有理由相信其星盤中帶有金星的影響。許多帶有閒聊性質的回憶錄，也流露出這種特質。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瑪麗·安德森就出生在天秤座，其短篇回憶錄展現了天秤座天然的女性魅力。從傳記角度來看，這本書也很有啟發性，揭示其工作方法和理想，流露出許多典型的天秤座傾向。她退出舞台的理由，是因為害怕性格變得偏頗，這一點很有意思，與著名歌唱家珍妮·林德的理由類似。珍妮·林德的嗓音美妙、性格溫和、且天性均衡，都讓人聯想到天秤座。若要繼續猜測的話，簡·奧斯汀或許也屬這「天秤座姐妹團」。

對典型的天秤座來說，戀愛自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即使到了晚年，此主題依然不會失去吸引力。性格成熟的天秤座通常會較早選擇伴侶，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快結婚，並且成為一位出色的丈夫——溫柔、體貼、容易相處。唯一的風險在於過早訂婚，因為戀愛對他而言非常容易，通常也能修成正果。因此，他可能會被第一個對他微笑的漂亮女孩所吸引，匆忙求婚，事後卻後悔自己的草率；但天生的高雅和挑剔的品味，往往能讓他避免與層次較低的人交往；平衡的心智、不喜歡情感上的激烈波動，使之遠離衝動和不光彩的糾葛。天秤座女性面臨同樣的風險，同時也受到同樣的保護。她通常非常受異性歡迎，有著溫柔、不苛刻的態度，常常坦率的欣賞男子氣概。她討厭傷害別人的感情，因此幾乎無法果斷地說「不」，有時需要別人提醒，過度猶豫只會讓對方更痛苦，是種錯誤的善意。她是傳統意義上的理想妻子，生活的重心圍繞著丈夫，有時甚至把丈夫視為偶像，使得孩子們只能屈居次位。此星座雖然極具夫妻情感，卻並不特別有母性。我認識兩位高素質的天秤座新娘，在婚禮當天，都拒絕佩戴象徵多子的橙花，並坦率承認覺得孩子很麻煩。等到孩子真正降生時，母性本能會自然流露，孩子們受到歡迎和悉心照料；但這兩位母親都認為照顧孩子非常辛苦，且明顯是丈夫在照顧。有個生理現象與此性格特點密切相關：許多天秤座母親無法親自哺乳孩子；而金牛座女性則更具母性，在這方面少有困難。有必要強調這一點，因為許多現代小說家（尤其是法國作家），在處理此主題時常常有些糊塗。他們試圖美化「維納斯」式的生活，某方面是為了反抗教會嚴格的教義。但最後不僅未能成功，在把這種生活方式附加到母性本能後，反而價值被貶低，最終陷入了感傷主義，用母性渴望和大自然對人類關愛之類的空話，為墮落、不道德、和不符合女性氣質的行為開脫。促使女性尋找伴侶的衝動，本是一種美好的本能，能使人放下所有的驕傲和自給自足的想法，渴望那些只能在異性身上找到的特質。這根植於真正的謙卑，無需任何借口或辯解。若教導年輕人要對此感到羞恥，就是在傷害他們。更重要的是，要教導這是一種神聖的衝動，需要被珍視和守護，絕不能自私、無恥或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去追隨，否則會造成更深的傷害。因為這既神聖又強大，而強大若無認知就會帶來危險。占星家若要澄清此主題，要記住巨蟹座是母性星座。巨蟹座對於照顧和教育小孩的渴望，表現得比任何星座都強烈；然而，他們對異性的態度卻常常因害羞和內向而拒人千里。婚後會把孩子放在首位，而配偶僅被視為孩子的父親或母親，與天秤座相反。

在占星命盤中，若金星處在不利位置，此人多方面的興趣反而成為事業上的障礙，而非助力。未成熟的天秤座人往往因此受苦，以至於其父母和監護人會對其起步感到絕望。此型人偏愛全面發展，容易變成淺嘗輒止，總是不斷嘗試新事物，卻很快放棄，轉而追求別的

東西。追求完美也帶來弊端，在工作中猶豫不決、瑣碎拖沓，浪費時間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如果被要求下決心或加快進度，往往會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有時，在需要果斷和積極行動的時候，他們卻會推諉、拖延、閃爍其詞，讓人十分惱火。過度發展的圓滑和外交手腕，很容易變成虛偽和道德上懦弱。若觀察處於此發展階段的「阿佛洛狄忒子女」時，常常會想到泡沫其實就是白沫，在表面輕輕鋪開，從未深入到最深處。

這種輕率的傾向自然而然地貫穿生活，尤其在感情領域尤為明顯。人類天生就有尋找伴侶的衝動，在這些人身上很早就開始顯現，並傾向於把遇到的每個異性都視為潛在的理想對象。他們從不會為任何人傷透心，因為其記性很短暫；但經常會有小小的挫折和傷害，比較糟的是浪費大量精力。男性的溫柔往往在女性面前變得軟弱無力，如果長時間未婚或離家在外，很可能會淪落到被有主導欲、精力充沛且不擇手段的女人「收服」，甘願做她的「家貓」。對於此星座的女性來說，危險自然更大。雖然欣賞他人優點和美好能力是一種天賦，但缺乏批判能力常常成為致命弱點。她們容易取悅別人，也容易被別人取悅；天生有吸引力，外貌姣好，渴望生活中一切美好、可愛的事物，厭惡醜陋、庸俗和卑劣；性格溫柔、順從、脾氣好，幾乎無法拒絕別人；習慣於活在當下，只為現在而活，對過去的羈絆漠不關心，對未來的可能性更是無動於衷——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特質確實是危險的。對於這類女孩的父母和監護人來說，再謹慎都不為過。她們的天真無邪反而成了最大的敵人，因為長輩們捨不得用警告去傷害她們。於是，最美好的天賦反而成為了最致命的危險之源；追求精緻和渴望提升的本能，往往成為墮落的原因。這並非感官性或惡意的星座，但邁出第一步卻異常容易，一旦踏錯，往往會被拖著、推著、踢著走向墮落的深淵，最後唯一的解脫方式只剩下自殺。在社會中的原則和實踐中，必存在一些腐敗，假裝這些現象不存在是沒有用的。也許，只有當我們作為一個民族，開始認真思考基督教真正的意義，才有可能找到某種解決之道，而不是將人視為孤立的個體。我們應該全心全意地追隨主，他曾經對悲傷的抹大拉說過：「她的罪雖多，卻都得赦免，因為她愛得多。」這女人曾墮落得如此之低，卻能在遇見完美時，迅速識別並敬仰！

一位古老的作家如此描述金星守護下出生的人：「下巴有可愛的酒窩，嘴唇嬌嫩如櫻桃，嘴角帶笑，容貌十分迷人。」天秤座頭髮通常濃密、順滑且有光澤，眼睛明亮，整個人散發出友善的氣息，給人以端莊、滿足、勻稱的印象。身材往往較為矮小，尤其是女性；皮膚健康，氣色良好。看起來營養充足，身形偏圓潤，常有酒窩、曲線和輪廓柔和，不會過於肥胖。嗓音甜美，笑聲清脆悅耳。雖然通常不以機智著稱（除非星盤中有突出的處女座或祝融星），但卻非常欣賞他人的幽默。事實上，他們如此有魅力，以至於很難找到此類型的誇張描述，也許「淑女般的牧師」或「舞台上的主教」可以作為此形象代表。布朗寧的詩歌《美麗的女人》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天秤座的弱點；而莎士比亞筆下的克瑞西達——如此甜美、可愛、善於回應，卻又無法持久地忠於愛情——則更深刻、更辛辣地展現了此類型，是其理智和記憶尚未覺醒之前的情況。同位大師之手也描繪了苔絲狄蒙娜的形象，說明發展良好的天秤座女性，是可以多麼溫柔專一、心地純潔；但她對男性的優雅態度、和對不幸者的溫柔同情，卻受丈夫嫉妒而扭曲誤解，最終釀成悲劇。

天秤座天生具有健康和理智的本能，通常能夠保持內心的平衡，避免出現任何嚴重的崩潰。但若環境迫使他們過度專注於某一領域，或者情感過於激烈，尤其是在正義感和公平感受到傷害時，其身心健康就會受到影響。最常見的壓力反應通常與腎臟和膀胱有關，這些

器官對壓力異常敏感。當天秤座的人感到狀態不佳時，最好的療法就是休息和隱退，謹慎飲食，並培養欣賞音樂、詩歌或藝術，發現中最美好、最優秀的部分，特別是音樂。

「那麼，迎接每一次挫敗——
使平坦的大地變得崎嶇；
每一次刺痛，都催促我們不得停留、必須前行！
讓我們的歡樂有三分是痛苦吧！
奮進，把艱辛視作微不足道；
求學，莫將苦痛計入代價；
勇敢，從不抱怨那陣劇痛！」
——布朗寧

天蠍座

蠍子

統治者或監察者之星座

固定的水象星座

基調——正義

關鍵詞——力量

主宰星——冥王星（或火星的負極面？）

神秘寶石——黃玉、孔雀石

顏色——鋼鐵色

身體特徵——燃燒

心智特徵——決心

業力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12:19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順著靈撒種的，必從靈收永生。」——《加拉太書》6:7–8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啟示錄》13:9

「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7:2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加拉太書》6:5

「那得勝、又至終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賜給他治理列國的權柄；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如陶罐被打得粉碎……我也要把晨星賜給他。」——《啟示錄》2:26

第八章：天蠍座類型

占星學傳統將主宰此星座的力量描述為「瑪爾斯的負面」，意味著不能簡單地與戰爭之神聯繫在一起。而當此神以更嚴峻的一面出現——作為毀滅者與再生者時，才更接近天蠍座真正的精神。或許在我們的太陽系中，某顆尚未發現的行星代表了神的這一面向。若真是如此，我們不知道其位置，必然導致占星學上的誤判；其振動以及在物質層面上的明顯影響，必然對我們產生巨大作用。若仔細分析與此力量相關的類型，會想起神祇故事中的前一代，一位比瑪爾斯更莊嚴、更嚴厲的神祇——冥王普魯托，他是涅普頓和朱庇特的兄弟。在古代神話中，他被描繪為公正且不受腐化的法官，施以懲戒來強化和淨化，並給予每個靈魂應得的悲傷和苦難；也依據其運作的領域而被稱為地獄之神，在基督教中對應形象常被認為是魔鬼，尤其是在《約伯記》中被稱為「撒旦」的那股力量；他曾與其他「神之子們」一同來到神的寶座前，報告自己的工作，職責就是在世間來回行走，通過降下災難、苦難和損失來考驗世人。這種毀滅性的力量可見於所有宗教中，而在某些宗教中卻被過度誇大，尤其是祆教和現代基督教，將魔鬼塑造成至高神的對立面；這不僅是異端，更是自相矛盾。當我們面對罪惡與誘惑、悲傷、痛苦與死亡時，這些難題常常變得極為迫切，甚至顯得巨大無比。許多虔誠的靈魂忘記了，唯有通過死亡之門，才能進入更廣闊的生命，偉大的毀滅者同時也是解放者和再生者。此教義在婆羅門教中表現得尤為清晰，毀滅之神濕婆被賦予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三位一體中的一位，並受到相應的尊崇。濕婆之舞的神話極為精彩，為印度藝術家提供了最美的創作題材，也極其清晰且優美地展現了其再生力量。該神話講述了世界上諸多邪惡力量，聯合起來攻擊濕婆，並形成一條巨蛇。但當巨蛇靠近時，濕婆將其纏繞在自己脖子上，把閃耀的蛇身變成了華麗的項鏈。邪惡力量再次聯合，化為一只兇猛的老虎，但經該神之手中，這隻老虎變成了美麗的披風。最後，他們塑造出一個醜陋扭曲的小矮人，充滿仇恨，但濕婆輕輕踩在其脖子上，折斷了扭曲的脊柱，將他碾死，並用此身體作為舞台起舞。力量在成長茁壯後，我們才能獲得足夠的道德力量，辨別善惡，掙脫束縛，死於罪惡，獲得新生，將卑劣的狡詐轉化為奇妙的智慧，將殘忍轉化為力量，把醜陋的仇恨踩在腳下，轉變為通向愛、喜悅與美的階梯。

除了靈性的再生外，此星座也與肉體輪迴有關。因而該神也被尊奉為生育之主，象徵地球生命繁衍的男性元素。在希臘神話中，冥王普魯托與普洛塞庇娜結為夫妻，後者象徵種子，在漫長的冬季裡，待在普魯托黑暗的地下王國，經過受孕後，隨著春天到來破土而出，開出花朵，得墨忒耳的心為之歡欣。因此，普魯托也被稱為財富之神，手中的象徵物是豐饒之角和權杖。在埃及，塞拉比斯也擁有這些特質，此雙重職能也賦予了濕婆——既是生殖之神，也是死亡之神。蛇崇拜與這一神學體系密切相關，在輪迴學說盛行的地區，蛇被視為生死輪迴的象徵；每年蛻去舊皮，在長眠之後以嶄新的姿態出現，依然是同一條蛇，卻披上了新衣；這也象徵著不朽自我，在所有轉化和輪迴中持續存在。

天蠍之子的王國是力量的王國，其最高成就是在最艱巨的任務中展現此力量：對自我的絕對掌控。消除自我中心，駕馭欲望，除去一切阻礙其道德、心智和身體再生的障礙；完全掌控意志、理智、激情、情感、身體活動和心靈能力——皆為其所求。儘管有時誤入歧途、失敗和不足，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仍能取得相當大的進步。此外，他不僅渴望在提升之路上迅速進步，也希望他人同樣如此，並慷慨地奉獻自己強大的活力——無論是道德、心智還

是體力，以加速他人的成長，讓他們獲得更好的境遇。正是這種特質，使得許多天蠍座的男女投身醫療行業，也讓占星家們將天蠍座譽為「醫生星座」。

當理想的天蠍醫生走進病房時，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力量，安靜而堅定的力量；具有能力、意志和決心去對抗痛苦、疾病乃至死亡。焦慮的護士會鬆一口氣，躁動的病人也會停止呻吟，安靜下來。此人能讓最難以駕馭和叛逆的病人屈服，有時甚至能控制譖妄和瘋狂。作者曾認識一位醫生，僅憑一個堅定的眼神和一句平靜的命令「別再那樣了」，就暫時治癒了多年來不受控的神經性頭部抖動——這種治療當然屬於催眠範疇，與許多所謂的治癒奇跡密切相關。

天蠍座的人通常或多或少都具有心靈感應能力，但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極其善於利用自身感官，包括視覺、聽覺等，能快速判斷和完成偵查工作，因而將成果歸功於觀察的敏銳和準確，而非心靈感應；且他們也確實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優於大多數人。一般而言，其心靈感應能力非常健康、正常，能夠直覺地、毫不費力地感受到更細膩的印象，不會被不安或難以理解的異象所困擾。那些傾向於否認自己有這種能力的醫生，不妨坦率地問問自己，有多少次在明顯症狀尚未出現之前，就已經正確診斷出疑難病例；或者有多少次在與自己無關的情況下，突然預感會被緊急請去處理某些病例，甚至恰好在最關鍵的時刻被驅使前往。他們也具心電感應的天賦，但這種天賦有時並不均衡——也就是說，他們更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傳遞給別人，而不是從外界接收別人的想法。

除了努力征服死亡與疾病之外，天蠍座在駕馭自然力量中也能獲得極大的滿足感——無論是馴服洪流、駕馭閃電、利用蒸汽為人類服務和造福。他們是出色的實用型工程師；儘管面對脆弱的人性時，還未學會展現耐心和寬容，但在處理一台頑固的機器時，已展現出令人欽佩的耐心與毅力。雖然天蠍座的工作很少完全原創，但卻善於利用他人提出的想法，例如一位具冒險精神發明者的點子，在前人受挫的難題中找到激勵和靈感。任何需要艱苦努力和英勇忍耐的事情，他們都得心應手，且克服阻力和障礙正是其生命的動力。他們具分析能力和犀利的批判精神，在許多領域都大有裨益，有些人在法律界表現出色，憑借成功的刑事案件脫穎而出。

天蠍座女性天生具有強烈的生命力，因而往往難以接受性別帶來的限制和約束，大多數人都坦率地表示遺憾自己不是男性；但當她們高度發展後，能夠接受現實，並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通常會在養育——更確切地說是管理——一個大家庭中找到幸福感，而且常常樂於承擔撫養雙胞胎所帶來的額外辛勞。若有人因為懦弱而逃避婚姻和母職的女性，會遭天蠍座強烈且自然的輕蔑；若是自己無法實現婚姻和母職，往往會感到無所適從，不知如何釋放自己的精力。在家中，她們最不適合扮演多餘的姐妹或小女兒的角色，因為她們對權力的渴望和支配欲望，難以完全抑制，喜歡掌控局面的傾向容易引起長輩的不滿，也會讓家中的僕人難以接受「事事有兩位女主人」。其紀律管理能力非常適合在大型學校擔任重要職務，但有時由於缺乏同理心和想象力，在教學方面表現不佳，所選擇的教學科目也常常有限。無論從事什麼工作，天蠍型女性都能全神貫注，因而是最出色的家庭主婦和廚師。家中每個角落都一塵不染，飯菜總是準時上桌，熱氣騰騰，從不出現燒焦、生熟不均或因粗心而做壞的情況。每年的大掃除對她們來說就是節日，一次繁重的搬家更能讓她們感到近乎愉悅，因為這不僅極大考驗了耐力，也讓她們所有的特長得以施展：焚毀或清理廢棄雜物的「破壞性批

判」。作者曾認識一位此類女性的傑出代表，她在這種時刻的優異表現，為她贏得了「毀滅天使」的稱號，每當家庭危機出現時，她總能支持所有疲憊不堪、勞累過度的母親們。任務越艱巨，越能迎難而上，甚至會忘記合理的睡眠、食物或休息需求；而這種近乎魯莽的熱情，等到忙碌結束後，自然會為此付出不小的代價。

天蠍座的愛情和友誼往往非常強烈，且極具排他性，容易突然產生激烈的好惡——這可能源於某種心靈直覺，或與前世沈睡的記憶有關。他們鄙視矯情和多愁善感，不喜歡任何形式的情感表達；即使他們渴望表達內心的思想和感受，也常常覺得很難做到——不過本就沒什麼表達的渴望極，因為他們天性沈默寡言，極為內斂。然而，當他們情感非常深刻時，還是會表達出來，這時往往又說得太多——畢竟，天蠍的尾巴帶刺。有時，雖然在言語上不善表達，卻能很好地駕馭文字，寫出精彩的信件——簡潔有力，意味深長，細節豐富，充滿諷刺幽默。簡·韋爾什·卡萊爾的文風就體現了這種特質，其他性格特點也印證了她屬於這一類型。她婚姻生活中遇到種種困難，雖被弗勞德先生嚴重誇大了，且這已被近期出版書籍證實，但這些困難確實存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她性格強烈，以及她英勇的試圖超越自身能力極限（有時甚至是過度）。這也引出了關於婚姻的一般性問題。天蠍座的人——尤其是女性——不容易找到合適的伴侶，而且往往要求苛刻，難以相處。她們自身堅強能幹，幾乎無法體諒他人的軟弱和無能，也難以理解為何性格、氣質、理想會有如此大的差異。雙子座尤其讓她們神經緊張，其他星座類型也同樣令人惱火且難以理解。她們最適合與同類或巨蟹座結合，後者在情感強度上與她們相似，但在同情心和想象力上更勝一籌；儘管天蠍座充滿激情，但在原則問題上卻能冷酷無情、毫不留情。濕婆既是生育之神也是再生之神，在古老神話中，他只需一瞥便能將愛神化為灰燼，那些高度自律的天蠍男女正好印證了這一說法。他們之所以能保持純潔的生活，並非像處女座那樣因天性冷淡，而是憑借強大的意志力，昂首闊步地穿越狹門、走過窄路。因此，他們很少步入草率的戀情，或倉促、欠考慮的婚姻而毀掉人生；雖然他們個人魅力會吸引許多人，尤其那些性格軟弱或優柔寡斷的人，但大多能果斷拒絕，在此情況下才是真正的善意。他們常常在第一眼就認定未來的伴侶，並且在感情問題上很少動搖或猶豫，持續到追求圓滿結束——不過，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前，他們很少會向朋友或親人透露自己的希望或打算。

宗教大師與創始人歷來都是治愈者，在古代，祭司與醫生的職責本為一體。天蠍座之人投身醫學，往往源於一種極為虔誠的衝動；即便與當時流行的宗教儀式和教義格格不入，也不太會成為一個不信宗教的人——儘管他堅持己見的傾向，可能會讓正統觀念感到震驚，認為不信教。此外，雖然他常常擺脫童年信仰的束縛，卻很少完全脫離在青年時期被灌輸的觀念，通常是來自最為敬仰的教師和思想家。到了晚年，年輕一輩的人會對他極端堅定的信念感到驚訝；因為此力量的傾向是深入而非寬廣，天蠍人就像所愛的蒸汽機一樣，總在既定軌道上跑得越遠越好。對於教義的主要要求，是不能有軟弱無力的感傷成分。他更偏好教義具有激勵性和陽剛之氣，需要展現力量和男子氣概，也能挑戰既有的信念。托馬斯·布朗爵士正是此類型，他以正統教會的教義為榮，正因為它難以為人所接受；他甚至希望教義能再困難一些，以便展現出更大的信仰。這可能是因為，真正高度發展的天蠍座，不論有意或無意間，在靈性層面也得心應手，不亞於物質層面，因此他明白，要想解決宗教問題，若不參考直覺和其他超感官能力，是無法成功的。當他向同伴布道——治愈者常常被要求做的事——表達有力，往往能有效促使人們改過自新。「人因什麼犯罪，就因什麼受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些都是他喜歡引用的經文，並且能激勵人行動，而非空洞的言辭。他

對遺傳的看法相當嚴肅，道德標準高，且略顯嚴厲。他明白父輩的罪會影響到三代、四代子孫，也明白個人業力才是必須堅守的法則。《譴責禱文》很可能是天蠍座寫的，這並非一般人以為是對罪人的詛咒，而是一種莊嚴、直白而嚴厲地提醒人們：罪惡自有其報應。「違背律法者當受詛咒」，而內心的天蠍元素讓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回答：「阿門」。當然，在思考這些真理時，若忽略了仁慈與愛的溫柔元素，就會過於嚴厲、甚至冷漠「活該」的不良態度；最好的矯正方法，就是接受靈魂不斷輪迴而逐步進化的觀念。此教義能培養耐心、寧靜，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謙卑，明白自己也是從最卑微的階段一步步攀升而來，自然不會輕視那些正在追隨其腳步的人。若無此教義，天蠍座的神學——尤其是未成熟的——不僅會變得嚴厲，甚至可能變得狂熱和殘忍。無數靈魂（包括未受洗的嬰兒）因環境和發展階段的限制，無法獲得實際或儀式上的特權，因此可能在地獄中永受折磨；天蠍座的人竟對此想法感到一種病態而陰鬱的滿足。在此階段，照亮他們道路的光芒是極其陰森的，尤其在晚年，對於更開明的人試圖帶來的光芒，他們會感到反感，因為他們不想改變自己選擇的道路；他們樂於認為來世和今生一樣，也有許多苦難要承受。他們通常期望別人去承受這些苦難，而對自己得救充滿信心；若他們缺乏想象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這樣的理論，倒也無大害；但也有一些更卑微的人，生活被此教義嚴重扭曲。他們被激情沖昏頭腦，最終嚴厲的自我評判，視自己是「迷失者」，於是覺得「反正都是死罪」，不如變得完全放縱、冷漠也無所謂。這是對神聖正義的可怕誤解，對兒童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也極大增加撫養天蠍孩子的困難。小男孩或許在犯了點小錯後，面對保姆關於永恒懲罰的威脅時，挑釁地回答：「上帝要燒我就燒吧，但他永遠別想讓我哭。」

文學領域中表現傑出的天蠍座名單太長，無法在此充分討論。其風格特色是力量與剛健，前文已略有提及。天蠍座作家有個顯著特徵，是敢於直面艱難和令人不快的主題，例如公共或私人道德、遺傳、墮落及疾病相關問題。一些深受天蠍座影響的作家，曾將人性中最黑暗、最令人厭惡的元素、以及現代文明史上的陰暗面，毫不避諱地揭示、深入探討並加以剖析。例如，理查德·伯頓爵士曾多年專注於感官欲望的問題研究。然而，若沈迷在「生活垃圾堆」中翻找，往往帶來的是惡名而非真正的聲譽。天蠍座之子的真正榮耀，在於廣闊的探索與研究中，這些領域之宏大，僅僅勇於涉足就讓我們心生敬畏。

歌德、彌爾頓和雨果是出生此星座下的三位思想巨匠；而馬丁·路德是位偉大的「破壞者與再生者」，也深受其影響。其星盤顯示太陽、火星、木星、水星和土星都集中在第九宮，暗示其宗教方面。歌德準確記錄了自己的出生時刻——正午，據其父親所述；此時天蠍座第17度正上升。彌爾頓出生在「清晨六點到七點之間」，要在天蠍座和射手座之間做出選擇。儘管其傳記作者認為「六點半之後」這個說法「很可能是正確的」，但占星師傾向於將出生時間再提前幾分鐘；因為彌爾頓個性沒有一絲真正射手座的陽光。「彌爾頓心智的主要基調、特有的情緒和性格，即使在青年時期，也表現為深沈而習慣性的嚴肅。」他最突出的性質是嚴厲、自制，以及對誘惑的斯多葛式蔑視。在他最早的詩作中，就選擇了死亡作為主題，幾乎不參與大學同伴的娛樂活動。對於同學在大學戲劇中的表現，他尖刻地評論道：

「他們自以為是英勇之士，我卻認為他們是傻瓜。」多年後，他對女兒們的尖刻回應也能感受同樣的嚴厲。當時，女兒們請求他教導希臘文和拉丁文，必須一遍遍為他朗讀，他冷冷地說：「女人懂一種語言就夠了。」這位嚴厲的清教徒已無法被歸入「朱庇特之子」的「歡樂」陣營，而他處理《失樂園》主題的方式，也完全體現了天蠍座的風格。他賦予這部史詩真正的主角——路西法——王者般的尊嚴與悲劇性的美，並寫下了那句廣為傳頌的感嘆：

「寧為地獄之王，不做天堂之僕。」

這在許多天蠍座子孫中都能得到呼應。這部史詩中找不到基督教中頌揚的無私之愛、甜美的謙卑和溫柔恩典；在他所有作品中，即使是《利西達斯》這篇年輕時為摯友所作的輓歌，最精彩的段落通常是最嚴厲且毫不妥協的譴責。

馬丁·路德在努力改革教會時，廢除了煉獄的教義——這是中世紀用來替代「多次轉世逐步進化」的教義——卻沒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讓靈魂在天堂的即刻幸福和恐怖地獄之間做出選擇。他還推斷，絕大多數人都將注定落入後者。歌德則讓其主人公經歷罪惡與苦難，最終進入福地。同樣的，作品前半部分最受人們熱切閱讀。梅菲斯特菲勒斯的形象比浮士德更為生動且著名，該詩人最著名的名言體現了天蠍座哲學的精髓：「你必須捨棄——你必須學會捨棄。」——詩人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放下並忍受這個世界。

在欣賞一個星座的優點後，轉而列舉其缺點總是不容易。要列出天蠍座的缺點，尤其令人不快和反感。在開始之前，也許有必要提醒讀者，雖然為了研究的方便，將構成複雜人性的十二種元素分開來、區分得很清楚，但實際上，所謂的「純粹類型」是不存在，沒有人完全只受某一星座影響出生。所有星座都會依次以不同的力量影響我們，甚至同時影響，因此沒有人能完全不具某星座的缺點。我們所擁有的自制力、道德支柱、獨立自主和意志力，都要歸功於天蠍座在我們身上的體現；越是能回應天蠍座力量的召喚，就越要警惕濫用此力量，因為天蠍座的罪過，正是墮落天使的罪過：渴望也享有萬軍之主的力量，卻不願同等地具有其智慧與愛心。說完這些，還是應該直接把最糟糕的情況列出來，也確實糟糕到了極點。

未成熟的天蠍座不僅僅是邪惡的，簡直如魔鬼般。不僅肆意違抗上帝和人類的律法，還引誘或出賣他人去同樣犯罪，以此為樂。他會引導年輕和純潔之人一步步走向墮落的深淵，最後親手將他們推下懸崖。他會把酒杯遞到酒鬼顫抖的手中，帶著譏諷的微笑，看著對方踉蹌倒下；而他說出的話，正是耶穌嚴厲禁止所有追隨者說的：誰對同胞說「你是個蠢蛋」，就有下地獄之危。天蠍座的巨大危險，歸根結底源自對他人的蔑視，以及以他人為代價來抬高和榮耀自己的欲望。

如前所述，此型人從不猶豫動搖，天蠍座一旦決定做某事，必定全力以赴。因此，當變壞時，便是徹頭徹尾的壞，毫無疑問。其他類型的人遇到某些事，可能只會感到輕微不滿或隱約反感，但在天蠍座心中卻會激起憤怒與怨恨、激烈的反抗、瘋狂的嫉妒和報復性的仇恨。其激情比常人強烈十倍，勇氣從不枯竭，意志如鋼鐵一般。如果他未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真正王國——自我掌控之道——那麼其人生可能會陷入可怕的混亂與毀滅，淪為無所顧忌的賭徒、貪得無厭的酒鬼，或是冷酷無情的放蕩者。然而，天蠍座的內在力量如此強大，即使在最墮落的深淵中，依然存在希望。正是這種再生力量的影響下，得以看見那些令人震驚、幾乎難以置信的徹底轉變，且不再復發。

與此同時，也很難指望他們能一下子就成為充滿愛心、溫柔和耐心的聖人。除了上文所描述的極端可怕天蠍型人格之外，有許多人雖然走在正道上，並且竭盡全力堅持下去，卻

仍有強烈的攻擊性，且不討人喜歡，這些缺點需加以克服。即使已經足夠成熟，能夠承認自己並不適合擔任第一的位置，他們也不可能心甘情願、優雅地接受居於第二位的角色。其警覺的目光能敏銳的發現他人退步，使人感到不快。若發現別人比自己更軟弱、更健忘或更放縱，會讓原本就不小的自尊心得到滿足，因此，當他們揭露某位同胞的失敗或過失時，往往會流露出明顯的滿足感，此行為讓旁觀者極為惱火，也讓當事人感到非常難堪。天蠍座還喜歡看到親友浪費時間和精力，幽默感的表現方式是惡作劇，不僅傷害他人尊嚴和自尊，而且更令人氣憤的是，天蠍座幾乎沒有疏忽大意的時候，無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即使在半成熟的階段，天蠍座子女們也常常被吸引進入祭司職業——醫學界。然而，投身其中的動機相當複雜，往往包括一種病態的欲望，想要了解人類脆弱與疾病的最黑暗一面。藥物，尤其是毒藥，對他們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他們總是傾向於採取強硬手段和激烈的治療方法。因此，醫學界中有不少醫生導致大量病人死亡或致殘的案例；比如，有些醫生在治愈風濕病的同時，會永久性地削弱病人的心臟功能，然後又通過使用危險的興奮劑來防止病人崩潰，或者說只是延緩，結果又毀掉了病人的消化系統。無論有多少人因其「英勇療法」而喪命，這些醫生依然對自己感到心安理得，因為他們始終嚴格遵循醫學院時期學到的指導原則，並且貫徹得非常徹底。

未成熟的天蠍座女性，尤其是在下層階級和教育程度低的群體中，很難適應性別帶來的限制和條件。她們認真地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辛勤工作、擦洗、清掃、整理家務，精力旺盛，常常被外人視為模範妻子和母親——而她們自己也由衷地認同這一評價；但當她們因過度勞累而早早離世時，喪偶的丈夫們很可能會鬆一口氣；若他們有勇氣再次步入婚姻，往往會選擇一位性格溫和但不太講究的女人作為伴侶——或至少選擇一個能讓他們在疲憊時休息、隨意抽煙、自由邀請朋友來家中做客，並對收入至少擁有部分支配權的人。不僅丈夫，連孩子們也常常受苦於這種母親，家庭氛圍缺乏歡樂。孩子剛萌芽的個性被壓抑和扭曲；那些無害的娛樂、天真的樂趣，以及將家庭成員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閒暇時光和輕鬆聊天，都被視為純粹的浪費時間，幾乎等同於犯罪；年輕人被驅使著不停做事，始終沒有機會自然成長、綻放自我、變得美麗和快樂，反而變得陰鬱、乖戾——或者一有機會就急於逃離母親的掌控。在天蠍座的影響下，家庭生活需面對的難題是，此型人不喜歡承認自己的不足而詢問他人，但如果其他家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瑣事，又會感到深深受傷。

在外貌上，天蠍人通常很強壯、肌肉發達、體格略顯厚實，五官堅實而略顯粗重，深灰色的眼睛，黝黑的膚色，以及濃密、通常卷曲的黑髮。作者認識的幾位天蠍座人士與此描述相當吻合，但遇到的大多數天蠍座身材偏瘦而非厚重，而且大多外貌出眾，甚至有些非常美麗。有幾位側面輪廓與但丁相似，通常膚色較深；但在蘇格蘭的天蠍座人中，有不少膚色極為白皙，擁有美麗的藍色或灰色眼睛，以及金色或淺色頭髮。彌爾頓有一頭紅色卷髮，五官和膚色都非常細膩，以至於在劍橋時的綽號是「基督學院的淑女」。而理查德·伯頓爵士則完全能被視為東方人，能輕鬆展現東方人的冷靜，這是此類型最容易辨認的特徵。天蠍座能絕對控制面部表情，並為此感到自豪，無論內心情感多麼激烈，也很少因臉紅、皺眉或驚訝而暴露自己。其目標是把別人看得一清二楚，並讓自己始終難以捉摸。他們極度的內斂——在未成熟類型中甚至近乎於神秘——再加上敏銳的直覺，使他們很容易實現這一目標。他們通常儀態端正，帶有幾分軍人的氣質，但腳步往往略顯沈重，不喜歡跳舞、奔跑或其他認為有失體面的輕鬆運動。他們對自我控制有著近乎誇張的理想，因此對他人的笨拙動作、

神經性抽搐、不安和其他軟弱的表現格外敏感，他們常常因某些人坐立不安，而產生強烈反感。

天蠍座的人感官極其敏銳，導致一個最不討人喜歡的特點：挑食。高度發展的天蠍座當然能夠克服本能，強迫自己吃下簡單健康但並不特別誘人的食物，而且不會抱怨；但許多天蠍座在飲食上有些怪癖，常常讓人難以理解與忍受。以下是一些天蠍座人士（大多是有文化、有常識的人）所拒絕的食物清單，往往會表現出極大的輕蔑和厭惡，彷彿任何人要求吃這些東西都是不可理喻的：牛奶及牛奶布丁、米飯、通心粉和雞蛋、黃油、橄欖油或任何形式的脂肪、新鮮水果和煮蔬菜！同時，即便當下身體不適、容易噁心，其味蕾依然渴望強烈的刺激，有些人甚至在消化系統紊亂時，仍然毫無節制地享受酸辣醬、咖喱、腌菜、熏鮭魚、多汁的肉類、濃郁的肉汁和各種重口味的美食！另一方面，許多天蠍座也能表現出幾乎無意義的「英雄主義」，為了完成某項工作，長時間不吃飯、不睡覺；而許多人也因此毀掉了原本強健的體魄。

根據傳統說法，挪威受此星座的影響最顯著——此國家沈默寡言、自力更生、性格堅毅、以及具有靈性直覺著稱。易卜生身上表現得尤為強烈，以至於很可能就是在此星座下出生。其作品重視思想傳遞和其他靈異能力，他對遺傳持鮮明觀點，也熱愛揭露批判，都極具代表性。其主人公布蘭德展現了此類型的極端，而他對《皮爾金》的批評，顯示出天蠍座對雙子座的根深蒂固反感，因為雙子座過度自大，且言行容易逃避責任。然而，易卜生的這些傾向或許是因為木星位於天蠍座，和左拉一樣；他還曾公開表示，《皮爾金》中的主人公正是以他自己為原型。從照片來看，他有典型巨蟹座特徵，其戲劇風格也是如此，充滿隱喻和象徵，同時一些作品中流露出的病態和悲觀情緒，也與巨蟹座特質相符。

莎士比亞筆下的典型反派人物，會讓讀者聯想到天蠍座未成熟的範例，如伊阿古、埃德蒙和伊阿基莫等。他還塑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然轉變」案例，例如奧蘭多的長兄和羅莎琳德的叔父。拜倫的一些戲劇性英雄，特別是唐璜，在迷惑了受害者後，便對其命運冷漠無情，介於伊阿古和傳統舞台反派之間——陰險又英俊，從事大膽的犯罪，並將所有較弱的角色玩弄於股掌之中。現代小說中無情的女誘惑者，純粹以「獵取戰利品」為樂，通過索取男性的崇拜來滿足自我，卻對其感情極度冷漠，這也帶有天蠍座的特質。而那種美貌的「妖女」，專門誘惑易受影響的年輕人走向毀滅，尤其在與情敵競爭時最具危險性，也是個明確且驚心動魄的例子。上述角色的滑稽版本，則體現在聖誕童話劇中的「邪惡仙女」和「惡魔之王」身上。

理想的天蠍座人擁有健美的體魄和非凡的耐力，正如前文所述，正因如此，他常常忍不住挑戰健康的極限，沈迷於長時間的過度勞作，這種強度足以讓普通人崩潰，而他卻認為自己能在沒有休息、食物或睡眠的情況下，堅持完成任務，並以此為傲，而身邊的人都已撐不住。若此行為過度，會發現自己曾輕視的睡眠難以恢復，有時甚至需要服用麻醉劑來強迫入睡，用藥物取代正常的營養補給。在未成熟的階段，還會受到更嚴重的誘惑，例如沈溺於酗酒或其他極端放縱的行為，都會帶來可怕的身體報應。邪惡的情緒——嫉妒、多疑、仇恨、猜忌、怨恨和驕傲——也容易侵蝕其生命力，若這些情緒被長期滋養，必然會導致各種嚴重的痛苦。當天蠍座人生病時，往往病得很重，容易出現高燒、嚴重的痛風、風濕以及其他疾病，甚至包括傷寒和瘧疾。這些問題有時成為「隱匿型」疾病，導致身體僵硬、精力削

弱，需要極大的耐力去應對。有時還可能出現一些神秘的內科疾病，伴隨疼痛或炎症，難以診斷，也難以治療。最好的療法是休養和明智的生活方式，這能讓他們發揮與生俱來的強大恢復力；但他們偏愛激烈的治療方法，很少願意順其自然，靜待身體自愈。尤其容易使用強效且危險的藥物和補品，甚至濫用，這通常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天蠍座人渴望掌控和忍耐，若能在病中或康復期時，努力培養耐心、溫和和自制力，便能滿足此欲望，因為嚴重病痛和虛弱的身體需要這些品格；但現實中並非總是如此。天蠍座人往往是最難照顧的病人之一，總自以為自己非常清楚護士該怎麼做，並且毫不猶豫地讓護士感受到她沒有盡到責任。

「善勝於惡，是更明智之道；
柔勝於暴，是更安全之途；
清醒比瘋狂更合宜。
我所盼望的是：終有一日，
一輪太陽會穿透
大地鋪展的厚重雲幕；
在終點之後，起點終將歸來，
哪怕要繞行遼闊的一大圈；
凡以至善開端的，不會以至惡收場，
凡蒙上帝賜福的，終不被詛咒。」

——布朗寧

射手座

弓箭手

賢者或顧問的星座

變動的火象星座

基調——智慧

關鍵詞——法則與自由

主宰星——木星

神秘寶石——紅榴石、綠松石

顏色——淡藍色

金屬——錫

身體特徵——旋轉

心智特徵——創造性思維

「我尚年幼，未曾遠行之前，便在禱告中坦然渴求智慧。我在聖殿前為她祈禱，並立志終生尋求她。從花開到葡萄成熟，我的心始終以她為樂……自少年起，我便追尋她……我的靈魂為她而奮鬥……我曾向高天伸出雙手……我將靈魂歸向她，並在純潔中尋得了她；自始至終，我的心與她相連，因此我必不被遺棄。」

——《德訓篇》 51:13

第九章：射手座類型

朱庇特是與射手座相關的行星力量或主宰者，他是普魯托和涅普頓的弟弟；若要真正理解這三位神祇，必須相互聯繫一起研究。他們皆為薩圖恩的兒子；薩圖恩在現代常被稱為「老父時間」，與希臘神話中的克洛諾斯相似；對此稱呼稍作思考，有助於理解接下來要梳理的神話。時間吞噬一切，因此才說克洛諾斯吞食了自己的孩子，直到最小的兒子朱比特出生。朱比特聯合兄弟普魯托和涅普頓推翻了父親，隨後三人瓜分了王國。普魯托接收了冥界——行動的領域，因此在這三位一體體系中，普魯托代表神的力量，在物質層面上明確充分地展現。涅普頓與情感領域相關，因此從最高層面來看，代表神的愛，主宰著星光界或心靈感應層面的振動，以大海為象徵。朱庇特則掌管上界——思想的領域，因此主宰著心智層面，代表神的智慧。這三者合而為一，代表了當下一切運作的全貌。當下不斷推翻過去，並將我們注意力集中於自身，因為「現在是被接受的時刻」，舊秩序總在變化，讓位於新秩序；上帝自我實現的方式並非只有一種，而是各式各樣。

在上述故事中，需要特別注意一點，幼年的朱庇特受到一些危險威脅。在世界無數版本中，此元素以不同形式出現。有時故事中提到三個女兒而非三個兒子；有時是受繼母或繼父迫害；有時完全忽略了父母，只說兩個年長的孩子因最小孩子聰明或貌美而心生嫉妒。但無一例外的是，故事的結局都是最小的孩子獲得了勝利，他（她）獲得了遠超對手的尊嚴、權力和責任。在這個遍及全球、充滿生命力的古老神話中，產生無數民間故事和各種戲劇的雛形，從《李爾王》的悲劇，到《穿靴子的貓》和深受兒童喜愛的《灰姑娘》等童話故事。這些故事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反覆出現，是因為它們隱約揭示了一個極其深刻的真理：三位兄弟——思想、情感和行動，或者說智慧、愛與力量——必須和諧共處，才能在人們的內心和生活中帶來和諧；而在這三者之中，思想或智慧——總是最晚誕生的——應當居於首位，主導並調節情感，並通過情感來正確的引導行動。當然，這種排列順序在某種意義上是虛幻的，因為這三個層面並非真正高低有別，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事實上，過分強調三位一體中的一個本身就是一種異端，但誰能完全擺脫某種異端的傾向呢？若非要做選擇，那麼寧可因過度崇拜神的智慧而犯錯，也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於追逐慾望或權力。如果帕里斯當初把「紛爭之蘋果」交給了雅典娜而非阿佛洛狄忒的話，儘管仍會是某種災難，但特洛伊戰爭——那場充滿欲望、憤怒與血腥的浩劫——或許就絕不會發生了。

因此，在古典神話中，朱庇特被視為神聖心智的主宰代表，因此被尊稱為「至善至大」。在希臘對應的神同樣受到極高的敬仰；荷馬筆下的宙斯是至高至善、最值得崇敬的眾神之神，是光明、正義與真理之神，是眾神與人類的父親。他主宰一切層面，因為其思想包容萬物。其強大意志只要震動一次，足以令整個宇宙顫抖；眉間一動便能震撼奧林帕斯山，甚至讓神祇都在寶座上顫抖。君王與統治者皆由其聖旨任命，取決於各國的功過；一旦他點頭示意，此決定便不可更改、無法動搖。最重要的是，他仁慈、善良、寬厚，總是樂於傾聽子民的祈禱，滿足其請求。古希臘人獻給他的讚歌，除了頌揚其善良與偉大，還祈求賜予乾旱後的甘霖、有益健康的微風、以及良好天氣。高山之巔是其神聖居所，而其威嚴的一面是雷電、風暴與烏雲之神。他手握雷霆與權杖，在金色寶座旁放著兩只盛滿的杯子，依照自身聖意，將福祉或災禍降予人類。他還任命冥界的法官，將有罪之人作為祭壇上的祭品。

神聖心智與宇宙每個部分緊密相連，並產生無數種活動形式。因此，朱庇特據說擁有七位妻子和許多子女。第一位配偶是忒彌斯，兩者緊密的結合，不僅結了婚，甚至被描述為將她吞噬；從這奇特的結合中，誕生了純粹智慧——帕拉斯·雅典娜（或稱密涅瓦），隨時準備與無知和惡行作戰。另一位妻子是勒托，以準確的神諭著稱，因此象徵著真理或啟蒙，是太陽和月亮的母親——即阿波羅與狄安娜。還有一位妻子是記憶女神，是九位繆斯的母親；但最重要、最為人知的是朱諾，她嚴肅地代表著律法與秩序，生下了青春女神和戰神瑪爾斯，象徵健康與活力。除了這七位象徵性妻子的神秘故事，後世頽廢的詩人們又增添了無數輕佻傳說，關於凡人少女暫獲神明臨幸。有心的讀者會明白這些傳說的真正意義，並且記住，在占星學意義上，「朱庇特的子女」眾多，且通常都能引起他人興趣和關注。

在基督教三位一體中，對應朱庇特的位格是「父」，人們被教導要向天父祈禱，並將結果托付於其神聖智慧。西方異端則懷疑和否認這種智慧，把神視為一種盲目力量，只是無意識地展現；這種傾向導致許多人過分崇尚「力量」，甚至將其奉為唯一，忽略了「智慧」和「愛」這兩者與「力量」同等重要，是同樣永恒的屬性。在基督教的十二使徒中，聖彼得無疑是射手座特質的代表：他總是第一個發言，往往也是第一個行動的人；渴望學習，衝動信仰，但又容易突然動搖和懷疑，這種動搖會削弱其靈性力量，甚至讓他否認自己的主。然而，他最後成為了教會建立的磐石。基督教在其最初的純粹狀態下，不僅滿足了人的內心，也滿足了人的心智——也就是人性中「朱庇特」那一面。

完全發展的射手座的最顯著特徵，便是非凡思維活力。他會理性分析每個眼前現象，並且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質，直面生活的事實，將各種問題簡化到最基本的層面。其好奇心永無止境，心智活力也從不衰減。他對因果關係極為感興趣，並且常常能激發他人對此產生興趣。如果此人性格平衡，環境又積極友好，他不僅自身進步飛快，還能成為他人的助力和啟發中心；因為他很容易與他人建立聯繫，對他人的福祉充滿熱情，尤其是教育方面。他有時會成為非常成功的蘇格拉底式教師，直奔主題，喚醒學生的思維，教他們觀察、推理和獨立思考。因此，此型人更適合指導年長、已有一定思維表達能力的學生，而非剛剛起步、尚未掌握思維表達技巧的初學者；因為此型人非常喜歡並鼓勵辯論和討論，學生很容易借此引離主題，尤其是當年輕學生被問到自己未準備的問題時，會插開話題來掩飾。不過，射手座具備高超辯論技巧，對這種「小伎倆」也有一定遏止作用；他是個強勁的對手，對於無理的反對和建議絕不會手軟，如同朱庇特的雷霆由火神鍛造，威力十足；且「弓箭手」射箭很準，總能直擊對手的弱點，很少失手。此傾向使射手座非常適合法律行業，尤其是律師；但文學和新聞領域同樣吸引著不少射手座人士，通過寫作、講學或以身作則來傳播哲學或宗教，是他們最為心儀的職業。醫學領域較少見到射手座的身影，但有些射手座醫生在腦科或精神病院管理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

射手座的人幾乎熱衷於各種運動——無論是射擊、釣魚、高爾夫、摔跤、曲棍球等，都表現出極高的興趣。他們尤愛戶外工作，比如地質勘探和艱難的探險活動，以及需要在崎嶇山地間奔波的職業，還喜歡訓練馬和狗——這兩種動物能敏銳的感應主人的心智。這類人非常享受戶外生活，無法忍受封閉房間裡沈悶的空氣。他們享受微風拂面的高地和白雪皚皚的山峰，同情那些困在工廠、車間或礦井中的人；因此，他們常常積極推動社會改革，主張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改善工作條件。

若射手座關注此問題，會不遺餘力地收集必要的信息，並在提出解決辦法時，展現出極強的實踐常識；因為其理論不僅僅是從書本中得來，更是實際接觸了受苦勞作的人民。此型人絕不會有勢利眼。他們願意與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樂於向任何人學習。同時，其頭腦非常清醒，不會被無政府主義理論或感情化的社會主義所左右；儘管他們傾向於把人類視為一個大家庭，但他們也明白，人人並非都「自由平等」，許多人受限制且令人同情。因此，他們認為父輩和長者有責任去啟迪年幼者，智者應為愚者立法；於是，最重要的問題就變成：如何讓智者居於權力之位。射手座對此話題感興趣，有時會順帶質疑世襲權利、習俗或傳統是否仍應采納；偶爾，這類思想先進的人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叛逆衝動，想要徹底推翻現有的一切秩序，重新開始。

射手座對家庭生活的需求要少得多，因為他們對人類懷有友善目光、能夠輕鬆與他人建立聯繫，對他人立場、心態和本質能快速理解。射手座的人對親屬往往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超脫。如果碰巧覺得直系親屬性情投合，那很好，他們會把親人也當作朋友對待；如果相處不恰，則會毫不掩飾地指出親人的缺點和怪癖，甚至會在公開場合討論和評論這些問題，讓性格內斂的人瞠目結舌。對於父母的權威，他們視為值得探究和質疑的話題；雖然在年幼時，只要父母能證明自身具有智慧，他也樂於服從，但仍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考驗這種智慧。若父母未能通過此考驗，後果可想而知。對待這個小考官的最佳方式，是在其「主場」——思想層面上與他坦誠相對，誠實回答他的問題，不要敷衍搪塞；在管教時要像赫伯特·斯賓塞那樣，講道理、合邏輯；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確實無知或害怕時，要坦然承認。同時，為了保護孩子的老師和監護人的身心健康，會建議讓孩子自己思考和解決各種難題，只有在無法解決時，才尋求忙碌的大人幫助，因為不能總是打斷他人工作，且大人自己也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此型小男孩有時間的問題，把大人逼到了絕望邊緣，便約定他半小時內絕對不許再問「為什麼」，男孩反而會更加好奇地擡頭追問：「為什麼不可以？」對於月亮射手座的人，此特質常常會持續到七歲甚至更久；因為月亮使人回憶過去，揭示了前世的行為方式和習慣。

父母們在細心引導射手座孩子心智成長，不斷鍛煉並充分滋養思維的同時，絕不能忘記讓孩子保持內在平衡、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情感方面的培養同樣必不可少，必須給予應有的位置。否則，孩子會產生自我剖析的習慣，在情感尚未成熟時，就過於粗暴地對待情感，從而扼殺了所有的情緒；同時，也有可能漠視他人感受，將他人情緒當作實驗對象，肆意盤問、輕鬆戲謔。原本機靈可愛的孩子，先是變成了令人頭疼的小淘氣，後來成為令人厭煩的調皮鬼。受射手座影響較強的人，常常直言不諱、毫不留情地發表評論，對任何人都不例外，並且若發現自己能讓某個倒霉鬼失控，從而暴露其真實情感時，射手座會明顯表現出愉悅和得意。尤其當受害者是異性時，會把這當作一種遊戲；雖然旁觀者可能會覺得有趣、哄堂大笑，但這種遊戲其實相當殘忍，即使事後意識到所造成的傷害，真誠地道歉，也都無法彌補。有些敏感、注重自我控制的人，若被迫突然流露情感或發脾氣時，往往會因此感到極度羞辱。

坦率和直言不諱不僅體現在此型人諸多友誼中，為友誼增添極大價值，也同樣出現在戀愛關係裡。然而，在戀愛領域，這種坦率往往更容易引發風波，而不是化解矛盾。比如，有些男性在求婚前，會坦誠自己曾經愛過別人，或者清楚而理性地解釋自己為何會邁出這一步，以及這段關係對自己長遠來說有何益處。這樣的做法，也許對於曾有慘痛經驗的女性有

用，她們明白甜言蜜語不值一提；但在追求普通浪漫少女時，卻很難取得進展。射手座犯下這類錯誤的原因，是對自身類型的誤解。他本應在心智層面選擇伴侶，也就是說，首先看重思想上的共鳴和相互理解。當然也不能忽視性格、氣質和人生觀等極為重要的因素。但實際上，射手座往往只憑邏輯來選擇，說服自己做出或反對這個重大決定，卻未必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一位女孩也許擁有一切理性上優越條件—健康、美貌、能幹、手巧、聲譽清白、極受歡迎、家境優越，卻未必具備任何能與他心靈契合的品質。然而，許多年輕的「朱庇特之子」仍會輕率地走進一段所謂的「友誼」，其實不過是偽裝下的調情，最終往往草率訂婚，結果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履行承諾。因為此類型的男人絕不會帶著謊言走進婚姻，也不會把自己束縛在自認為無法接受的條件下。因此，射手座男性常見解除婚約，並伴隨痛苦、羞辱和自尊心受損。較幸運者一開始求婚就被拒絕，此經歷能讓他們警醒和反思；無論是哪種，只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或許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較未成熟者往往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容易變得憤世嫉俗，缺乏理想主義的支撐，浪漫關係也因而早早結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於是發展出過度自我保護和謹慎，變得不再青睞天真無邪的少女，反而更喜歡已婚女性，或是年長的女性，因為後者能為他早熟的心智提供所渴望的精神陪伴，也不容易被其言行舉止所誤導。這樣的友誼有時會發展成幸福的婚姻，但也存在一個風險：過於強調理智和情感的自控，可能使他傾向於徹底回避婚姻，最終成為終身單身漢。對於射手座而言，這種結局實在令人遺憾，因為其天性需要情感鍛鍊才能完整，如果失去了為人父的榮耀，其生命也難以真正綻放和結果。另一方面，若他能找到真正理解、愛護並信任他的伴侶，整個性格會得到極大擴展，釋放最大的潛力，成為一個充滿熱情、極為忠誠的丈夫，為妻子的成就感到自豪，感激她的愛，並能體諒她因身體不適或疲勞而產生的不足。

他最適合與頭腦同樣靈活、覺醒的女性結合，或者與白羊座的女性，其精力正好可以被他引導和駕馭。而另一個火象星座獅子座也能成為理想伴侶，其特有的信任、寬容和寬宏大量，有時是極為必要的。「朱庇特之子」在選擇伴侶（無論男女）時極度渴望自由，如同在其他領域一樣。若心胸狹隘、疑心重重、以為只要切斷伴侶與外界思想交流就能「獨占」他，最終只會讓自己過得很辛苦。他也許會聳聳肩，順從妻子的任性，因為他在行為上非常務實，總是傾向於盡量處理好自己造成的局面；但當諷刺和挖苦越來越頻繁，就只剩身體層面上勉強維繫，只剩不協調的夥伴關係，已非真正的結合。

射手座女性面臨著相同的危險。她們與異性交往時坦率、開朗的舉止，常常被誤解：友誼被當作愛情，愛情又被當作友誼，而困惑的男性總是期待，甚至更喜歡女性身上的不確定和含蓄。當誤會釀成悲劇時，通常是自尊心前來拯救，心痛則被笑聲和勇敢的外表掩蓋；或者，她們會把整件事講得極為滑稽可笑，讓聽眾覺得從頭到尾不過是一場玩笑，而後流傳著「她其實根本不在乎他」。如此一來，事情變得很難圓滿解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後，射手座的姑娘就像男性同胞一樣，努力培養自制力，很難再越過安全的友誼界限，頂多在友誼中加點調情的趣味，因此很容易被認為是淺薄的調情者，既不把自己當回事，也不把別人當回事。這種情況常常導致她們終身未嫁，失去了許多美好成長的機會；但她們絕不會變成刻薄或怨恨的老處女。

在未成熟階段，射手座的傾向更為強烈且不太理想。男女雙方都坦率地貶低婚姻，認為這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負擔、束縛和無聊。男性為了維護個人自由，會粗魯無禮對待與自己對等的女性，只有在面對絕不會娶的女性時，才會放鬆下來，變得隨和親切。女性則常常使

自己爽朗不拘的性格，演變為隨便、漫不經心，與男性相處時會過於隨和，甚至公開承認她們「寧可要二十個銅板，也不要一個銀元」，尤其是喜歡運動的女性，更會在走路、說話和用詞上，模仿男性朋友的舉止和風格。在此發展階段，不論男女本質上自私且缺乏體貼，儘管舉止中帶有某種粗獷的友善。這是因為此類型的人活在當下，因此容易缺乏忠誠和同情心——而這些品行有賴過去的記憶才能培養。他們很少被情感沖昏頭腦，也很少有惡意。然而，他們對社會輿論不拘一格，可能成為流言蜚語的對象；他們對自己和他人的名聲都毫不在意，缺乏考慮，男性更是完全沒有騎士精神。這是因為男性射手座依據理性的觀點，對兩性之間的本質差異持有強烈的見解，甚至傾向於將此教條化；但通常也能認識到，女性與男性不同，並不意味著比男性低一等；但在意識到這一點後，粗糙的邏輯認為，既然女性與男性平等，那她們當然可以自食其力、自我奮鬥。女性若能做到這一點，往往能贏得射手座的尊重，而更為依賴、無助和情緒化的女性，只會讓他們感到煩躁和不耐。

古代的占星家告訴我們，這類人的過錯「很容易被原諒」。這倒也好，因為射手座缺點確實很容易顯露，被人察覺。事實上，這些人身上有種奇特孩童般的坦率，大概是因為缺乏複雜的情感，比如嫉妒或報復心，使得他們很容易被理解。若試圖偏離自己一貫的坦率，去搞些欺騙的小把戲，也很快就會被識破。射手座的偷竊行為總是會被揭穿，且為了方便而說的無傷大雅小謊話，幾乎從來沒人相信。他們根本無法成功地撒謊或欺騙；即便是為了自身利益，也應明智地永遠不這麼做。

在宗教事務上，射手座往往帶有懷疑精神，其活躍思維促使他們去審視和推敲所持的信仰；若所處的種族和環境提供不合邏輯的教義，令人難以信服，他們往往能看出其中的謬誤和不足，並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問題。其務實的常識在此時幫助他們，並提醒道：任何由人類頭腦構建的神學體系，都無法準確、全面地代表神性的全部真理，但建立可行的假設又是必要的。於是，他們會選擇並接受一些前提作為既定結論，從而成功地平息自己的疑慮，並像布朗寧著名詩歌中的布勞格拉姆主教那樣，在辯論中將自己和他人引向正統立場。許多射手座都能成為出色的牧師——性格爽朗、不拘一格、充滿活力，通常深受教區信眾的愛戴，並對信眾的心智、道德和身體健康都表現出極大的關心，甚至有點八卦。他們常常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包括改善貧民住房、鄉村度假基金、戶外空間等，並全身心投入到鄉村的各類娛樂中，有時甚至投入過多精力。過去那種騎馬追獵的「運動型牧師」，多半就屬於此類型。他們傳道時沒有任何法利賽式的虛偽或勢利之氣；有時會同情罪人而溫柔對待他們，令教會中極端正義的成員感到震驚。因為真正的射手座明白，一切罪惡都源於無知，因此他們更渴望去啟迪他人，而非懲罰。

在心智層面上，存在著無休止、千變萬化的創造能量，在一系列奇妙的運作中，構建和塑造了所謂「思想形體」，即心智振動在精微物質上塑造出各種形狀或圖案。雕塑家用鑿子在大理石上雕刻之前，其夢想的成品早已在思想界中潔白輝煌地呈現出來。劇作家的劇本準備遞交給劇院經理之前，戲劇早已在思想界上演。我們所有的夢想、理想和願望，都在此更高的層面上找到了歸宿，因此荷馬才會如此優美地說，祈禱是「宙斯的孩子」。因此，祈禱是射手座最自然的宗教表達方式，而最熟悉的形式，如孩童般簡單地祈求每日的食物和其他恩惠。「你們祈求，就給你們」，正是其座右銘；而當射手座的人格完全發展時，他們會意識到「凡祈求就得著」所帶來的巨大責任，並學會謹慎地思考自己如何祈求、祈求什麼。所有高度發展的靈魂，若能專注且目標明確，都會遇到此類經驗：即使願望和抱負沒有以祈

禱的形式表達，也會突然確切地實現；而且不得不承認，若能預見願望會如此實現，自己當初的請求就不應那麼強硬，或者應以耐心和謙卑的美德加以約束，正如導師那句著名的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但幸運的是，我們內心充滿不安的渴望和不斷變化的理想，這些相互矛盾的欲望無法在未成熟的心靈中結晶並實現，不斷取消的過程無止盡地妨礙進步，最終化為烏有。只有心無旁騖、心地單純、對上帝有著絕對孩童般信任的人，才能「毫不懷疑地祈求」，並獲得應許的回報；而「動搖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正如使徒所警告的那樣，這樣的人注定會失望，「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在心靈科學家、基督科學家、及其他持類似信念的教導中，最高尚和最好的部分可以歸類為射手座的活動範疇；而當今時代值得關注此主題。不能只因某些倡導者荒謬無知和言辭混亂，就忽視這些體系的寶貴之處，包括堅定地讓心智遠離病態、消極和不健康的思想，並全身心地正確理解神聖心智，以及它與自身的聯繫，如子女般。

射手座的人喜歡爭論，樂於與對立思想積極碰撞，因而在文學創作中，常常自然而然地採用對話體，且其精力也常常被引向戲劇創作。然而，他們在此領域的短板也源自於思維方式。他們極度推崇心智和思維活動，以至於有時會忽略現實層面。雖然其筆下的人物往往極具魅力，但情節通常乏善可陳，動作與台詞的比例嚴重失衡。此外，他們還傾向於離題和漫談，常常不加思索地引入一些無關緊要的內容——這些內容或許很有趣，因為射手座從不缺乏幽默感——但過於突兀，難以和諧或技巧性地融入整體。寫遊記也是合適他們的創作領域，這類作品通常讀起來輕鬆愉快；因為朱庇特子女善於觀察同胞行為舉止，雖然批評時直言不諱，卻很少表現出刻薄或輕蔑。不幸的是，目前被準確記錄下來的著名射手座人物並不多；但此類型的特徵極為鮮明、易於識別，任何深入接觸過典型射手座的占星師，都有把握在歷史和文學中指出其同類。第一個浮現的名字，自然就是「智者中的智者」——蘇格拉底。關於他的所有記載都彰顯著射手座的特質：他學習和教學的方法是通過對話；有著活躍的思維；毫無做作的態度、樂於與各種人交往；與無知和自滿的鬥爭；不妥協的立場和對公眾輿論的蔑視；受朋友們喜愛、成為他人餐桌上常客的親切感；其古怪而生動的比喻和例證，被當時講究文雅的學者們視為粗俗不堪；他對家庭生活的漠視，以及關於婚姻的驚人理論；最後重要的是，他在選擇配偶時犯下的錯誤——這真是一個可怕的警示！這位偉大的哲學家，世上最睿智的人之一，在挑選妻子時竟然是用理性而非愛情；理性冷酷無情的選擇桑提帕。毫無疑問，當他如此選擇時，一切都符合理性標準，然而在所有真正重要的無形本質方面，這段婚姻注定是失敗的。誰知道這位充滿活力且有抱負的女性，會以輕蔑目光俯視那醜陋、不體面的矮小丈夫？——他把閒暇時光都花在看來毫無意義、毫無回報的閒聊上，為伍的盡是與她毫無共同想法的男人、以及她根本不尊重的女人？儘管如此，她還是為他打掃房屋；但據傳說，她每次打掃完——除非傳說有誤——都會把水桶倒在他頭上。

另一位偉大的「朱庇特之子」——詩人兼哲學家羅伯特·勃朗寧，其生平則是一幅更加光明的畫面。其作品既展現了射手座風格的優點，也有其缺陷：質樸粗獷、缺乏修飾，但同時又充滿了非凡的活力與生命力。他最初是被妻子的心智層面所吸引——通過她的著作；兩人初次見面後，他便向她求婚，因為兩人的性格非常契合。也許只有射手座的人，才能將如此一段戀情順利推進到圓滿的結局；因為此新郎擁有足夠兩個人用的生命力。伊麗莎白·巴雷特不僅比他年長數歲，還是一位長期臥病在床的病人，因此「理性上」並不被視為理想的

妻子。然而，儘管邏輯上不合常理，也面臨了諸多不可避免的障礙——包括她父親的反對和所有朋友感到驚訝——這兩位詩人卻使這段看似瘋狂的婚姻取得輝煌成功，他們共同生活的歲月，比各自寫下的任何詩篇都更加美妙動人。

此類型的人特別適合成為受人尊敬的領導者，能夠在多樣人種或混合群體中管理民眾，特別是需要與各種背景的人密切接觸的情況。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建立起龐大帝國，其子愛德華七世繼位後，能夠順利實現和平與統一，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是一位典型的射手座。其女婿、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同樣是「朱庇特之子」，立刻贏得了挑剔且保守的挪威臣民信任。占星家們還將前美國總統羅斯福——這位政治家兼運動員——視為射手座的成員。這三位的外交手腕都極為高效——絕對坦率直接。

詩人雪萊上升星座為射手座，且沒有受到其他行星的影響，因此是個顯著的例子，說明這種「良性」影響若被推向極端，反而可能成為障礙。雪萊幾乎完全沒有家庭觀念，他常常咒罵自己的父親，以此娛樂，也震驚其同學；他完全無法理解一般人對婚姻關係的看法，以至於他邀請曾拋棄的妻子一起出國旅行，同行的還有私奔的情人。他命盤中強烈的獅子座特質，在許多詩作中平衡了射手座的「怪癖」，但詩中仍有不少晦澀和不規則的段落。他對現存秩序持公開反叛態度，對教條和信仰持懷疑精神，正是射手座失衡時的典型表現。他思維活躍，喜歡在每一個問題上爭論辯駁。儘管他個性迷人，才華橫溢，擁有許多令人欽佩的性質，但無論在童年還是婚後，他始終是家庭中最讓人感到疲憊的成員。

射手座的外貌典型特徵包括頭型勻稱、額頭寬闊、面容坦率開朗、動作敏捷，喜歡用有力的手勢表達自己，雖然這些動作有時未必優雅。眼睛多為藍色或灰色，明亮且善於觀察，常常帶有幽默的閃爍或跳動。眉毛輪廓分明，鼻子通常形狀良好。但外貌較為普通的射手座，鼻子則不太突出。傳統上，頭髮顏色以栗色為主，但作者在蘇格蘭見過各種顏色，從深棕到金黃不等。女性通常頭髮濃密，但容易早年脫發，許多男性則禿頂。理想的射手座外貌可以參考梵蒂岡的大理石朱庇特雕像；而最樸素的類型則可見於蘇格拉底的半身像。雪萊屬於塌鼻型，缺乏自制力和個人尊嚴，無法維持平衡，使獨創性淪為單純的怪異。此類型的人中，有不少身材矮壯、肩膀寬厚、體格結實，年老時變得相當肥胖；但也有些人高大健壯，氣質和身形都頗具威嚴，不過他們性格和善，不會讓人感到畏懼，除非是作惡之人。射手座和大多數星座一樣，未成熟類型比成熟類型更容易辨認——不過即使是發展程度高的類型，也會有明顯的特徵。他們通常極為好動，幾乎無法安靜地坐上五分鐘，即使在公眾場合也是如此。他們不拘泥於常規，充滿自信，樂於在各種場合表現自己，因此無論身處何地都很引人注目。不過，有些人會因為言語障礙而有所收斂，這似乎尚未被其他研究者提及：有的是輕微口吃或插入多餘音節，嚴重時甚至會有明顯的結巴。獅子座有時會舌頭打結，金牛座則說話拖腔，但射手座受到的影響更大，因為他們腦中常常充滿想法，渴望表達，且擅長講故事，只是有時會被「不聽使喚」的舌頭所困擾。有些人在克服結巴之後，殘留輕微停頓，反而在講述故事時更有趣味和感染力。在收集到的「樣本」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會神經性眨眼，或具眼瞼抽搐的習慣，讓人聯想到易受驚的馬。有研究者認為，射手座的面部特徵如他們鐘愛的馬一樣，但我在觀察對象中並未發現明顯的動物特徵，除了好鬥型射手座人的耳朵往往較大，類似大象耳朵，正如美國幽默作家所說，他的耳朵在露營時非常實用，「一只可以當枕頭，另一只可以蓋身體。」

傳統上，受射手座影響的國家是西班牙；西班牙人確實擁有許多射手座的自豪與獨立，以及內在的陽光和活力。他們往往熱衷於登山，是出色的射擊手和優秀的騎手。乍看之下，如此開朗的民族怎麼會把鬥牛視為國民娛樂，似乎有些奇怪，但實際上，體育運動從來都不是仁慈的，而射手座傾向於在各個層面上享受成功的命中事物。西班牙人對宗教有著強烈的興趣，並虔誠相信祈禱的效力；有些人對現有宗教儀式和神學感到不滿，並非冷漠，而是懷有強烈的懷疑態度，並積極爭辯。

此類型在文學中很常見，莎士比亞提供了各個發展階段的典型人物，其中兩位極具魅力的角色——貝內迪克，即使「無人理會」，卻總是「喋喋不休」；還有羅莎琳德，她坦率地承認「想到什麼就必須說出來」，暴露了此傾向。前者對婚姻的長篇大論尤為典型，他列舉了理想妻子應具備的美德和優雅，被同星座的人反覆效仿；不過，大多數人在真正結婚時，只能退而求其次。羅莎琳德身上典型的射手座特質是活力和俏皮；她坦率地向表姐兼知己承認，自己愛上了奧蘭多，卻又故意對奧蘭多隱瞞自己的感情，直到最後一刻還假裝無動於衷。《馴悍記》中的佩特魯奇奧則是此型中更未成熟、也不那麼討喜的代表；他精力充沛，極具實用常識，充滿活力又臉皮厚，不會介意家裡的「騷動」，且在與一個脾氣火爆的牡羊座女人爭執時，也能保持冷靜。如果凱瑟琳出生在天蠍座，故事的結局會截然不同，其伴侶恐怕會陷入困境，面對一股堅不可摧的意志，他那原始的「饑餓控制法」肯定毫無作用。織工波頓和桑丘·潘沙也屬於此類型；不朽的塞繆爾·韋勒處於不同進化階段，他是位哲學王子、狂熱的幽默大師。對於射手座的諷刺描寫，可見於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雲》，他所描繪的蘇格拉底及其門徒，是在認真爭論跳蚤後腿的長度和跳躍能力；在吉卜林的《原來如此》故事中，生動描寫了「小象的孩子」；而更早期階段的射手座，則如喬治·格羅斯密斯筆下的「吵鬧的約翰尼」，約翰尼的射手座理論使親友受苦：

「在別人身上不得體的行為，
在我身上卻是非常得體。」

一些射手座人士在探險領域取得成功，如H.M.斯坦利、塞西爾·羅茲和斯文·赫定，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敏銳的觀察力、出色的體格，且能與最野蠻、多疑、難以相處的人建立友好關係。射手座位於天頂時，往往也會賦予同樣的樂觀精神，和對他人的孩童般信任；而月亮落在射手座，通常也會帶來人氣。太陽落在射手座，會增強對智慧和理解的渴望，此影響可見於切爾西智者托馬斯·卡萊爾後期的著作，也體現在「最睿智的音樂家」貝多芬的音樂中。

射手座典型的健康隱患源於其身心的過度活躍。手頭總有太多計劃和項目，難以面面俱到，因此生命能量不斷被無謂地分散和消耗。行動迅速、喜歡越野騎行冒險、登山等激烈運動，使射手座比其他星座更容易扭傷或骨折。此外，由於不在意過度運動和受寒，也容易導致急性支氣管炎。若不加以注意，此疾病可能會導致肺部永久性虛弱，甚至在年輕時發展為肺結核。不過，射手座通常擁有足夠的生命力，即使面對此致命疾病，若能聽勸適當照顧自己，也是能康復。如果射手座能避開這些危險，挺過各種意外和跌倒，通常能健康長壽，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保持清醒，最終可能因過勞或支氣管炎（或兩者兼有）導致心力衰竭而去世。然而，由於身心的躁動，晚年也可能出現精神上的困擾，表現為明顯怪癖和自控力減

弱。尤其是當一生精力都在追逐虛無縹渺的目標上，例如地位或幸福，而非追求智慧時；又或者自我中心掩蓋了自然的情感時，這種情況更為明顯。

「上帝之聲的嚴峻之女！
歐！責任！若你鍾愛此名，
你是引領的光，是糾正迷途的杖，
亦是責備之音。

* * * *

嚴厲的立法者！然而你又帶著
神性最仁慈的恩典；
世間萬物之美，
皆不及你面上的微笑：

* * * *

賜我謙卑而明智之心，
賜我自我犧牲的精神；
賜我理性的信心；
使我在真理之光中，作你的奴僕而活。」——華茲華斯

摩羯座

山羊

祭司或大使的星座

基本土象星座

基調——崇敬

關鍵詞——勇攀高峰

主宰星——土星

神秘寶石——白縞瑪瑙、月光石

顏色——綠色

金屬——鉛

身體特徵——振動

心智特徵——專注、放鬆

「我曾向主求一件事，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中，瞻仰主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問。因為在患難之日，祂必將我藏在祂的亭子裡，把我隱密地安置在祂帳幕的深處；……所以我要在祂帳幕裡獻上歡呼的祭，我要歌唱，讚美主。……晚上、早晨、正午，我要禱告呼求，祂也必聽我的聲音。」——選自《詩篇》

第十章：摩羯座類型

摩羯座的主宰是薩圖恩，也稱克洛諾斯。據古典作家記載，這位神祇曾統治於黃金時代，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幸福的時期。當時，人們如同神明般生活，無需勞作與憂慮，也沒有衰老的痛苦；死亡如同安詳的睡眠悄然降臨，大地無需耕種便豐收富饒，讓人聯想到《創世紀》的開篇章節。這段統治的終結與克洛諾斯的三個兒子叛亂有關，國王因而被分割。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位古老的神祇並未死去或消失，而是依然在幕後掌權——有人說他居於地獄塔爾塔洛斯，也有人認為他住在至福島，協助拉達曼提斯裁決英靈的命運；因為「時間」考驗著所有人。克洛諾斯的神廟很少，其崇拜儀式也極為簡樸嚴肅。在某些地方，祭司曾以人祭獻給他，但後來逐漸以各種動物代替。克洛諾斯的崇拜在希臘從未廣泛流行，但在義大利，所對應的神——薩圖恩卻享有特殊的榮譽，尤其是在「薩圖納利亞節」期間。節日期間，薩圖恩神像腳上的羊毛束帶會被解開，人們連續七天盡情宴飲歡慶。每個人都會為神獻祭，學校停課，大家互贈禮物，尤其是給孩子們的玩具。階級差別暫時消失，奴隸與主人同席而坐，不會受到任何懲罰，言論自由暢通無阻。這一切都象徵著薩圖恩從束縛中獲得解放，正如前述的羊毛束帶所代表的意義。這個節日通常在十二月舉行，正值太陽進入摩羯座之時。基督教會後來以「聖誕節」的形式保留此傳統，只是內容有所調整，成為「和平與善意」的象徵。如今，薩圖恩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被聖尼古拉斯取代，成為孩子們心中的「聖誕老人」；而「時間老人」也是此神的現代化身，手持鐮刀，令人聯想到古老神明的鐮刀，而翅膀和沙漏則是後來加上的象徵。所有偉大的宗教都以某種方式人格化或定義此能量形態。希伯來人稱上帝為「亘古常在者」，正體現了神的這一面向；時間流逝的概念也與此力量緊密相連。在現代科學的耐心探索下，表明太陽之下並無新事，萬象皆有循環，宇宙的根基建立在數字之上。許多能量形態（如熱、光、聲）的本質特徵便是震動，其實就是重覆的脈沖。這個奇妙的宇宙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所有活動都具有規律性，自時間伊始便如此。因此，儘管薩圖恩屬於過去的時代，他依然持續統治著世界，此言不虛。

典型的摩羯座對待生活非常認真，通常熱衷於維護傳統和權威。當他們充分發展時，具備出色的歷史感，不僅對過去的事件充滿興趣，也對當下的問題有深刻的理解。他們常常走上學術道路，在大學表現優異，經常在外交領域大放異彩，或擔任中間者處理利益或理論衝突，並且通常能夠享受生活。社會律法往往會引起他們極大的關注，也非常關心社會的福祉。此類型的人並不容易分析，因此很難用簡短的話語概括其特徵；但最優秀的摩羯座總是包含兩個主要元素：高尚的抱負和非凡的環境適應力。前者使他們異常勤奮，後者使摩羯座特別適合參加城市生活的各種活動，以及引導或管理大型社區。在文明社會中，人們大量聚集，若要讓生活順利進行，多數人的意志必須占主導地位，而摩羯座不僅認可這一點，還會主動宣揚。他們比其他星座都更容易接受慣例和傳統習俗，部分因為被歷史價值觀吸引，部分是因為本能地理解普通人所受的考驗、誘惑和缺點，因此也樂於承認必須有某種約束。

束縛不可避免的伴隨著鎖鏈，只要人還受自己欲望的奴役，就必須戴上法律的枷鎖。因此，摩羯座深知自身處境，能坦然接受這些束縛，甚至以某種尊嚴和優雅來面對。在社會、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他非常認同確立行為準則的必要性；自己樂於遵守這些準則，也傾向於要求他人同樣遵守。不過，他在堅持時是圓滑且說服性質的，因為其野心並不會不顧他人利益或感受，或者橫掃一切障礙。

此星座的象徵是山羊攀登高山，極為貼切，總是堅定不移地沿著上升道路前行。只要是有經驗的登山者便知道，若希望走得更遠，遵循前人踏出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而那些看似誘人的捷徑往往只是陷阱和幻想。摩羯座的攀登者不會多看這些捷徑一眼；並對那些先他而行、已經到達心之所向的高峰前輩們，懷有極大的敬意和欽佩。有時，他也會停下來喘口氣，回望來路，感激旅途初期的歇息之地和獲得的指引，但很快又會繼續攀登，直到目標達成；而一旦實現目標，其抱負會變得更加廣闊，開始關心他人的情況，隨著漫長而充實的人生歲月推移，越來越寬廣。有些人批評這種達成目標的方式，只偏好大膽、實驗性和原創性作品，但應該記住，實驗有時可能會過度。有人把「傳統」和「常規」當作貶義詞，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若一種常規的方法本身就是好的，拒絕它就是愚蠢的；而在人類任何活動領域中——無論是建築、工程、各種技術手藝，還是詩歌、音樂、哲學、藝術和宗教——若一味廢棄所有傳統、從頭開始，只會造成時間和精力巨大浪費。人若不能向前人學習，是缺乏智慧的；心理學家和腦科學家都一致認為，人類能夠通過重覆某些行為而養成習慣、使之變為自動化，這對人類來說是巨大優勢。若無法做到這一點，將在人生的競爭中處於極其不利的位置，嚴重時甚至會被歸為弱智。因此，對於薩圖恩所代表的規範力量，若無法響應，便無理智可言。

人類先驅在面對巨大困難、強烈反對下，能開辟全新道路，這類人很少是摩羯座。然而，在改革事業的後期階段，卻常常能看到摩羯座的身影，並且表現出色。適合他們的是浪潮的頂峰，而非最初的推進。他們對所處時代的脈搏感知極為敏銳，反應也極為迅速。其熱情雖然較慢才被喚起，但一旦被點燃，便會在廣大群眾的熱情互動中不斷增長、積聚力量。在一項群眾運動度過初期難關後，他們會投身引導，走向成功。憑借其才能，尤其是在需要展現機智和手腕的關鍵時刻，往往能贏得高度讚譽和廣泛尊重。

以上是摩羯座在最佳和最成功狀態下的表現；但自然還有另一面，當心智、情感和身體等各方面尚未完全均衡發展之前，無盡的野心往往帶來的是憂慮和折磨，而非幸福。即使在早期發展階段，野心也是激勵行動的絕佳動力，但在旁觀者眼中，常常只表現為對現狀的陰鬱不滿。摩羯座的另一種力量——適應力，也有不那麼可愛的一面。做到「八面玲瓏」或許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能對他人持續禮貌和體貼，意味著持續的自我控制；但如果本性卑劣、野心可鄙，這種靈活性也可能極其不堪：在最低層次上，對上級的敬重淪為卑躬屈膝的奴顏媚骨。這種「土象」類型還有一個危險，就是過於重視物質世界的經驗和價值，過度追求世俗成功，不會仔細檢視獲得財富和地位的方法。正如前文所述，典型的摩羯座職業多與中介工作相關；而在當前的商業環境下，至少中間人或經紀人的工作是完全合法。但一個人所做的事，永遠不如為什麼、怎麼做更重要；沿著這條職業道路，能追溯到剝削工人的黑作坊和贓物當鋪，使人強烈反感和厭惡。這種類型最墮落的情況，已經喪失了所有人性和同胞情誼，竟樂意從惡行中謀取豐厚報酬。這種中間人願意為金錢去做任何卑鄙差事，實際上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大使」。摩羯座在早期階段並無天蠍座與生俱來的殘忍；但他渴望在世俗中出人頭地，因而在利用工具和替罪羊時，變得毫無顧忌；雖然不會因為他人比自己弱而感到高興，但會默認此事實並加以利用。「絆倒是難以避免的。」這常常是他心中的想法，也認為加以利用是完全正當，卻忘記了導師在這句話後面加上嚴厲的警告：「但絆倒他人的有禍了。」這確實是禍！因為「若讓這些小孩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在他脖子上掛一塊磨石，然後扔進海裡。」

之前已提到摩羯座的人際關係，此元素在他們生活中實在不容小覷。無論是在公共還是私人場合，其興趣都集中在人類過去和現在的成就上，並依照自身性格與學術訓練的不同，會從種族、政治、歷史或個人角度來加以考量。大多數摩羯座在與他人相處、調節人際關係時，找到最大的滿足感，尤其是所謂「閒暇時光」裡。他們有著強烈的慾望去影響他人——無論是管理、照顧、引導、保護、說服、改變、勸誘、吸引，或是以各種方式插手他人事務。此傾向難免會讓親友感到煩惱，尤其是還很年輕的時候；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智慧的積累，他們學會了控制這種衝動，開口時自然會獲得更多的尊重和傾聽。事實上，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越能發揮自己的特長。若想見識其最出色的一面，不妨在金婚紀念日或聖誕節之類的節日拜訪，那時他們會把家人、朋友和依賴者聚集在一起，體貼地關心長輩的煩惱，關注年輕人的戀愛，陪伴孩子們的遊戲。他們喜歡記住和慶祝各種紀念日和重要日子，十分重視社交聚會，是出色的男女主人，也因而廣受歡迎，同時還能靈活地適應作為客人的角色。到了晚年，他們通常在著裝和舉止方面被視為權威，被諮詢有關禮儀或社交程序的問題。有些發展不夠成熟的人，會對此類事情賦予過度的重要性，為追逐時尚而造成許多煩惱和開銷。事實上，對於摩羯座而言，穿著不得體、不合適或過時的衣服出席場合，會令他們非常的苦惱；準備出席重大場合所花的時間和精力，絕非浪費；若經濟條件允許，往往傾向於華麗的穿著，即使會犧牲個人舒適，也能設法打扮出令人驚嘆的風采與氣勢。

這種重視外在的傾向，影響了友誼觀，他們更傾向於結交社會地位較高的人，過分關注出人頭地之人，而對中途掉隊的則不甚關心，直到這些人跌得夠低，能在安全距離內施以恩惠，而不必擔心被他們視為同等之輩。簡而言之，這類人的一個缺點就是勢利；而且要記住，此惡習會以各種奇怪面目反覆出現，即便當事人自以為已經克服了。最糟糕的情況，勢利小人會在權貴和富人面前卑躬屈膝，鄙視貧窮和無名之輩；但即使已克服了此弱點，將社會上的野心轉向文學、藝術、政治、甚至宗教圈子，只要依然崇拜世俗的成功，轉身背棄失敗者，其勢利本質依舊沒有改變。

摩羯座對戀愛的興趣極為強烈，無論是對自己還是他人的戀情，這是此星座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甚至值得專門用一章來討論。摩羯人對性別差異的意識非常強烈，在未成熟階段時，幾乎無法在異性面前表現得輕鬆自然，總是帶著某種興奮和緊張。他們總喜歡發出一些挑戰，引發機智的交鋒，但並非總令人愉快，因為其中充滿了暗示和揶揄。大多數摩羯座的男女，在年輕時，都是不可救藥的調情高手，有時到了年長後仍是；即使在相當成熟後，這種弱點也未必能完全克服。在男性身上，此傾向表現為強烈的保護欲，有時甚至帶有施恩的意味；而女性則通常有明顯被保護的渴望，使的舉止常常顯得既迷人又值得信賴。大致而言，男性摩羯以野心為主導特質，而女性摩羯則極具適應力，甚至有時會過度發展，導致完全失去專注或專精的能力；但即便如此，也並非沒有野心，而是將野心寄托在他人身上。這些女性表面上似乎只想討好所有人，實際上正走在社會成功的道路上；一旦她確保自己受到歡迎，就會全力以赴、不遺餘力地推動丈夫、兄弟、父母或孩子的進步。若能促成一段有希望且「合適」的婚姻時，她會感到如魚得水。幸運的是，她身為母親非常慈愛，絕不會把孩子「賣」進不合適的婚姻，因此其做法更傾向於剔除不適合的人選，給條件優良的對象一個公平競爭機會，並適當的偏愛某個候選人，而不是強行撮合違背子女意願的婚事。當她成功為子女安排好婚姻後，往往還會熱心地把注意力轉向親友的孩子們；因為愛情和婚姻在她的生命中，佔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很難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把單身視為解脫。然而此類的熱心關注和干預，無論出於何種善意，對那些天性敏感、內向的人來說，可能並不受歡迎，甚至

令人反感。如果沒有機會做「紅娘」，她也樂於修補破裂的友誼、促成新的關係、消除誤會、理順家庭中的各種糾紛。在未成熟的摩羯座身上，則表現為忍不住想要插手每一件事。

摩羯座的文學風格，如同其一切，具有雙重面貌。一方面是莊重、洪亮、華麗、句式悠長、段落恢弘；有時富有韻律感，總是厚重而令人印象深刻，常常堆砌著隱喻或過度雕琢措辭，使含義被遮蔽，而非揭示其義。另一方面，則是簡練、格言式、言簡意賅，容易以箴言或流行語的形式出現，有時甚至會淪為陳詞濫調、平庸甚至粗俗，如樸實的諺語般。這兩種風格的典範在《傳道書》中交替出現，奇特而有趣，極具摩羯座思想和情感色彩。第三章開篇便是一首關於時節與季節的頌歌，彷彿獻給克洛諾斯：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收穫也有時。」

如此反覆循環，時而哭泣，時而歡笑，時而哀悼，時而起舞；有時殺戮，有時療愈，有時愛，有時恨。這最能代表週而復始的循環。一旦確立此公理，這位傳教士便開始明智地討論財富的價值，以及合理享受世俗財物和舒適生活的正當性。他表現出對長壽的偏愛，以及對死亡的某種病態畏懼——彷彿死亡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終結。這種對物質體驗的高度重視，正是此土象星座的典型特徵。接著，文風再次轉變，在某些精彩段落中，儘管描繪著同一主題，文字變得莊嚴而宏偉，用極其優美而感人的筆觸，展現出一個充實人生靜靜謝幕的畫面：「人復歸永遠的家，哀悼的人在街上徘徊。」之後，作者又回到平實的散文，並以幾段看似突兀的結語收尾，感慨艱澀的文學或哲學探索終究徒勞無功，真正的智慧在於懷抱敬畏之心，單純地接受並遵循先賢所傳下的律法：「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

成熟摩羯座的宗教生活，是其性格中最強烈、最重要的元素。因為當野心達到頂峰時，會轉化為更高的追求，此型人尤其適合擔任神職。繼承傳統、恭敬而正確地執行儀式、盡責地遵守各種禮儀，對土星之子來說都極為契合。此外，他還是理想的懺悔神父，即使在不鼓勵正式懺悔的教會中，仍傾向於非正式地擔任此角色，勤勉地探訪病人、勸誡罪人，並通過頻繁的個人交流，努力引導他們走上正道。這位現實的顧問和紀律專家，既精通人情世故，也滿腹格言和現實案例，非常善於指導他人，說話總帶著權威感，並始終牢記「恩賜越多，責任越大」這句話，不僅適用於物質財富，也適用於智慧、愛與力量等更高層次的天賦。他所給予的宗教教導和服務，通常能貼合普通大眾的需要，因此面對特殊情況或少數群體時，往往會感到有些無所適從。面對此情況，他認為這些人應當遵循習俗來緩解矛盾，卻沒考慮這對他們而言多麼不適應或困難。他還非常堅信一切外在、可見的儀式，能體現內在、靈性的恩典，因而堅持以恭敬的姿態、定期參加節日和聖日禮拜，並且有條不紊地使用固定的讚美和祈禱形式。即使這些形式已經陳舊，且大多數人無法理解，在他看來，絲毫不影響其價值；它們屬於偉大的過去，因此值得尊敬。

據傳統，猶太民族以及印度人都受摩羯座的支配。學生若希望深入研究此思路，應分析這兩個民族的宗教儀式，並比較其習俗，特別是在儀式中，反覆使用了陌生語言誦念禱文和神聖咒語，被認為具有特定價值，即使信徒不一定理解其內容。

印度教和羅馬天主教使用念珠計算禱文，西藏信徒轉動經輪節奏性的祈禱，讓人聯想到薩圖恩的影響。當然，此類做法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信仰的人都採用。對於在新教國家長大的人來說，雖然這些做法顯得多餘甚至可笑，但在發表批評之前，應該三思，因為這可能只是傳統習俗罷了。誠然，單調的練習會使心智變得麻木，但事實上，無論在宗教事務還是其他領域，例行公事和規律性都有其價值。即便從理智角度來看，有節奏地吟唱、重覆祈禱和讚美，確實能安撫身體、穩定心神、調諧靈魂，讓整個人做好充分準備，從而能自由、完整地回應更高層次的振動。事實上，這也是優美音樂的功效，尤其是所謂聖樂。至於哪一種音樂更合適、更有效，是牧神的短笛、教堂唱詩班的格里高利聖詠，還是復興派所鐘愛的《榮耀之歌》的激昂合唱，這取決於種族、性情和當時的環境。而神職人員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懂得如何、以及何時使用這把特殊的鑰匙，開啟奇妙的「天國」，這是存在於每個人內心與周圍的靈性宇宙。宗教儀式要真正有效，就應在我們高層與低層載體之間，建立和諧或對應，使日常意識中較為粗糙的振動或活動平息，從而「開啟永久的門」，讓「榮耀之王」得以進入。在理解了公共與個人敬拜的觀念之後，我們不妨回想耶穌基督曾對門徒（其宗教創立的第一批司祭）說過的話：天國的鑰匙已交付在他們手中。憑借這些鑰匙，他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界也要釋放。也就是說，那些屬於低層載體、純粹肉體本性的紛亂與衝突，都將被平息或約束；如此一來，在虔誠時刻，任何把靈魂拖回塵世的干擾因素，都不會侵入意識；而他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界也要釋放，因為世間有些活動能與靈性領域的振動契合，若以正確方式釋放，在世間所增添的和諧，能豐富天界的和諧。可惜，歷代人們常以自己的方式曲解這段話，許多人甚至將這美麗的言辭扭曲為：凡任何被世間無知的神職人員逐出教門、加以定罪之人，從此刻起，將永遠受束縛，陷於無盡的痛苦之中！

一個真正的摩羯座達到最高境界，目標會是在塵世間建立「天國的律法」；但他主要關心和負責的還是現實生活。因此，在土星的影響下，他們更多是世俗的神職人員，而不是隱士或修士。隱居者和神秘主義者並不適合應對大城市教區中複雜的社會問題，而摩羯座卻能在此環境中如魚得水。他需要盡可能與教眾分享生活經驗，因此最好是已婚人士。希臘正教會堅持神職人員必須結婚，此規定也呼應了使徒的教導：「主教必須只娶一妻。」古希伯來律法也同樣強調這點。在所有主要宗教中，主持的祭司需要深入民間、關心信眾日常事務，幾乎都是已婚，而非獨身階層。此類人對家庭生活有著極強的本能需求，必然會尋求表達的途徑。因此，有些教會禁止世俗神父結婚，要麼只能放棄摩羯型人才的寶貴服務，要麼只能容忍部分神職人員反覆出現的醜聞，這種現象即使在當今拉丁民族中也屢見不鮮。

摩羯座不會犧牲家庭情感和親屬關係，但對於「獻祭於神」的觀念卻充滿熱情，連薄荷、茴香和小茴香最好的部分，都拿來奉獻。在分配祭品時，會特別表現出摩羯座的典型特質：他們認為，慷慨捐贈是為了維護聖殿及其祭司的尊嚴，這與救世濟貧同樣重要。對於他們而言，「施予貧者，乃是借給上主」遠遠不夠，向侍奉聖事的人奉獻珍貴之物，同樣是表達敬意與虔誠的方式。因此，最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儀式，就是「獻祭」。在基督教中，摩羯座的傳教士們往往強調耶穌之死、所謂的「上帝之怒」、以及神學家們將十字架受難相聯繫

的「贖罪犧牲」；卻忽略了主耶穌的生平與事工的重要性——須知，耶穌的生活同樣充滿自我犧牲，絲毫不亞於其死亡。有些摩羯座之所以進入神職，是因性格和世襲的驅使，而非真正受神感召，往往容易在個人生活中，用「救世主已經為我們做了一切」麻痹自己的良知，這是安逸卻危險的教義，忽視效法基督的積極行動，忘記了《新約聖經》中明確的教導：人必須自己承擔責任，親自努力追求救贖，並且「種什麼，收什麼」。

印度社會體系有個顯著特徵，與其宗教教義密切相關，就是將人們明確地劃分為不同的種姓：勞工、商人、士兵或統治者、祭司或教師，每個主要階層都有各自不同的理想和行為標準。這四大階層又被進一步細分，變得極為繁瑣和僵化，帶來了許多不便。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民族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分類與劃界的傾向。跨種姓通婚，或與異族異教通婚，總被視為危險之舉，通常會帶來某種痛苦；行為標準也會因人的社會地位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藥劑師可以做廣告，但醫生若這麼做則會被逐出行業；即便沒有明確規定公共或私人事務的行為準則，大多數人也普遍認為，擔任政府或教會職務、經常處於公眾視野中的人，應當遵守更高的道德標準。此觀念在接受輪迴學說的國家中完全合理，甚至不可避免的。因為年長的「兄長們」理應比年幼的「弟弟們」遵守更為嚴格的規範。

在基督教經典中，早已坦率地承認人們發展上的不平衡，同時也強調了人類本質上的同胞情誼。使徒們依照道德、心智與靈性進化程度的差異，將整個群體劃分為四個主要的階層，這一點毋庸置疑。首先是嬰孩或小孩子，需要用福音的「奶」來餵養，只能接受最簡單、最容易消化的教導，才能在恩典中成長，不會因困惑而受挫。下一階是弟兄們，應當彼此幫助，勤於正當行事，事奉主，並恭敬地對待父老或長者。長者是下一階，需要擔任職務，引導、勸誠和指導年輕人。最後是聖徒，或稱為通過苦難而圓滿的人，其責任是以身作則，並用言教傳授有關靈性宇宙律法的寶貴教義，其內在的異象可以見證靈性宇宙的存在和偉大榮耀。基督徒必須經歷所有這些階段；雖然有些人可能會半途而廢，甚至像許米乃和亞歷山大那樣被暫時「交給惡魔，從而學到一課」，但保羅充滿信心地相信，嬰孩也必能「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的身量。」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基督徒不抱持此希望呢？答案很簡單——因為遺忘了轉世輪迴的教義。在古時，此教義不僅為猶太學者所接受，印度教徒也信奉，並且耶穌在不止一次的場合明確提及此，尤其是他將施洗約翰等同於先知以利亞時。

典型的摩羯座代表人物，可以研究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他出生時太陽和水星都位於摩羯座上升點。想要了解摩羯座特質的人，應當仔細閱讀其傳記。其寫作風格屬於摩羯座華麗而精緻的類型，充滿拉丁語句式，措辭極為學術。他口才極佳，無論是日常談話還是公開演講，都如同時代的迪斯雷利所言，「沈醉在自己滔滔不絕中」。他對儀式的活動很感興趣，也很容易適應社會習俗和傳統，年輕時對當代禮儀遵守得極為嚴格，常常在一個下午拜訪十二到十四個家。他曾認真考慮過擔任神職，並一直堅信規範儀式的重要性。他很早就對《公禱書》中儀式的起源和目的感興趣，有包括信條和教義所表達的內容。羅馬天主教會既吸引人又令他失望，他第一次訪問羅馬帝國首都時，成為人生的轉折點。在聖彼得大教堂，他第一次體會到「教會合一」此理想的意義，並開始渴望實現它。同年（1832年）他進一步學習，以全新視角看待基督教。他說：「基督教的象徵儀式、恩典的渠道、以及從首領開始的教師傳承，對他來說是一個崇高的結構，完全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提升了我們生活社群的理念，以及通過新的途徑接近至高者。」

格萊斯頓評論自身在伊頓公學時期的宗教生活時，也有類似的感受——這是他離開學校四十多年後所做的評論。他說：「基督教的實際教義已經死去，幸運的是，其各種形式還沒有被拋棄。」此想法會讓許多誠懇而虔誠的人極為反感；可能只有摩羯座才能此訓練中安然無恙。對於其他類型的人來說，這種教育會導致他們變得虛偽、表裡不一；又或者憤世嫉俗、懷疑主義，蔑視那些做著「無用欺騙把戲」的人。如同許多法國最激進的無神論者，實際上都出自耶穌會學校，以及其他修道院教育機構，強調外在形式到令人厭煩的程度。

另一位偉大的英國人，其事業、文風和談吐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升摩羯座，那就是麥考利勳爵，是位政治家、歷史學家、散文家兼詩人；他是此類型極為傑出的代表。據說他有摩羯座的一個弱點——話太多，這一點可見於西德尼·史密斯對他晚年的風趣評論：「麥考利確實在進步。昨天他有一些精彩的沉默時刻。」不過，其出生時辰並不為人所知。

或許將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與這兩位偉人相提並論不太公平，尤其在英國，因為他已成為間接和迴避手段的代名詞。不過，近來的傳記作者指出，大眾對其評價其實有失公允，其愛國主義是真誠的，儘管他的原則是「靈活變通」，但其中仍然有一定的堅守。他熱衷於研究和教授最有效的外交手段，並且認同格萊斯頓的觀點，即應始終貫徹人民的整體意願。有趣的是，這兩位政治家的共同愛好之一，都是在自家鄉間莊園裡疏伐林木：此義大利政治家親自監督將多餘的樹木砍掉，而英國政治家則親手完成這項工作。或許，此愛好正好反映了他們堅定的信念：為了國家整體的健康發展，少數群體的犧牲是必要的！

若想描述和歸類摩羯座的外貌，比在心智和情感層面上更難。筆者所收集到的摩羯座樣本，在體型和外貌上可謂千差萬別。大多數摩羯座的人都相貌端正，在當代用「土星氣質」這個詞形容顯然並不合適。一些古籍強調摩羯座人外表嚴肅、易於憂鬱和沮喪的傾向、灰暗的面容、黝黑的膚色、柔順稀疏的黑髮、和稀少的小鬍鬚。但筆者名單上的大多數摩羯座人，尤其是蘇格蘭人，膚色都很白皙。男性都很英俊，女性則極具吸引力，甚至有些稱得上美麗。她們大多擁有柔軟卷曲的淺色秀髮，而傳統上認為與山羊相似之處，僅在極少數人身上表現，例如略長的臉型、後縮的下巴，以及眼中清澈閃爍的琥珀色光芒。通常來說，其性格非常活潑健談，甚至可以說是滔滔不絕，只有一兩個人在家人面前會顯得沈默寡言、陷入深思。在這些白皙類型中，有三位身材矮小，這有時被認為是摩羯座的典型特徵；其中兩位是男性。其他人都身材高大，有些甚至超過六英尺，體格健壯。和往常一樣，所謂的男性和女性類型，並不完全等同於生理性別的劃分；其中有一位男性外表幾乎被誤認為女性，而有一位女性則擁有極為出色的大學經歷——像格萊斯頓一樣獲得雙學位——後來在婦女參政運動中表現突出，展現了卓越的商業才能、組織能力和令人羨慕的吃苦耐勞精神。她身材高挑，膚色較深，擁有一頭濃密美麗的頭髮。這些人幾乎都屬於專業人士或中上階層，也許如果從社會底層收集樣本，可能會更容易看到與摩羯座相關的傳統形象，例如不滿、憂鬱和不討人喜歡的特質。此外，健談型摩羯座人喜歡復述和總結，如果說話者缺乏智慧，只是絮絮叨叨地談論鄰里的瑣事，這種健談就會變得非常令人厭倦；而當其抱負僅限於在財富和「體面」上勝過鄰居時，這樣的野心也很難讓人覺得愉快或受到激勵。

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中，有一些較為莊重的神職人員和政治家，體現了這種摩羯座類型——最典型的要數沃爾西紅衣主教，其輝煌、傲慢，以及完全投身於世俗事務的勃勃野心，最終也導致了覆滅。這段台詞常被引用——

「如果我對上帝的熱忱，有我對國王的一半就好了——」

鮮明地展現了從低等理想向更高追求的轉變；野心本身依然存在，只是變得更為高尚和崇高。《哈姆雷特》中的波洛涅斯則是較不莊重的代表；在社會地位更低的層面，則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多話而和善的老婦人奶媽。摩羯座性格的陰暗面，可以從狄更斯筆下的費根看出來，他靠欺騙別人過活，對死亡的恐懼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時間之父和聖誕老人都被描繪為精力充沛的老人，而土星的子女們也特別與長壽有關。據說摩羯座的人在五十六歲到七十歲之間達到人生巔峰，此黃金時期比其他任何類型都要長且年老。許多摩羯座的人能活到八十多歲，有些甚至在接近百歲或超過百歲時，依然健康硬朗，頭腦清晰，身體各項機能保持良好。或許，摩羯座的節奏感使他們的心跳比他人更有力、更規律，其雄心壯志讓他們在體質形成的關鍵時期，避免飲食上的過度放縱；雖然摩羯座最終都能達到心中的高峰，但通常在年輕時都要經歷一番奮鬥。健康方面的主要隱患在於抱負受挫，導致不滿和憂鬱，這可能引發肝膽不適及其他消化系統紊亂。到了晚年，若事業有成，可能會出現痛風等問題；若成功遲遲未至，前景依然受限、環境壓抑，憂鬱和沮喪則可能演變為抑鬱症。最好的療法是保持希望和融入愉快的社交圈。有時換個環境也很有益，甚至是必要的，但這種改變不應是前往孤獨之地，而是城市娛樂休閒場所，比如海德公園或布洛涅森林。摩羯座的人更喜歡時尚的溫泉勝地，而非鄉間小屋或荒野山地。他們在受歡迎的度假村裡，熱衷於與各類名人交流，或聆聽無名之輩的見聞和猜測。在這樣的場合，他們會選擇經濟條件允許下最舒適的酒店，並且廚師的手藝往往被視為重要因素；因為摩羯座的味覺很敏感，常常會花不少時間和精力去培養。

水瓶座

持水者

追求真理者或科學家的星座

固定風象星座

基調——真理

關鍵詞——探究

主宰星——天王星

神秘寶石——藍寶石、蛋白石（歐泊）

顏色——？

金屬——鋁？

身體特徵——吸收

心智特徵——好奇心

「應當時常想起這些反思：細審宇宙的本性與我自身的本性，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思考自己在整體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並且當知，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我，按照我所歸屬的本體去行動和言說。

* * * *

哲學家塞克斯圖斯……也教我以自然與理性為生活的準則……並幫助我制定了一套真實、明晰且有條理的人生和行為規範；他還教我無論何時都不應表現出絲毫憤怒，而要始終保持平和……同時又不失溫厚仁愛。他以自身為例，讓我明白，一個人完全可以在不張揚、不炫耀的情況下，真切地表達善意；同樣，也可以擁有淵博的學識而不自負和誇耀。

* * * *

至於那些真正的哲學家，他（安東尼努斯·庇護）非常尊重；但並不因此責備其他人。」——馬可·奧勒留

第十一章：水瓶型類型

水瓶座的主宰星是天王星，烏拉諾斯。古典作家筆下的烏拉諾斯，是薩圖恩之父、是朱比特及其兄弟的祖父，以及眾多小神的曾祖父。因此，烏拉諾斯被視為偉大力量，與萬物初始、宇宙建構基本原則密切相關。詩人們通過神話，試圖描繪這位神祇在天界體系中的地位，在冥思後，產生的印象是一種遙遠、不可及、浩瀚無垠、難以言喻、無法定義的存在。他所關涉的是難以掌握的根本真理。在那遙遠的時代，其王國才剛誕生，混沌的統治甫結束，甚至最初的分化或分類傾向尚未活躍。因此，在神話的烏拉諾斯統治時期裡，其子女們仍被囚禁在母親提提亞的黑暗之中。提提亞被稱為「大地」，象徵著宇宙中的女性原則——物質。後來，他們密謀推翻烏拉諾斯，薩圖恩在閹割父親後掌握政權。薩圖恩代表的是振動或規律形式的能量；此神話宣示「時間設定了界限，並劃分邊界。」此叛逆之子的行為，使烏拉諾斯從此失去了創造的能力，轉而「落入」了廣闊的涅普頓之洋，而涅普頓的領域象徵著星光界。因而誕生了愛神阿佛洛狄忒，同時，開啟了一個全新活動和能量秩序，使得宇宙從混沌之境中演化而來。

希伯來經文在《創世記》第一章中，以另一種方式講述相同故事，同樣一開始天地僅為潛在存在。上帝的靈運行於水面之前，天地「無形空虛」，之後「旱地」——也就是物質層面——才得以顯現，光才能充分震動發揮。古老諸神的工作是創造能量；接下來是創造活動，最終分化出各種類型和形態。上述對「至高天之神」烏拉諾斯的詩意描述，似乎將他提升到一個極其遙遠的領域，以至於難以理解其功能。然而，他所主宰的這片奇妙領域，其實並不遙遠或陌生。「天國就在我們心中。」這句神秘的話極為真確；我們確實處於天國之中。其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在物質層面。這句話意義深遠，地球母親散發著溫柔而美麗的光輝，如同其他行星兄弟姐妹，都是輝煌蒼穹的一部分。烏拉諾斯的力量也被定義為「空間之神」，一切存在都與他有某種關聯，並處於其影響範圍之內。在古典藝術中，從未出現其形象的繪畫，可見古人對他有著特殊崇敬；而關於薩圖恩及其子女的繪畫卻屢見不鮮。對於那些創造出複雜神話體系的信仰者，我們很可能低估其敬畏之心；而那些輕率談論「永恒」與「無限」的人，也許應學習謙卑。人類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去理解上帝的某些面向與屬性，並在其面前低頭致敬。思想蓬勃的希臘人對神的最高理解，並非僅止於宙斯。他們可以談論宙斯，向他祈禱；但在宙斯之上有克洛諾斯，在克洛諾斯之上有烏拉諾斯，在烏拉諾斯之上是混沌；而在混沌之上，是無人言說的「最初因」。東方民族也有類似的觀念和保留，印度聖者商羯羅的禱詞最能表達此敬畏之情：「主啊，請寬恕我三種罪過：祢本無形體，我卻在冥想中賦予祢形象；祢超越一切屬性，我卻在讚美中描述祢；我在參拜聖地時，忽略了祢無處不在。」努力去理解神某些面向的偉大和宏大，有助於靈性成長，而非阻礙。唯獨不要將此面向視為整體，從而落入偶像崇拜。將上帝視為蒼穹之主、萬千恒星與行星的源頭與本原，最能激發敬畏之心。祂最突出的特質，在人類中體現為「廣闊異象」，北方詩人用鮮明的象徵或短語表達了這點。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有「沈默的守望者」之說，「全視之眼」則是所有共濟會員都熟悉的象徵。希伯來詩人在其精彩的詩句中，也多次提及此特質：「瞧！祂保護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覺。」自然如此，因為此神在時間尚未存在之前就已存在，晝夜、冬夏、休止與活動的交替，對此毫無影響。

典型高度發展水瓶座的特質，正如前文所述，是非凡的遠見和寬廣的視野。他完全沒有偏見，思想開放，絲毫不受任何成見或迷信的影響。傳統與權威對他毫無約束力。當他面

對這些時，內心依然平靜安然，甚至帶著某種友善和興趣；但無論對於傳統和權威多麼有禮貌，都不會因此遮蔽自己的眼光，也不會停止以求真的目光審視。其方式既不激進，也不好鬥。他懂得等待；而且等待得越久，越能清楚地認識到，在值得探究的事物上，想要獲得確定性是多麼困難，也越明白過於倉促地否定其他人理論是多麼愚蠢——畢竟他們同樣有可能是正確的。因此，此類人完全沒有做作之態，在知識方面也絕無虛榮和自負。他願意向任何人學習，哪怕是一個小孩，因為他唯一確信的就是自己所知甚少。在耐心探究和深入思考之後，若他發現了某個新知或揭示了某個謬誤，通常會迫不及待地將此信息傳遞給他人，即便這會推翻自己曾堅持的觀點，甚至放棄自己最喜歡的理論。事實上，這是最理想的科學家類型；不一定是實用科學家，在物質層面應用自然法則；有的是專注於研究這些法則、追求真理的學生——耐心、冷靜、不知疲倦。方法是全面考察問題，形成自己的假設，然後搜集事實，不斷檢驗和試煉自己的理論，直到經得起任何挑戰。實際上，「事情的真相是什麼？」才是此人唯一關心的問題，而平庸工匠常常自詡的科學態度、總愛問「這有什麼用？」等，幾乎從未進入此人思考範圍。

初始發展的水瓶座性格缺點，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低效。因為在早期階段，廣闊的視野似乎讓他感到困惑，而非給予幫助。寬廣的眼界常常伴隨著極其短淺的目光，以至於實際細節在一片模糊中被忽略。因此，儘管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有許多事情應該去做，卻很難決定究竟該從哪裡、何時開始。因此，往往會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瑣事上，經常因為在微不足道的決定上，猶豫不決而錯失最佳機會，缺乏實際常識，無法善用現有條件實現目標，因此難以取得最佳成果。他們的專注力很弱，雖然通常性格隨和、善良，也常被稱為

「無害」，但由於缺乏想象力和相應的圓滑，往往會因考慮不周而陷入困境。其記憶力有時也不太好——或者說反應較慢。重要的細節常常被遺忘，等想起來時已為時已晚。他們做事常常猶豫不決、缺乏頭緒，這種表現會讓更有能力、更實際的人感到格外惱火。另一個常被指責的缺點，是道德和身體上的懦弱；大多數水瓶座人確實有一種「以和為貴」的傾向。在高度發展的階段，也許會為了自己認為重要的真理、或保護弱者而奮起抗爭；但只要敵方對策略和鬥爭方法擅長，在當下總能占到便宜，因為水瓶座很容易被引導去思考抽象的對錯問題，而不是集中精力應對攻擊或防禦。大多數水瓶座人，尤其是女性，面對敵人來襲時容易慌亂和困惑，一旦卷入衝突——在初級發展類型中常見——他們只會依靠某個堅守的信念上、笨拙而盲目地反擊，別無他法，促使奮起的主要動力只是想盡快結束麻煩。在混亂中，可能會一再讓步，但當爭鬥的喧囂平息、局勢明朗之後，會發現水瓶座人依然堅守原地，因為如果其視野真的廣闊，就不可能僅僅為了取悅他人而收窄。此種心態，再加上典型追求真理者往往反抗傳統，導致各種令人不安的突破常規之舉，因此水瓶座男女很難成為「格蘭迪夫人」（即世俗輿論）的寵兒。他們的發展一樣遵循著規律，但尊崇的法則未必是社會推崇的，因此水瓶座人往往我行我素，無視傳統和權威，常遭遇敵意和批評，尤其是女性更甚。

許多學生感到困惑，既然上升天王星的人相較於上升水瓶座的人，更傾向於反抗公眾輿論，為何天王星是水瓶座的守護星。一般來說，成熟的水瓶座性格較為平和，性情溫和友善，不會做出令人震驚的怪異行為，從而冒犯家人和朋友的感情；但如果天王星上升在更具活力和進取心的星座，尤其是基本宮星座（傾向以某種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就很容易導致古怪行為，做出不可思議、難以理解的決定，尤其是當此人性格尚未成熟、且缺乏自律時。對於那些足夠有分寸、能自我控制、不走極端的人來說，上升天王星常常與一絲天才氣

質相關；但如果天王星上升時性格失衡、判斷力欠佳，尤其是在白羊座或雙子座，那就預示著人生將會充滿波折和動盪。

這第十一個星座自然與命盤第十一宮相關，根據傳統，此宮代表人與整體人類之間的特殊關係。此宮代表朋友，以及友誼帶來的各種經歷，同時也暗示了大眾對他的感觀。在水瓶座描繪中，他慷慨地傾瀉出攜帶的水——也就是情感；而真正的水瓶座情感確實廣泛而深遠。他們對整個世界都懷有友善與人道態度，不僅願意與異族、異語的人建立友誼，還對動物界的「弟弟妹妹們」溫柔關愛，甚至帶有些感傷色彩。這類人會不辭辛勞地提升周圍人的舒適與福祉，在為他人設計簡單而健康的娛樂後，獲得極大滿足。常常積極捐助鄉村度假基金、改善貧困人群生活的慈善組織等；但有時，人類的苦難與悲傷，會讓他們感到無法承受的沈重。若其世界觀偏向懷疑或不可知論，那麼從事的工作也會因為情緒沮喪而失去意義。他們缺乏堅定信念，無法讓人滿懷希望地度過艱難與黑暗時期；雖然他們與獅子座一樣擁有開闊的視野和寬廣的心胸，但他們習慣於從外部來看待人生問題，而非從核心，使得難以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這兩種類型的差異，也可見於與他人的交往中。獅子座本能地信任他人，意識到在道德進化中，大多數人其實比其外在行為更為高尚，儘管可能因惡習而無法達到自身的理想水平；而獅子座的信任，常常能幫助他們掙脫束縛，達到自身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水瓶座不是信任他人，而是研究他們，認真、耐心、仔細地觀察其言行，甚至其思想；但人類因為自知不足，並不喜歡被剖析，因而在此過程中往往會變得不安。同時，人們也渴望被欣賞和關注，但與水瓶座熟的人會驚訝地發現，水瓶座給予的友善與關心，儘管讓人自尊心受寵、虛榮心得到滿足，但他們對後來認識的人也會如此。若這些人本身性格易嫉妒且要求多，將難以維繫與水瓶座的友誼；但拒絕這種友誼其實並不明智，因為水瓶座的友誼是建立在深刻的理解、和個人的尊重之上，直達性格的根基。他們平靜的感情純淨透明，真誠無瑕，非常值得珍惜。儘管這種博愛情感很難受到稱讚，不像一些更狹隘、盲目的人表現出專注於個人的熱情。

很容易能理解，上述特徵有時會導致親密感情方面的孤立和靈魂孤獨。在性格尚未成熟的階段，因為無法建立持久穩定的友誼，或無法明確、持續地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使這種困擾變得更加嚴重。記憶力不好的人，很難對個人保持忠誠；有強烈的求知欲卻缺乏想象力，即使性格友好、善意，也常常會在人際交往中鬧出尷尬。事實上，未成熟的水瓶座人經常因為直率、缺乏分寸地詢問他人的感受、行為和觀點而惹麻煩。他們似乎缺乏直覺來洞察表象背後，但又無法容忍表象的存在；當他們揭開面紗、探究到事情的本質後，往往會困惑甚至失望地發現，所謂的「秘密」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且還可能天真地把這種看法直接說出來，無意中傷害了別人，結果使自己更困惑和驚訝。

水瓶座的兒女——尤其是男性——通常較晚結婚，儘管最終大多還是會步入婚姻。他們常常以友誼為愛情的基礎，選擇的伴侶不僅僅是配偶，更是「知己」，能夠分享水瓶座豐富多樣的精神世界和興趣。水瓶座天生具備適合婚姻的素質，他們擁有寶貴的寬廣和無偏見的視野，能夠包容遺傳、環境、成長和教育上的差異。此星座的善良與人道精神，也有利於婚姻關係；典型的水瓶座人天性寬厚，要求不多，付出很多，不會有小氣的專制或幼稚的嫉妒心，並且在婚姻的親密關係中，始終懷有溫柔的體貼——這種體貼源自對宇宙法則的天生敬畏，以及對人類未來福祉的崇高追求。正因如此，水瓶座男性在婚姻上的拖延更令人惋惜；但這完全是性格特質的自然結果。無論男女，水瓶座都很難完全放開自己，往往在友情

已無法維持的情況下，仍執著幻想著「安全而愉快的友誼」。即使婚姻的目標近在眼前，他們也會對明確表達愛意感到退縮、猶豫、閃躲，甚至表現得有些不公平和不近人情。在有利的情況下，青春的熱情或許能讓水瓶座早早訂婚，但即便如此，距離真正步入婚姻往往還要經歷數年。對於任何以冷靜、全面眼光看待婚姻的人來說，前路總會有「攔路虎」；而水瓶座又不熱衷於賺錢，貧困往往成為最大障礙。水瓶座的善良和體貼，使得男方不忍心讓未婚妻面對他認為的艱難生活，女性水瓶座則不願成為所愛之人的負擔。因此，無論男女，勇氣、信心和希望都被擋置一旁，恐懼、懷疑和拖延卻一路占了上風。女性水瓶座的追求者可能不想等，而果斷「斬斷亂麻」；而男性水瓶座則可能被準岳父直言不諱地催促，要他讓位給更有魄力的競爭者。於是，往往更有激情的情敵搶走了水瓶座的心上人；而水瓶座在嘆息幾聲之後，又會恢復到朋友的身份，隨著歲月流逝，不斷重複類似的經歷，卻始終不明白自己到底錯在何處。「膽小難追佳人」，女性是要選擇一個無論缺點為何、卻能充滿熱情地表達愛意的男人，還是一個連自己是否想結婚都拿不準的男人？她很難會把幸福托付猶豫不決之人。若發現追求者其實只是個冷靜的「考官」，沒有比這更扼殺浪漫了——不斷考察、權衡、猶豫，已考慮無數其他「可能性」。於是，歲月悄然流逝，直到中年已過，四十歲生日、或參加最後一位單身好友的婚禮，才突然讓這位多愁善感的水瓶座意識到，自己正走向無子女、孤獨的晚年。此時，他早已盡到了孝順兒子和慷慨兄長的責任，終於認真地開始追求婚姻，鄭重而真誠地承擔起神聖婚姻所帶來的重大責任。

在未成熟階段，這種猶豫和動搖的傾向更加明顯，連非常瑣碎的細節都會反覆權衡、仔細審視，成為利弊考量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此型人天性善良、富有感情，又喜歡研究性格，很容易陷入一系列愚蠢的調情之中，而他們更願意將此稱為柏拉圖式的友誼。即使這些關係突然結束，也很少會讓他們真正感到心痛——至少對於水瓶座來說是如此。

水瓶座男性在作為丈夫和父親時，儘管表現堪稱楷模，但在婚姻法律等相關議題，很少持僵化的正統觀點。水瓶座對於承諾極為忠誠和守信——至少在婚姻關係正式確立之後如此——但對那些未能做到忠誠的人，卻極為寬容。他傾向於為少數群體立法，支持英國法律進行重大改革，特別是當法律對於弱勢性別造成沉重壓力。對於無知者、尚未成熟者、以及那些無法控制自己慾望的人，他也會給予細緻的關注。水瓶座得出的結論，往往會讓忽視現實的人感到良心不安。水瓶座追求真理，對人生理論不感興趣，而是直接深入事實，無畏面對，無論這些事實多麼令人震驚。他會準確地計算，有多少男女終生受酒鬼、罪犯和瘋子束縛；又有多少人因為配偶智力缺陷、或極度缺乏自制力，而在婚姻中苦苦掙扎、毫無希望。他會思考，為了人類和國家的利益，這些人是否應該被允許——更不用說強制——繼續維持這樣的婚姻。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被禁止結婚，但其病情卻不能使已締結的婚姻失效；他發現，至少在工人階層中，許多失去配偶的人被現實所迫，不得不重新組建家庭，而法律的壓力下，又只能選擇對孩子成長極為不利的母親。繼續調查下去，水瓶座會發現，現行體制是讓性格和脾氣完全不合的人，被迫生活在一起——有時還要在極為狹小的空間中掙扎。他發現，嘴叨的妻子會使丈夫逃至酒館，而殘暴專橫的丈夫則摧毀了女性的神經和體魄，這本應孕育和撫養健康公民。促使水瓶座挑戰傳統、震驚世俗的，並非感官欲望，而是常識和對同胞福祉的真誠關切。他會提出，離婚應更加自由和容易達成；但他既不會為此積極鼓動，也不會為之奮鬥，只是滿足於用統計數據證明改革的必要性。當更激進的人推動改革實現後，他仍會繼續走在和諧婚姻的美好道路上，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展示，一個和諧婚姻可以是多麼美好、互助的關係。

占星學的學生常常感到困惑，要如何將水瓶座典範特質，與天王星這個「離婚之星」相調和。也就是說，當一段婚姻以離異和訴諸法庭慘淡收場時，幾乎總能在星盤中看到天王星帶來的不利影響。解開這個謎團的關鍵，正如本章反覆強調的，是天王星代表著一個人的人生觀。而在婚姻中，唯有同理彼此觀點，才是幸福婚姻絕對且根本的必要條件。性格上的衝突，可以通過共同經歷而逐漸磨合；性情不合的人，也可能逐步協調一致；單純的興趣差異，往往還能為婚姻增添情趣；即便思維和智力類型各異，也依然可以彼此吸引、相互欣賞。但要徹底改變自己的人生觀，學會用對方的眼光看待世界，能理解和同情對方的視角，哪怕在自己看來是狹隘或扭曲，且自己內在視野認為清晰易懂——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高度發展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即便如此，也往往需要通過痛苦的磨煉才能實現。因此，天王星在命盤中的不利位置，常常與突如其来、令人不安的經歷相關，這些經歷會拓寬一個人的視野，有時也會讓人失去原本珍視的幻想。因而天王星被歸為「兇星」，人們也因此畏懼其不良相位。但對於真正屬於天王星的「子民」——那些堅信「沒有任何宗教高於真理」、「沒有任何東西值得用來交換真理」的人——天王星則會投以善意的目光。在細緻研究星盤後，若發現天王星向自己伸出手，應當無所畏懼地去握住它。儘管這隻手可能會引領他們走過孤獨、坎坷甚至荊棘叢生的道路，但始終會帶領他們攀登高處，最終獲得真正開闊的視野。

若想了解水瓶座的主要風格特徵，最好的辦法便是閱讀華茲華斯的詩歌，先讀他最著名的段落，再讀一些較為平淡、不那麼受歡迎的詩作。他對於如何創作詩歌的理論極具代表性；始終將「真實」置於首位，並且一直反對「詩歌辭藻」，因為日常生活中的樸素語言自有詩意。此心態是對自然法則的敬畏——這是偉大水瓶型靈魂的標誌。其詩歌所涉獵的主題極為廣泛，從貧困孤兒的破舊斗篷，到人類靈魂的歷史，再到星空的奇觀，無不展現出天王星之子的氣質。這位詩人在談論人生偉大奧秘時，所用的語言和獅子座詩人一樣直接坦率，但描寫力卻更為豐富。事實上，他在某些段落中有時過度描寫細節。華茲華斯許多最受歡迎的詩作，實際上都近乎平實；而他大部分作品之所以鮮有人讀，恰恰是因為它們過於平淡、近乎散文。

華茲華斯的出生時辰已不可考，但我將其詩歌與約翰·羅斯金早期的詩作進行比較，得以辨識出其類型。羅斯金的出生時辰據記載，太陽升於水瓶座，天王星接近天頂。羅斯金年長後放棄了詩歌創作，這對文學來說或許並非損失，因為他轉而以極為優美的英文散文描寫，這些文字至今仍被認為是最精美的篇章。《威尼斯之石》開篇幾章便是其文風最精湛的例證。縱觀整個文學生涯，始終展現出水瓶座最顯著的特質——簡潔、真誠、追求真理的態度和勤於學習的習慣；此外，最重要的是，他強烈關注社會學以及全人類真正的福祉。

水瓶座的宗教傾向是一種深思且虔敬的不可知論，這種態度是因為認識到，有限的人類心智無法企及無限。若他對宗教形式和儀式感興趣，那也是出於研究和比較的目的。對於世界各大宗教的經典，以及偉大宗教創始人的傳統教義，他也以同樣態度對待，不接受任何人的結論，無論是來自神職人員還是教友；而是自己深入探究、思考和質詢。若要他闡述其信仰的基礎，他會以準確而謹慎的態度擬定一份聲明，力求成為一份完全坦率且認真負責的文件；但很可能因為過多的修正與保留條款，而顯得頗為乏味。然而，他為此類著作所做的筆記，往往比書本更有可讀性，有些最精彩的筆記，甚至從未被系統性整理成書籍。馬可·

奧勒留是偉大哲學家兼羅馬皇帝，其隨筆和日記，就展現了水瓶座心靈最崇高、最優秀的一面。這位偉大的異教徒以平穩而全面的視角看待人生，儘管他有不可知論的情緒，意識到對他而言最重要、最本質事實，既無法、也不可能被邏輯證明，並且他最珍視、最神聖的信念，也可能摻雜著許多人類的錯誤，但他勇敢且真誠的表達信仰，遠勝於許多現代所謂的基督徒。「無論諸神如何安排，皆充滿睿智的遠見……諸神確實存在，並且他們確實關心人類事務，賦予人類完全的能力，使其不致陷入真正的邪惡。」此類表述或許聽起來有些陌生，但在閱讀時必須小心，不要誤解其含義。許多偉大而虔敬的靈魂，更願意談論「天界」或「神的力量」，而非直呼「上帝」之名。猶太先知和教師在《舊約》中，常用複數形式稱諸神——如「以羅欣」，儘管其譯者有時會掩蓋這一點。正是這些「力量」說：「讓我們按照我們的形象造人。」——對於研究不同人類類型的占星學者而言，這句話意義深遠。新教教會不太重視關於天使職事的傳統教義，即使在早期，許多內容也有意保留，不向大眾公開，或許是因為深怕無知的人們崇拜神的某一方面，而忘記本質上的一體性；某些博學的教父，尤其是狄奧尼修斯，則對天界的階層進行深入研究。在所有偉大的宗教中，有許多奇特且有趣的知識，都與這些強大力量相關，而這些力量總是與天體聯繫在一起。這是比較宗教學的一個分支，強烈的吸引著思想深刻、認真的水瓶座子弟去研究。若能以謹慎、比較的方式進一步深入研究，會逐漸意識到，占星學呈現了更可接受的宗教教義，勝於任何精心編纂的信條或教義問答。即便只是研究天文學，也讓有勇氣面對自身渺小的人心生敬畏；但僅僅觀察外在形式，永遠無法滿足人的全部需求，除非意識到物質宇宙只是「上帝的外衣」，上帝在感官可見的世界中無所不在，在思想和精神情感世界中亦然，從而真正體會到，身、心、靈是一個整體，自己是這奇妙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實際宗教生活方面，「我是不是同胞的守護者？」此問題始終縈繞在水瓶座的心頭；他會給予堅定肯定的答覆，懷著熱情的同情心，尋找積極、有組織的慈善事業，提供金錢或實際支持；對他而言，外在的禮拜形式幾乎毫無意義，很少認為某個聖地或物品更值得尊敬。因此，儘管水瓶座心地仁慈、生活正直、行為無私，卻常常被心胸狹窄且「自命清高」者視為被上帝遺棄、毫無宗教信仰的人。現代基督教有個奇特傾向，會將尋求真理者排除在該宗教之外，可見於教會對科學探究和研究精神的持續打壓。基督在揀選的十二門徒中，尚且能容納那位多疑的多馬，但現代基督徒卻無法做到這點。而《聖經》中最具不可知論色彩的一部——講述約伯的懷疑與苦難的奇特戲劇，充滿了典型的水瓶座式質問——在羅馬教會中是禁書，甚至連神父也不被允許翻譯。其戲劇性和寫作風格暗示其作者可能是巨蟹座，但其精神和結論卻明顯受到天王星的影響，書中提出的問題，自人類誕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求知者。

「當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里？
大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
光是如何分開的？
東風是如何吹遍大地？
雨有父親嗎？
是誰生出了露珠？
是誰把智慧放在人的內心？
誰賦予心智理解力？」

而這一切探尋的結果，更加確信了人的一無所知；唯有敬畏上主、尊崇造物的奇妙，才是智慧的開端。

水瓶座的觀點極為寬廣與包容，並不明顯偏愛某特定的宗教儀式。思想先進的人，往往會以莊重且禮貌的寬容態度，對待所有儀式，且更傾向於一視同仁地缺席各種儀式和典禮，來表達此態度。然而，若有人向他展示神聖符號的內在意義、以及廣泛普遍性實——尤其圓、十字、三角形、立方體、螺旋等數學符號，他一定會對這些符號懷有特殊的敬意。有些樸實且具體的物品，能呈現宗教真理，其中有一件特別吸引此類型的人。麵包的神聖本質——象徵「主的身體」——只有具有清晰視野和廣闊同情心的人，才能真正領會其內在含義。自古以來，「生命之杖」（即麵包）與那賜予一切美善的神相關，也暗示祂與世人之間的關係。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祭壇上供奉米飯、玉米或簡單的大麥餅，或是獻上陳設餅和聖餅——只要認真思考此主題，都會被此行為背後的思想所打動和吸引。水瓶座更偏好貴格會的無聲感恩，而非彌撒的繁複儀式——這取決於種族和環境——但「麵包象徵美好而神聖事物」，不僅是上帝的恩賜，更代表著人類奮鬥的辛勞與堅持，這些都深深觸動著水瓶座。看到麵包被浪費、被忽視、發黴變硬，或隨意丟棄在塵土中被人踐踏，會使他極其反感——而在當今富裕的英國，這種現象卻屢見不鮮。在義大利和其他天主教國家，女僕若不小心掉了一塊麵包，會虔誠地把它撿起來親吻，以示歉意。那些以優越態度嘲笑此「極端迷信」的遊客，倒不妨深思此習俗的古老教義，學著向自己國內雇主和雇員傳達一些水瓶座式的熱情，認識到人類勞動的價值和尊嚴，以及其象徵物的敬意。

此星座在外貌上的影響是非凡的高貴，尤其側面輪廓尤為明顯。這無疑是「人類」的星座，即使是在尚未充分發展的個體身上，也絕不會在體態或面上，流露出任何低等動物的特徵。此類型在情感生活中，表現出冷靜與柏拉圖式傾向，在身體特徵上也有奇特的呼應——男性往往帶有一些女性特質，而女性則帶有某些男性化的特徵。有時，一個身材勻稱的男性，其臀部寬度幾乎與肩膀相當，彷彿陽剛的體格竟是建立在女性骨架之上；而在極為優秀且極具女性魅力的女性身上，也會出現窄臀和男性化的動作、姿態。通常，這類人身材高挑、膚色白皙，擁有藍色或灰色的眼睛，眼眶深陷且間距較寬；許多人還有學者特有微微低頭的習慣，彷彿腦中思緒的重量使頭顱下垂。其聲音溫和且略顯單調，很少大笑；但許多人擁有一種格外迷人、令人愉悅的微笑，出乎意料而更具魅力。當某個充滿熱情或精力的朋友，試圖鼓勵他們迅速做出重要決定時，他們一慣的嚴肅表情會變得焦慮，寬闊的額頭上出現橫向的憂慮皺紋。其動作通常和思考一樣從容不迫，儘管性格平和安靜，但有時也會極為直率甚至嚴厲——尤其是在面對最為厭惡的惡習時，比如狡猾、虛偽和雙面人。沒有什麼能動搖他們「信任真理」，就算有人未直接說謊、卻用巧妙的言辭讓聽眾產生錯誤印象，也會激起水瓶座強烈的憤慨，嚴重程度不亞於歪曲或隱瞞真相者。

據早期的占星家所言，水瓶座「主宰血液」，而水瓶座健康不佳時，最典型的症狀就是血液循環遲緩，手腳冰冷，有時還會出現凍瘡。友誼和新鮮空氣是最好的良藥，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美麗風景中徒步旅行，是理想的處方，能帶來奇跡般的效果。水瓶座的人應經常提醒自己健康的好處，通過遵循自然規律保持身體健康，也是對他人的責任；因為此類型的人性格有些冷淡，容易因此變得有點懶惰，尤其是在性格尚未成熟的階段。

「唯有詩歌能訴說她的夢；
唯有憑藉文字的精妙魔力，
方能將想像自黑暗的咒縛、
啞然的迷魅中拯救出來。
世上誰能斷言：
『你不是詩人——不得訴說你的夢』？
因為凡是靈魂未成頑石之人，
皆有異象；若曾愛過，
又在母語中得良好滋養，
便都會想要說出心中的夢。」
——濟慈

「悲傷難以承受，疑慮久久難消；
受苦者各陳其說，自有一套禍福之理；
但上帝只在少數人的耳邊低語；
其餘的人盡可推理論證——唯有我們音樂家才真正知道。」
——布朗寧

雙魚座

魚

詩人或詮釋者的星座

變動的水象星座

基調——愛

關鍵詞——合一

主宰星——海王星

神秘寶石——橄欖石、月光石

顏色——淡丁香紫？

金屬——鋁？

身體特徵——溶解

心智特徵——洞見

「歡宴如今已結束；
這些演員，如先前所述，
本都是精靈，如今已消散於空氣中，
如無根基的幻景，
擎雲的高塔、華麗的宮殿、
莊嚴的廟宇，乃至這整個世界，
以及容納的一切，終將消解；
而這虛無的盛景一旦散盡，
不留一縷雲痕。我們不過是夢的材料，
而這短短的一生，不過以一睡收場。」
——《暴風雨》

「晝臨之時，萬物自未顯者湧現；夜降之際，它們又皆消散，歸入那『未顯者』之中。眾生循環往覆地出沒；夜來則消融；阿周那啊，晝臨又依其法則湧現。故而，確有一個高於『未顯者』的『另一未顯者』——永恒不滅；當一切眾生毀壞之時，它並不毀壞。……欲達那至上的靈，阿周那，須對其專一不移的奉獻；萬物安住於他，他亦彌遍這一切。」

——《主之歌》（《薄伽梵歌》）

第十二章：雙魚座類型

與此星座相關的主宰是海神涅普頓。他所統治的浩瀚海洋，象徵星光界、情感層面、或心靈感應層面。大海，即使看似平靜，實際上從未真正靜止，總是被自然潮汐和神秘暗流攪動。鋼鐵無法刻畫其上，熱鐵無法留下烙印，海卻會對每一陣微風顫動回應。一顆鵝卵石投入海中，會激起層層漣漪，向四面八方擴散；同樣地，一則喜悅、危險或憤怒的訊息，傳至人群之中，會喚醒並聯結其情感，泛起歡笑的漣漪、恐慌的巨浪、或是惡意與仇恨的風暴。大海映照著上方的天空，水面靜靜地躺在堅實的大地之上。情感正如大海，將思想與行動相連，並將行動的結果帶回思想的領域。人在情感或心靈感應逐步進化後，才學會正確地選擇自己的快樂與痛苦，並在這些感受的背後或之上，尋找能超越此的永恒之物。此外，通過情感的發展過程，人才得以實現真正的救贖——即身、心、靈三者的整體健康。因為一旦人的內心意識到，自己與宇宙之心的聯繫（也就是「轉化」的過程），便會從冷漠與麻木中覺醒，向上渴望正確的思想或天上智慧，向下通過正當行動獲得解脫。如此，人的三重本性便逐漸統一、完善，並療愈所有的愚昧與缺陷。因此，涅普頓作為心靈感應層面的主宰，被古代信徒尊為「救世主」，是喚醒並正確引導情感的力量。他手中的三叉戟是三重象徵，用以平息波濤的喧囂，使動蕩的海水歸於寧靜。他正如所統治的水元素一樣，有時沈睡，有時又極度激盪。其形象與朱庇特相似，威嚴而高貴，長鬚飄逸，額頭寬廣，身邊環繞的是象徵此星座的魚，而非雄鷹。他是朱庇特和普魯托的兄弟，是希臘三位一體人格化中的第二位。

在印度神話中，神聖能量的此面向對應於毗濕奴，其稱號為「維護者」，與古典作家所謂的「救世主」極為相似，可見這兩種教義體系與基督教表達方式極為相似。據說毗濕奴會定期以某種實際形體降臨人間，拯救人類，擔任人類發展的導師和引導者。愛是最偉大、最深刻、最持久的情感——也是最能激發自我犧牲的情感——如此神聖的化身，為了他人利益而主動承受肉體的限制，因而被視為主宰心靈感應或情感層面的神祇。因此，早期基督教会的成員選擇雙魚座（魚）作為其宗教象徵，並在危險和受迫害時期，用此標誌識別彼此。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水元素在福音故事中不斷出現。耶穌被描述為在海面行走、平息風浪，象徵的是物質層面或心靈層面。他揀選的門徒多為漁夫及其親友，賜予魚吃，並教導如何撒網，從而能夠滿載而歸、且漁網完好無損。但願其繼任者也能為同樣的目標而努力！

簡單來說，涅普頓作為一種能量形式，代表了消融或統一的原則，與占星學中火神和瑪爾斯象徵的分化和分離相反。尤其，瑪爾斯將人的能量引向物質層面，激發對行動的渴望，教導人們為自身利益而戰——實際上，這造就了「自我」，甚至成為自我主義者。而涅普頓和雙魚座所代表的力量，則使人從物質層面的爭鬥中抽離出來，最初是激發人對情感體驗的渴望，繼而追求更廣闊的知識和更深層的意識，最終渴望與神完全而完美的合一。

在試圖理解「海王星子民」時，上述所定義的力量，能作為可靠的指引。典型雙魚座的力量體現在其理想與抱負上，而非實際行動。他們幾乎沒有世俗的野心，對地位、權力毫不在意；很少能夠賺到錢，也很少積累財富。只要內心能夠自由地感受、夢想和按照自身本性法則成長，便對於世俗生活中的約束和限制並不在乎。因此，許多出生在此星座的人，會被吸引至修道院，或自願將自己局限在家中、工作室、花園或圖書館的範圍內，遠離人群，回避競爭、對抗和紛爭。還有許多人選擇出海，把所有休閒時間都花在遊艇或漁船內狹小空間裡，寧願沈浸在寂靜的水世界中，也不願欣賞世上最美的風景。頭頂繁星點點的夜空，腳

下浩瀚無垠的海洋，只有幾塊脆弱的木板與大海深淵相隔，他們卻能安然自若、平靜無懼。對於這類人來說，獨處沈思往往是最珍貴的享受，尤其是被迫生活在不合心意、格格不入的環境中時。

然而，很難斷言哪些職業對雙魚座而言是不可能或不適合的。總體而言，商業上的創業最不容易取得成功，雙魚座在選擇投資時，最好先諮詢一位頭腦清晰的生意人；若命盤中商業星座被明顯強化，如金牛座和處女座，且相位良好，那麼雙魚所賦予的敏銳直覺和靈活頭腦，反而可能有利於在商業領域大膽嘗試，建立雄心勃勃的事業，而非阻礙。但通常來說，太陽、月亮、主宰星、或任何顯著的行星落在雙魚座，都視為不利於世俗財富，表明命主永遠不會把物質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反而更傾於理想和抱負，強烈追求和諧與内心平靜，因而犧牲物質利益。有趣的是，正是這種對統一與圓滿的渴望，使許多雙魚座走上了舞台，儘管似乎與之前所述矛盾。舞台或許會讓他們感到壓力和格格不入，但實際的表演卻帶來極大的快樂，他們總能勝任某種形式的表演。其心智具備很強的接受力，能自然而然地接受詩人或劇作家的思想，彷彿就是自己的思想，一旦被這些思想佔據或激發，就會樂於喚起所需的情感。這些情感反過來主導行動，從而在那一刻徹底改變了整個個性。此外，此型特有的靈敏心靈，使雙魚座在與觀眾產生共鳴時，會獲得特殊的愉悅；對他們來說，這預先體驗了所渴望的更高意識。然而，正因為他們如此熱愛這些成就，失敗時也會格外沮喪；有些情況下，在演出前會莫名其妙地焦慮不安，甚至反覆經歷舞台恐懼的折磨。分析成功演員的星盤會發現，此影響異常突出；幾乎所有一流演員的命盤中，至少都有一顆行星落在雙魚座。僅舉幾位風格迥異的代表人物，如加里克、威廉·特里斯、肯達爾夫人、F.R.本森、亨利·歐文和J.L.圖爾，其命盤中皆以不同方式突出此點，而艾倫·特里小姐更是擁有四重強化——海王星、太陽、土星和水星都落在雙魚座。撇開戲劇生活不談，真正的雙魚座遲早會明白，「世界就是一個舞台」，無論他是主角還是默默無聞的配角，都能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短暫的一生只是浩瀚整體的一部分，舞台布景只是轉瞬即逝、虛無縹渺的存在，遠不及演繹本身重要。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雙魚座特別適合進入教會、軍隊、海軍，或在醫院、大學、學院、劇院等大型機構工作。這些服務性工作強調整體大於部分、教導個人為整體中一員、必須完全放下自我和私利，這為雙魚座提供了迅速領悟本星座特殊功課的機會。政府工作尤其適合這種不顧將來的類型，因為政府薪水雖然不高，但穩定有保障，通常還能為晚年做好安排。對於高度發展的雙魚座人而言，容易接受單身與簡單生活，且許多女性樂於作為家族中不起眼的成員，比如快樂而忙碌的姑媽，毫無怨言地淡化自我，默默填補家庭生活的空白。

在人類早期階段，涅普頓的力量看似只是負面的，甚至完全有害，因為未成熟的雙魚座總給朋友帶來負擔和憂慮。他們缺乏世俗野心的激勵，有時甚至連最基本的自立和獨立的欲望都沒有，終其一生都在無目的地漂泊，總是在模糊地等待他人的指引，而當機會來臨時，又無法做出明智的選擇。他們會接受任何與當下情緒相契合的建議，而多樣的情感體驗正是他們進化的真正道路，情緒狀態也在不斷變化。如同一艘沒有舵的船，漂浮在感覺的海洋上，被每一道流動的水流帶走，被每一陣吹來的風驅使。那種渴望圓滿的憂鬱情懷，是此星座真正的驅動力，最終轉化為與「天父合一」的虔誠信念，但在早期階段卻錯誤導向為物質享受、情感刺激，甚至對興奮劑、鴉片和麻醉品的渴求；若過度沈溺於此，自然會導致身體的崩潰、產生幻覺、妄想、譖妄以及許多令人悲傷的精神疾病。雙魚座適應獨身和修道生活的能力，即使後來顯現為有利影響，但在早期階段也有其陰暗面，無法理解婚姻契約的神

聖性，或無法欣賞忠誠與忠貞的品格；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產生對自然本能不健康和病態的扭曲。而在高度發展後，這類人會變得純淨無欲，同時又極富愛心；但在早期階段，容易陷入奇怪而莫名的崇拜與厭惡之中，且不試圖加以控制——要麼沈溺於卑微的情感奉獻中，要麼對某些看似無害、無辜的人產生強烈的厭惡和排斥。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具有心靈感應和直覺，即便不是天生的靈媒，這些特異功能可能是心靈感應交流的結果，或者是前世記憶的潛在影響，因此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於著魔和幻覺是此星座的危險之處，因此過於相信此解釋並不明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強調自我控制的重要性。事實上，對雙魚座的整體訓練和教育，都應當引導至更加平衡和自律的方向發展。否則，神經質的易怒和偶爾爆發的憤怒（彷彿被憤怒的惡魔附體）會成為習慣，而對於女性來說，淚水的「暴政」會讓與她們共同生活的人苦不堪言。在最低層次上，此型本應適合隱居生活，但取而代之的是監獄牢房；因為雖然他們自己不敢犯罪，但雙魚座人很容易淪為他人的替罪羊或被人利用，且在自我防衛方面極為無助。他們也缺乏所有權意識，因此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能取用他人多餘之物。商業誠信和認真履行債務對他們來說很難達成；而且，即使他們有錢，也總是樂於與人分享，卻永遠不理解為什麼他人手頭有現金時，不能毫無怨言地替他們還債。

在身體層面上，海王星和雙魚座的影響是對物質層面特有的冷漠。此類型的人通常身材不起眼，肌肉無力，四肢較短，尤其是膝蓋以下部分。皮膚非常柔軟，容易起皺，頭髮細軟、絲滑，顏色不明顯；眼睛顏色較淺，膚色蒼白。外貌較佳的個體比例更勻稱，膚色清透，臉上有酒窩而非皺紋，頭髮中帶有如陽光般的金色光澤；但在海王星的子女中，真正的美貌卻極為罕見。即便是相貌較好的人，也常有平庸之時，而最差的則相當平凡。不過，這些劣勢通常會被面部特徵的可塑性所彌補，表情豐富變化，也有非凡優雅的動作和姿態。即使有些人膚色略顯蒼白，但在真正融入自己喜歡的社交環境、忘卻自我的羞澀時，氣色也會變得明亮起來；但他們對周圍環境高度敏感，常常無法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只有在靈感迸發的時刻，才會展現出最迷人的狀態。海王星的影響常為童年增添極大的魅力，甚至在年老時，也能保留某種孩童般的優雅，格外惹人喜愛。未成熟的類型被稱為「海王星的繼子」，往往是人類中最無能、最不幸的一群；其外表也反映出這一點——身體虛弱，容易患肺結核，極度害羞，情緒低落且令人沮喪。他們通常對酒精或其他有害藥物極為敏感，因此只需稍微放縱自己，就會在他人眼中聲名狼藉，並引發令人痛惜的反應，進而再次陷入過度放縱的惡性循環。幸運的是，這類人很少能活到老年，因此其極度悲慘的狀態不久，不會像更為強壯的罪人被長期懲罰。

雙魚座性格的人物在文學作品中很常見，但很少擔任主角。一個例外出現在《哈姆雷特》中的丹麥王子，此人物的具體解讀一直是爭論的焦點。他具有靈敏的直覺、豐富的情感和易受影響的特質；容易陷入孤獨和沮喪的情緒，偶爾會突然表現出嚴厲，與他平時的溫和形成鮮明對比；他深具宗教信仰，也能在大膽的思想探索中，不受傳統信仰形式的約束；他完全沒有野心，甚至宣稱自己即使被困在堅果殼中，也將自己視為無限空間的國王；總是對自己的敏感保持警惕，堅持要求幽靈訪客證明自己不是引向毀滅的惡魔；他對表演藝術非常感興趣，在談論表演時，極為準確掌握演員技巧的最佳原則。占星學研究者若想要清晰了解雙魚座，反覆閱讀哈姆雷特的言論非常合適。根據莎士比亞研究的最新觀點，此角色實際上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和一個三十歲成年人複雜交織的結合體。許多人認為，在該劇的最初版本中，莎士比亞設定這位不幸的王子是名大學生（某些台詞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以此增強情節的辛酸和感傷；後來因為演員伯比奇體型過於肥胖、魁梧，不適合扮演如此年輕的角色。

色，於是將哈姆雷特的年齡提高了十歲，並增加了一些更具哲理性的台詞。通過適當刪減，這部劇無論怎麼解讀都說得通，但無論哈姆雷特被設定為哪個年齡段，從頭到尾都受到海王星的影響。《理查二世》則展現了雙魚座類型未成熟階段的樣貌，而在另一極端，是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珍妮·雷恩那可憐的父親「多爾斯先生」——儘管狄更斯以幽默的筆觸描繪，但這樣一個可憐和墮落的人，根本無法被稱為「滑稽」。

由於海王星是一顆引導人類在更高層面覺醒的行星，因此在星盤中，其召喚有時被解釋為肉體生命的徹底終結。你會發現，那些深受海王星影響的人，往往不懼怕死亡，甚至在沮喪或健康不佳時，會渴望死亡。其體質通常較為虛弱，身形纖細，肌肉力量不足；但如果其性格平衡，且各方面——包括心智、情感和身體——都能被明智地引導到合適的方向，那麼他們能擁有良好的身體健康和較長壽命。嚴格遵守衛生法則，徹底清潔個人、居住環境和衣物，再加上充足的新鮮空氣和陽光，是他們在物質層面最好的保護措施，這也會對情感和心智層面產生積極影響。一次徹底的沐浴加上摩擦按摩，便能驅散因接觸不宜或不淨的氛圍帶來的陰鬱和沮喪。如果同時進行健康、積極的心理肯定，無論是道德還是體力都能迅速恢復，原本應有的陽光、溫和的性情也會重新展現出來。未成熟類型缺乏道德支撐或心智能力較弱，很容易受氛圍感染，引發沮喪和抑鬱。其心靈感應和靈視力——在雙魚座人身上極易被激發——因為對星光界狀態的無知、或對星光異象的誤解，而產生各種幻覺和錯覺。此外，此類人也可能被他人意志支配，無論是活著的人還是已經去世的靈魂——即被附體的可能。由於這類經歷總是極其消耗精力，有時還會導致失眠，因此可能會反覆受到誘惑要借助酒精和藥物。對於雙魚座人來說，如果想要活出最高層次並保持自我控制，完全戒酒才是真正安全的原則；而簡單的素食飲食也是明智的選擇。有些最優秀的雙魚座人甚至發現自己需要只吃穀物和水果，連茶和咖啡等溫和的刺激品都要避免。

雙魚座的文學風格極難界定，幾乎無法模仿，極具可塑性，常隨當下的情緒而變化。不僅能輕鬆適應所寫主題，還會根據創作環境和受眾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語調、色彩與形式。其風格表達細膩，充滿微妙的層次，措辭極為貼切，因此富有啟發性。含蓄而不曖昧，優雅流暢卻不軟弱，自然真摯卻從不流於平庸。即使歲月流逝，用詞雖顯得有些過時，其作品依然能吸引廣大讀者，因為即便表面上描寫的是日常瑣事，實際上探討的是深層的現實。如此的表達能力，或者說詮釋能力，是詩人所獨有的，能感受神聖靈感；其作品中都帶有一絲所謂的「神啟」，實際上正是回應海王星最高層次的影響。當然，每個人都潛在地都具備這種感應能力，但即便是「有眼能見、有耳能聽」的人，若要將信息傳遞到現實層面、造福他人，並非如此容易，大多數人往往會退回至平庸或乏味的表達方式。而真正的海王星之子絕不會如此。當靈感離他而去時，他寧願沈默不語。因此，雖然其作品數量可能不多，但每一部都能達到極高的水準。他要麼傾盡全力，要麼什麼都不寫——絕不會發表無聊的作品。在靈感閃現時，即使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常常自覺未能表達出所感所見的全部真意，而感到沮喪和失落；在所見的異象消退後，留存下來的作品片段，總顯得難以完全承載那一刻的光輝。

在雙魚座達到巔峰時刻，會強烈的領悟到萬物本質一體性，超越了感官印象，各種感受融合交匯在一起，色彩、聲音與情感合而為一、不可分割：這種意識狀態再通過極富生命力、極為真實、內涵豐富的短語表達出來；儘管常受到冷靜的批評者所否定，因為其中比喻混雜，形容詞用得不合常規。比如濟慈——其生平與個性極具雙魚特質——用「紫色的喧

囂」和「銀白的狂歡」來表達，那些拘泥於傳統用法的人對此嗤之以鼻、極盡譏諷；但這些短語依然深深打動了真正熱愛文學的人，在內心之眼中呈現出鮮活的畫面，是任何冗長段落都難以描繪的。這些表達也逐漸被二流詩人們廣泛採用。

若想研究色彩與情感如何融合，可以欣賞安傑利科修士的作品，他是菲耶索萊的聖潔多明我會修士。尤其注意他描繪天堂時，為幸福的靈魂和光輝天使披上奇妙彩虹色衣袍。畫作使用的色彩象徵與現代通靈者說法完全一致，足以證明他具靈視力。在更科學的時代裡，現代通靈者界定、分析和描述思想形體和氣場、以及通靈異象中留下的內在印象。在上述中世紀修士的配色中，清澈的黃色代表智力，橙色代表驕傲，猩紅色代表憤怒，藍色代表虔誠，玫瑰色代表愛，紫色代表靈性。除此之外，現代前拉斐爾派畫家愛德華·伯恩-瓊斯的作品，也給熱愛藝術的占星學者留下類似的印象。其妻子所撰的傳記極為優美，更能加深這種感受。伯恩-瓊斯如同安傑利科修士，畫的是事物的靈魂，是被外在形態遮蔽的內在真實。這兩位藝術家都正直純潔，言談舉止溫和，且極為虔誠。前者義大利畫家是個隱士，而這位英國人，儘管受新教熏陶且婚姻幸福，卻始終對獨身修道生活的魅力與甘甜念念不忘。或許他是其偉大前輩的轉世，隱約回憶起在聖馬可安靜的修道院、或菲耶索萊陽光明媚的山坡上，多年辛勤勞動；又或者，他只是其前輩最鐘愛的學生或朋友。不管怎樣，他擁有同樣的理想主義與洞察力，無論在生活還是作品中，都展現出詩人的靈魂渴望表達。在伯恩-瓊斯的星盤中，雙魚座並沒有被行星強化，因而推測雙魚座必定在星盤中佔據重要位置，否則應被太陽、水星、火星和土星所在的處女座所掩蓋。如果上升是雙魚座，此影響非常恰當地落在婚姻與合作宮；因為伯恩-瓊斯許多最優秀的作品，實際上都是與威廉·莫里斯合作完成的，而家庭生活的和諧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當我們轉向音樂表達領域，尋找典型的雙魚座，眼前呈現出一幅更加令人憐憫的畫面。弗雷德里克·肖邦的星盤——其出生時間由父母正式記錄在案——顯示雙魚座正好位於下降點，太陽也落在其中；這點揭示了一個占星學事實，值得學習者銘記於心。雙魚座的矛盾和難以理解，在星座下降時往往比上升時更顯著——若此高度發展靈魂主要活躍於心智層面，這一點尤為明顯。雙魚座賦予的特質是「感受力」。上升時，它使身體變得易於接受、可塑且容易受影響；在天頂時，作用於靈魂或情感本質——但丁的星盤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而在下降時，則開啟了心智的大門。很容易看出，在這三種天賦中，心智的感受力最為重要，也是最直接促成詩歌、音樂或藝術靈感創作的關鍵。木星作為心智之星，落在雙魚座時，其影響與雙魚座位於下降點時相似；如果雙魚座下降、且木星或海王星處於強勢位置，在良好相位的情況下，可以期待極高的成就。大多數占星家出於各種原因認為，莎士比亞出生時，雙魚座正好處於下降點；若是如此，其星盤顯示海王星位於雙子座天頂，使得雙魚座的影響極為突出，這不僅解釋了他非凡的直覺和靈感，也說明了他完美自如與自然流暢的表達，也解釋了他作為演員所扮演的角色類型。處女座演員通常不扮演英雄角色，但在性格角色上表現出色，即使年紀尚輕，也能極為真實、細膩地詮釋年老和衰弱。據莎士比亞的親弟弟（也是其劇團成員）記載，莎士比亞對《皆大歡喜》中忠僕亞當這一角色的詮釋，極其感人至深。這種處女座的特質與傾向，加上海王星和雙魚座的靈感影響，呼應另一位同時代評論家的評價——稱他「在其所從事的領域中極為出色」；一般理解為對其演技的肯定，儘管引用此句的原文章主要是讚美他作為詩人的成就。

衡量一篇作品是否構思優良，有一個極其簡單的標準——試著把作者的一段文字背下來。若其詩句或散文怎麼也記不住，總忍不住想要顛倒或改動詞語或短語的位置，那麼在文體上就存在某種缺陷——也就是說，在將思想轉化為表達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協調或失誤。沒有人會誤引這句完美表達的詩行：「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he sleeps well」（歷經人生無常的熱病後，他安然入睡）；而莎士比亞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容易記憶，因為無論主題多麼高遠偉大，幾乎總能以最簡單、最自然，同時又最富啟發性的方式呈現。這種自然的簡潔，加上一種令人愉悅的古雅表達，也可以在兩位較次要作家的散文中找到，即查爾斯·蘭姆和艾薩克·沃爾頓。他們無論在生平還是作品中，都展現出雙魚座特質；但一如既往，若想查看此文學特質在最完美狀態下展現，還需轉向宗教文學，並進一步探討雙魚座的宗教傾向。

若你問一群在聖經學習上有相當基礎的人，《新約》中哪位作者的語句最容易引用，大多數人肯定會回答「聖約翰」。脫口而出的引文，很可能來自最具神秘色彩、也最具雙魚座特質的章節。「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這句話，是對於人性與神性本質一體性方面，最為清晰、簡明、且富有啟發性的表述。而那段「你們心裡不要憂愁」開頭的經文，從文學角度來看，精美絕倫，五歲的孩子都能輕鬆背誦，一旦記住，便成為一生的珍貴財富。此作者在寫下類似段落時，有時會陷入一連串平靜的靜思，生動的領悟到某偉大真理；而在《啟示錄》中，則看到他抒情式的爆發，文字以隱喻交織，快速更換意象，此寫作手法在受海王星影響的先知作品中極為常見。在早期基督教的聖徒和神秘主義者中，許多人顯現出此行星的主導影響，尤其是亞西西的聖方濟各。他最著名的讚美詩表達了他對「兄弟太陽」和「姐妹月亮」的熱愛，也展現了他堅信一切意識本質的一體性。聖方濟各的生平細節同樣值得研究。其一生不斷奉獻和自我犧牲；身體特徵和體質也受雙魚神秘星座的影響。他身材矮小，體質虛弱，擁有令追隨者羨慕的「流淚的恩賜」。他對家庭和親情毫不在意，將所有人都視為自己的兄弟。他選擇「貧窮女士」為伴侶，宣揚獨身生活的美德與美好。他溫和、安靜、謙遜，像個小孩子一樣謙卑；但當他真正面對人群時，卻能憑借講道的力量讓聽眾完全著迷，大家都說他的講道「受到了天啟」。最後，他極具心靈感應能力，自幼就是一位能看見異象的神秘主義者。

此神秘星座象徵愛與自我犧牲，主宰著猶太地區，並始終與基督教的曙光和發展緊密相連；但雙魚座的影響可見於所有國家的神聖歌詞中，每個古老宗教都有一些儀式與雙魚座和海王星相關，象徵著神聖恩典的流入，使崇拜者提升。任何與聖杯和葡萄酒相關的神聖象徵，都應結合此星座加以研究。無論是東方信徒的簡單獻酒儀式，羅馬聖彼得大教堂莊嚴的彌撒，還是蘇格蘭高地石楠叢中的聖餐禮，這些儀式都與更古老的宗教儀式有著深厚淵源，包含猶太教、密特拉教、凱爾特教及更早的傳統。這一切都與「偉大的傾注」這個觀念有關——旨在增強靈性的生命力，從而使整個人得以真正健康或救贖。雖然這些儀式有時會墮落到極其低俗的層次——如酒神巴克斯的祭祀儀式——但不應因此忽視理想慶典所蘊含的內在美。

生命原則充滿整株葡萄樹，其物質載體是樹液，留經每一片葉子、每一根枝條和每一個嫩芽，帶來健康、能量以及無盡的未來發展可能性。在動物界，「血就是生命」，血液在整個身體中賦予活力。將過去偉大導師的神秘言論進行科學檢驗，顯得更有意義。例如，《約翰一書》中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現在知道，洗淨血液

的唯一方式就是從內部進行。若體內有雜質或毒素分泌物，血液會將它們帶走，並通過自然過程排除掉，與組織營養和更新相關。若血液循環不暢、受阻或效率低下，就必須清除一切阻礙，使其自由流動，增加血液供應並改善其質量。同樣，如果某個傷口是由不潔器具造成的，醫生會鼓勵讓傷口出血，以便將所有雜質沖洗乾淨，即使這會消耗一定的生命力。但我們也知道，血液若停滯不動、離開活體的話，極為致命；若試圖在此血液中清洗東西是瘋狂的。

從神秘主義的角度來看，血液象徵著生命的原則，是偉大生命之樹的汁液，而我們正是其枝幹。因此，血液代表著神聖能量的源泉，這股能量渴望在我們之中顯現。若被罪惡的鎖鏈束縛，試圖在錯誤和不自然的方向上成長，就會阻礙這神奇汁液的暢通流動，最終導致自身枯萎。唯有消除與神聖源頭之間的一切障礙與限制，才能重獲真正的健康與救贖。實現這一點的最佳方法，就是與指引道路的導師建立親密個人關係。對於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有宗教中真正的神秘主義者，若能達到完美領悟的高度，認識到一切靈性生命的本質統一性，便能夠理解並接受此宣告。

若以同樣方式來解釋，耶穌基督始終準備好獻出自己的生命之血，作為贖價——即解放那些仍被罪惡束縛的人——包含了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意義。基督教的教義都建立在此觀念之上，而教會仍記得其中的美，即便早期創立者的象徵意義已被誤解或粗糙地表達。有些基督教讚美詩沈溺於血腥的意象，粗俗、感官性、且完全用錯了地方；而知識淺薄的街頭布道者和傳教士，也常犯下同樣的錯誤。或許在更古老、更原始的信仰儀式中，「宰殺牲畜的血」被用於贖罪的祭品；但基督徒為了紀念基督投生的恩典，舉辦的儀式只是簡單地舉杯飲酒——在一周勞作結束後，家人團聚，共同舉杯，為安息日晚餐祈福。信徒最初的習俗後來墮落為放縱的「愛宴」，因此有必要作出一些改變，以重申此儀式的莊嚴與重要性；於是聖餐的場景從寧靜的家庭聚會轉移到了教堂或大殿，並用密特拉教的儀式（至今仍在彌撒中保留）取代了猶太人的逾越節儀式。此象徵性的行為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其宗教意義始終如一。信徒在更高的層面上飲下主的生命之血，象徵著活力，從而分享其靈性本質；通過此行為，信徒承認自己需要醫治和幫助，並接受所賜予的救恩。聖杯傳說因而深深吸引著詩人的心靈，引領攀登至更高的精神境界。

有一些古埃及和占星學的傳統認為，在春分時，太陽一但進入新的星座，宗教精神便會發生變化，真理也會以新的面貌展現出來，並通過一位擁有神聖智慧、能夠揭示真理的「化身者」降臨而實現。「每隔2155年……和平王子就會重生一次。他曾以金牛座的牛犢誕生；以雙子座的雙胞胎之一誕生；以巨蟹座的聖甲蟲誕生；以獅子座的獅子誕生；以處女座的葡萄紅芽誕生；以天秤座的平衡之主誕生……他還會以白羊座的羔羊重生，以雙魚座的魚重生。」……「阿圖姆·荷魯斯作為伊烏薩斯之魚和奈芙提斯之餅重生，根據天文學發生於大約公元前255年的黃道帶伯利恆，當時春分進入雙魚座。」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些古老說法總是帶有相當的神秘色彩——這些內容引自傑拉爾德·馬西奇特的著作《古埃及：世界之光》第二卷第734頁——但複雜象徵下的核心思想卻是清晰的。學習過輪迴學說的學生會注意到，未經訓練的人很容易誤解這種表達方式。當某人在雙魚座或獅子座出生，會說他是以魚或獅子的形態出生，而不是指轉世為動物；否則就與心智和品格不斷進化的觀念相悖。每當偉大的老師出來拯救、啟發和提升人類時，都展現出神性的新面貌，此想法非常美麗。從歷史角度看，這也極具啟發意義。比如，當太陽在春分時進入金牛座時，此星座象徵

堅定與物質繁榮，在埃及被當作「金牛犢」崇拜。接下來的大時期中，太陽在春分時進入白羊座，摩西帶領其民族離開埃及，進入充滿戰爭和流浪的艱難生活，並賦予了新的教義，這與逾越節祭祀羔羊象徵聯繫起來。隨後輪到雙魚座，隨著此力量的到來，佛陀和基督宣揚克己和自我犧牲的教義。當西方無知與偏見的逐漸消解，學者們認識到佛教與基督教這兩大信仰之間有著許多共同之處；隨著時代發展，比較宗教學在各大學中獲得應有的地位，理解現存的差異，從而正確理解真實關聯。多位天文學家推算出，從雙魚座到水瓶座的偉大轉變已在近年發生——日期從1881年到1901年不等——因而此處稍作停留，思考這三個啟示將我們帶向何方。對於古埃及人而言，大地屬於上主，萬物充盈；世間萬物都可視為神的象徵，值得關愛與敬重——哪怕是一具貓的屍體或一只爬行動物的泥像。摩西教導其民族，唯有通過正確的行為，切實接受律法並加以服從，人類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寵。下一個啟示則直接觸及內心與靈魂，看輕外在行為，淡化塵世生命的價值，將其描述為疲憊的朝聖之旅、憂傷之谷、不停失望與苦難的場所，是消除自我中心、促進靈性成長的學校。佛陀視塵世生命為反覆無常的災難，宣揚自我犧牲、自我克制和盡責奉獻，作為擺脫輪回的唯一途徑。「從地獄中得救」教義與此極為相似；因為「得救」即「解脫」，而「地獄」是持續受苦的狀態或境地。對於那些獲得救贖或解脫的人，基督教導師承諾將享有與上帝完全合一的喜悅；而佛教則許諾涅槃的極樂——如果正確理解，這兩者其實完全相同，即徹底消除因自我而產生的分離感。

在禮儀和儀式方面，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各自信仰早期非常相似。兩位創始人將儀式和禮節視為無關緊要，從而削弱甚至摧毀了祭司階層的權威；而雙魚座的影響總是傾向於簡化外在形式，並神秘地體悟宗教的內在本質。當這兩種信仰的追隨者遇到無法理解的神秘主義時，需要儀式作為拐杖，幫助前往向上的道路；若無儀式的幫助，他們可能會墮落為冷漠和不敬，正如西歐物質主義國家已發生的情況。我們已遠離《新約》中展現的古老美好利他主義理想，以至於現行的商業和社會程序，實際上低於許多國家的水平。當偉大的水瓶座啟示降臨時，願它喚醒我們內心對真理與誠信的理想，對無知者、弱者和迷失者示以溫柔與體諒，讓我們向著「博愛」所蘊含的一切不斷前行。

雙魚座之後是水瓶座，水瓶座之後是摩羯座，摩羯座之後是射手座，如此這般，大輪子緩慢逆轉，而小輪子則以正常順序帶來各個星座。

「上帝的磨坊轉得慢，
但磨得極其細緻。」

所產出的精細麵粉，誰又能知曉其命運或結局呢？也許其中一次小小的轉動，就能為荒野中的人們帶來天使的食糧、天上的嗎哪！各種影響都會帶來其獨特的教訓。戰士、建造者、藝術家、先知、君王；僕人、政治家、統治者和顧問；祭司或使者，追尋隱秘智慧者，神秘主義者、詩人或聖人——人類輪流扮演著這些角色，並且始終蘊含著所有可能。因為，儘管力量有十二種，它們也是七種；七又化為三，三又歸於一，即那無限、不可分割的永恒者。

「有些人問我『你在何處見過諸神？怎麼知道他們存在，從而敬奉他們？』我回答：『首先，他們甚至肉眼可見！其次，即便我未見過自身靈魂，卻依然尊敬它。因此，在談論諸神時，我不斷體驗到其力量，明白他們確實存在，並因此敬奉他們。』」

——馬可·奧勒留

結語

在撰寫前面章節的過程中，涉獵的書籍難以一一列舉，也很難完全表達我所受的諸多啟發。事實上，我讀過的占星學著作並不多，坦白說，我從未完整讀完過一本占星學專著，對高等數學幾乎一無所知。我連算術有時都不太拿手，只要有人願意幫我畫星盤，我絕不會親自動手。我並非職業占星師，從不涉足預測，也未曾研究過推運法，更不會為任何人——甚至包括自己——指點迷津。我之所以投身於這項研究，完全是因為對性格分析感興趣，僅此而已。這些篇章若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他人，那麼本書的首要目標便已達成。至於次要目標——在寫作過程中逐漸超越了最初的目的——對於能耐心讀完我諸多旁逸斜出的讀者，希望能激發你們的興趣，深入瞭解古代神話學的奇妙啟示，以及這些教義與當今信仰之間的關聯。起初，我以為自己要做的事不過幾周便可完成，結果卻耗時四年有餘。這門學問浩瀚無垠，期間有許多次我幾乎要放棄，但巨蟹座的堅韌最終讓我堅持了下來。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為本書最初以雜誌連載，期間結識了許多朋友和熟人，都曾請求我透露自己的上升星座，但從未有人在見到我之前就猜中。我出生時，月亮與天王星合相上升於巨蟹座，與白羊座的海王星呈四分相，並與金星呈對沖；但與位於雙魚座天頂的木星呈三分相。太陽位於射手座，與火星合相，並與天蠍座的土星（與水星合相）呈半合相。這些不利的相位主要體現在意外、疾病和金錢損失上；儘管我的四分相頗多，還是要提醒各位讀者不須同情我，我已擁有心中所願，且懂得感恩。有些讀者或許會好奇，我之所以有這樣的心態，是否因為學習了神智學，並接受其教義。若沒有神智學會成員的持續關心、鼓勵與幫助，這本書也不可能問世。至於它為何能最終成書，多少有些令人費解——除非如某些通靈者所言：在我的前世中，曾在古埃及作為一名學習和教授迦勒底占星學的教師，為此任務做過準備。當然，就今世而言，我並無任何占星學的系統準備。只是翻閱過一兩本入門手冊，並且在暑期與把占星作為消遣的妹妹略作交流後，便直接投入到星盤的詳細分析中，並在短短幾周內決定要盡快對各類型進行清晰分類。最初，我幾乎日以繼夜地工作，有時甚至半夜醒來兩三次，只為記下一些珍貴的分析性形容詞，或在床邊的紙上做個修正。即便如此，一些研究多年占星的專家們，在剛開始的幾周就肯定了我的結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的興趣和熱情與日俱增，幾乎要取代其他興趣，直到最後，這項研究反而包容了其他的興趣。占星學中還有許多理論、教義和解釋，本書未曾提及；其歷史尚未有人系統性梳理，一些偉大研究者的著作也仍被塵封在圖書館的角落，無人問津。比如開普勒關於占星的三卷手稿，至今仍未被翻譯出版，靜靜地躺在大英博物館。許多人像他一樣尊重占星學，但在研究中受限於統計資料的匱乏，還常被江湖術士的荒謬推論所誤導，令這門學問屢遭非議。我起初是以徹底懷疑的態度進入這門學科，但經過四年的努力，我認識到其中的奧秘遠超理解，即便連續幾世追尋也未必能窮盡。其象徵含義的重要性實在難以言表，恐怕只有志趣相投者才能體會。當然，如所有巨蟹座一樣，我也難免受個人偏見和喜好的影響。其他類型的人或許會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會更易接受。至於那些數學神秘主義者，則會樂於不斷分類、再分類、細分、再統一各種類型，依據數字關係進行分析，其中自有許多值得探究和思考之處。星座並非一直被劃分為十二個，早期傳統中曾為十個；而在其他分析體系中，神祇的數量既非十二，也非十，而是七。有些研究者熱衷於神聖數字的探討，指出 $3 \times 4 = 12$, $3 + 4 = 7$ ；但對讀者而言，此說法難免晦澀，或許用音樂類比更具啟發性。大調或小調的自然音階有七個音，而半音階則有十二個音。三和弦的三個音概括了整個音階，再加上屬七和弦的四個音，便形成了表達「阿門」的終止式——這是對至高神最古老、最莊嚴的稱呼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種崇高美麗的神性表達中，不管多麼虔誠、豐富地吟唱，無論選用何種調式，

音階中仍有缺失。即便三次重覆、和聲變換，這種表達依然不完整，唯有完整的七重「阿門」合唱，隨著莊嚴和弦的層層推進，才能讓聆聽者感受到那份神聖榮耀、慈愛、智慧、力量與平和的深度、廣度與高度——無論顯現或未顯現，皆超越人類的理解。